

蘭谷室

莫因



版出信文誠東安

康德元年十二月初版印刷
康德元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行

哀鐘
小說

空谷蘭 (全)

(定價大洋四角)
(外埠酌加運費)

有 不
著 許
作 翻
權 印

著 作 人 張 六 合

義縣王翰林也

發 行 者 劉 祥 亭

安東縣財神廟街誠文信書局

印 刷 者 孫 春 生

安東縣財神廟街誠文信印刷部

總發行所 誠文信書局

安東縣財神廟街

電話一三一號

安東誠文信印刷部印行

序

空 谷 蘭 序

1

大千世界中之動物，莫不有情，情乃由天性中流露而出者也。故各物有各物之性，各物卽有各物之情；而人所以爲動物之雄者，亦不過用其情有以戰勝之，所謂海可枯，石可爛，而情字不可磨滅者是也！至於兒女傾向結合之情，尤爲劇烈，此情乃情中最適用，最正大，最有價值者也！或謂聖賢之情，英雄之情，有異兒女之情，此乃執一之論也！豈知有兒女之情，方有聖賢之情，方有英雄之情；是以聖賢之情，英雄之情，兒女之情，其原素非有異點，不過因境遇時勢發生不同耳。此空谷蘭一書，對於兒女傾向結合之情，已歷歷詳言之矣；有愛情，有艷情，有哀情；而妬情慘情亦復參雜其間，故謂此書爲一部情史，亦無不可也！試觀蘭蓀與紉珠由戀愛而結褵、美玉明珠，適獲其偶、非由愛情而入於艷

情者乎？無如有柔雲者，妬情蓬勃，頻鼓長舌，從中離間，以致魚水夫婦竟而反目，紉珠飄泊他鄉，翠兒中途遇險，非由艷情而又入於哀情慘情者乎？幸造物多情，天公作美，乖離夫婦，終成眷屬，一段離奇佳話，必將永播於人間矣！此書文筆曲折，風情細膩，惟原本訛字太多，余今略加校正，以求去瑕瑜現，供獻於喜讀言情說部諸君之前，究竟有當讀者之意與否？則非余之所敢知矣！

張六合序於同昌夢花軒。

哀豔長
篇小說 空谷蘭

人間夫婦的結合，本是關係在愛情方面，男女有了真實愛情，雖貴族與平民，也有結合的必要，階級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，還有甚麼研究的價值呢？無如世人的腦筋裏，多半印着階級婚姻制度的觀念，大有牢不可破的樣子；因此這階級一層，不知破壞了多少美滿姻緣，至於要求貴族與平民婚姻平等的實現，更不知經過幾世幾劫，才有萬一的效果呢？這部書就是含有這個主義在內，以致恩愛夫婦，始好中離，幸而天心相善，由離而合，終成眷屬，這也是著書人苦口婆心，要喚醒世間一般癡迷。看官們千萬放大眼光，不要辜負他的用意也可！聞文少敘，且說英吉利鄉村地方，有個老律師，老妻早已物故，膝下祇有一男一女，那男子年方十有九歲，生得一表非俗，是個英姿秀挺的少年，他妹子也十七歲了，一家三個人倒也融融穆穆，頗有家庭之樂。徧徧那年英國用兵，出征印度一般軍國男兒，都有從軍志願。那少年的年齡體格，本來已達到入軍隊的時候了，況且少年人血氣方剛雄心勃發，他想這一番立功異域，由兵卒而士官，由士官而大將，封侯拜相，只消幾個升轉，難道不是個世界崇拜的英雄麼？又想大丈夫爲國家流血，也是一宗榮譽之事，此乃英吉利少年，都有的尙武精神，所以老律師的兒子，到了從軍臨別的那一天，他便向老父辭行說：孩兒此去，無論好歹，也得博個士官的職分回來。又兼國家這一次徵調，保不住一年半載，就可以回來的，孩兒雖不能立什麼大功，建什麼大業，弄幾個勳章在胸前掛掛也好。他老子聽了，點了點頭說：你放心的去罷！家裏橫豎有你妹子，也可以伴我的老景了，本來男子志在四方，將來替國家出些子力，也不枉做人一場，也不枉我

訓誨一場。老律師雖如此說。心中到底有些捨不得，只因那少年自幼沒有離過老父膝下，如今一出門就是幾萬里路，而且家無長丁，只有這粒種子，雖說替國家宣勞，到底兵凶危事，鎗林彈雨中的生涯，父母愛子之心，乃是真誠的，怎能夠不難受呢？無奈怕挫了少年人的銳氣，不能不安慰他這樣幾句話。那少年答應了幾聲是，又和妹子作別，妹妹說：哥哥一路上事事都要當心，那印度地方的氣候，比不得這裏，家裏的事，倒可不必掛念！他兄妹倆又互相叮囑了一回，他便昂然離家，向印度進發。且說這個少年進的那個軍隊，是駐紮印度的守備隊，他此番從征，是隨了一個中尉。喚作蘭葆的，蘭葆將諸事都託他照料，他身上自然也担負些責任。原來這蘭葆中尉是個子爵出身，雖然頂着貴族的名義，但那英國軍營的規矩，便是皇太子入了軍隊，也同軍士一樣的同甘共苦，並沒有貴賤的區別。光陰荏苒，日月穿梭。誰知不到一年，那印度人到底不服英國管轄，思想叛亂。這個當兒，各處印度的士兵，倒也不少，大家預先一兩個月，早已結連好了，一切布置，頗也綿密周到，英國人雖然也瞧料幾分，一來拿不到他們實在的證據，二來這謀叛士兵的勢力，實在蔓延得很大，惟恐到得事情一爆裂的時候，他們四面響應，急切不可收拾，因此也無形的監視。印度人正在等他們那個首領發出號令，預備在兩三天裡起事的當兒。却不料有個細作，被英國的守備支隊裡捕縛去了，搜出了許多謀叛的文件，都落在那支隊長的手裏。這個緊要的證據，自然要送到買特拉士的大本營。給總隊長瞧，教他趕緊警備纔是。但是印度人已經知道細作被獲，機密洩漏，一個消息四面傳去，和電信一般快，那印度士兵，恐怕他們通信大營，一路上偵察極嚴，凡是要隘地方，都安排了暗探防衛着。他們守備支隊裏，也知道印度人防守嚴密，一凡送信的人，非常危險，不容易的很！要是一

路上不出岔子，安安穩穩送到大營，只恐沒有這件事呢？所以大家瞧著這宗差事，恐怕十有十個要送掉性命，拏着血肉的身軀，何苦的做那鎗彈的標子，因此全隊中沒有一個敢告奮勇的。支隊長想這個送命的差使，究竟派誰去好呢？便傳集了全隊的大尉、中尉等、許多士官，開個秘密談判！只見蘭蓀中尉的背後驀的閃出一位少年來。脣紅面白，金髮飄然，在這印度赤日熏灼的地方，無論土著是櫻色種人，便是歐洲人到此，也變成個面目黎黑了。只有這少年兩頰還是紅紅的，一雙碧瞳，秀中帶威，走近前來，向支隊長深深的行了個軍禮說：隊長！小可願往！這時候一屋子的眼光視線，都盤旋在這個少年身上，大家不覺暗暗納罕。那支隊長便開口道：這個差使，是拏命的差使，非同兒戲的！你可要知道！少年道：小可知道。他答應時，頗有凜凜的氣概。支隊長暗暗點頭，想這少年氣度從容，並沒一點慌忙的樣子，瞧來倒是個有本領的人。支隊長又道：但是第一件困難的事，要穿過賊營，方始得達買特拉大營，你想想有這能耐沒有？少年道：萬死必將這封緊要信件，轉達大營。支隊長又把眼睛瞧着中尉道：你瞧怎麼樣？我就聽你的話，一言爲定。這時那少年一雙眼睛、也注定了中尉，恨不得教他滿口子答應纔是，便向中尉丟了個眼色。中尉微微的一笑道：要是隊長眼前沒妥當人可派，這少年却也得去得！這一句話說出來，那少年纔放下心。支隊長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派他是了。當時散出營帳。少年便緊緊握着中尉的手，謝他保舉之功。中尉道：這一蹶差使，雖然十分困難，事成之後，這場功勞却也不小，你千萬小心在意，大英國的運命，却在你肩膀上咧！少年道：中尉勿慮，我自理會得！那天這少年，便從支隊長處領到密書，繫縛停當，預備夜間出發。原來這少年是個士官候補生，因爲他還沒有過二十歲，照例不能補士官，故仍抗兵士的階級。此刻另外

又撥了兵士五名，隨着前行，另外又派了一人，是預備在路上倘然發生變故，立刻逃回來報信的。這時那少年帶着五個兵士，向着買特拉士大營進發，一路上，想那中尉臨行囑咐的話，可不是真個大英國的運命，担在自己肩膀上嗎？大丈夫爲國捐軀，算得什麼事，只要於國家有益，便不枉這個死，我今天無論怎樣困難，須得把這封祕密書件，送到本營，方算卸了我一肩大事。一路行，一路思想，這時候，差不多在九點鐘以後了。剛行過一個山坡，只聽得一聲胡哨，兩旁樹林中閃出十五六個印度兵來，攔住去路，要奪回他的祕密信件，除了那個預先吩咐開警先回的兵士。拔脚跑回本營報信外，其餘這五個人，只好且戰且行。無奈敵兵有三倍之多，衆寡不敵，可憐這四個兵士，戰死了兩雙，僅剩這一個少年，頭額身體上，早受了無數的傷，論他那所受的傷，早應該跌倒在地，同那四個兵士共做了沙場之鬼，但他心念著大英國運命幾個字，鼓足勇氣，帶血帶跌的拚命向前猛進，幸虧前面一帶是個高大蘆荻之叢，那少年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拚命的只得向蘆草裏頭亂攢，敵兵追到那裏，不見了這少年，究竟大家在黑夜之中，也不敢深入，況且敵兵雖然人多，也有七八人受傷，又知道這少年受傷頗重，怕的走不到幾十步，也就得跌倒在地了，因此也不窮追。那少年連喘帶跌，走兩步倒退一步、只覺得眼前金星亂迸，耳中嚶嚶作響，此處距買特拉士大營雖然不遠，但是也實在不能走了，只好就地臥行，奮力前進，好不容易過了十二點鐘，那少年方纔頭觸大營之門，已經是奄奄一息的了。不提這少年跌倒在營門之外，且說那時駐紮印度的守備隊長是誰？原來是有名的英國卡爾將軍。那將軍也聽着近來印度兵士的風聲不好，所以還沒有安睡，正齊集了他部下各位將校討論這事，忽聽外面發出一片響聲，早見有幾個兵士，擡進一物，好似屍首一般，安置在軟榻之上

。那卡爾老將軍。見了，不由得一怔，忙問這個什麼東西？一面拿了個燈火去照，只見一個少年，滿身都是斑斑點點，簡直成了個血人兒，並且面色慘青，知道是失血太多了。老將軍道：「咦！他這個服裝，不是咱們那一處支隊的士官候補生嗎？那少年在昏沉之中，聽得人聲，便微微的睜開兩睛一瞧：見是總隊隊長，便迸命用力把臂灣過來，向身邊巍巍顛顛的取出那封密書，呈上老將軍，說：奉支隊長……命令……這這這……說到那裏，便喘做一團，下話說不出來了。在這個當兒，只聽外面又是一陣子人聲馬嘶，原來是蘭孫中尉，自從得了逃回去的那個兵士報信，立刻點了部下一小隊的兵，追向前來，一直的追到大營，到此方知少年身已受得重傷，他便把少年如何勇敢，如何堅忍，說了出來，全營軍將聽了個個無不驚服，那卡爾老將，更爲感歎，說諸位啊？可知道咱們大英國，所以睥睨各國，稱雄一世的，爲著誰來？也不在國家之富，也不在殖民地之廣，就是因爲有了這種壯勇忠義的少年，這才是咱們英吉利大大的光榮嗎？說着，全營將校，都喊了一聲采，那老將軍對了少年還灑了兩滴淚，可憐這少年一時口雖不得開，心中却還明白，臉上微微露出笑容，愈顯得可愛，當時便傳軍醫來診視。無奈受創太重，只怕有兩點鐘的運命，就完了事了。那蘭孫中尉瞧着他，又是可憐，又是可敬，回想他此次的從軍，不是我引他出來的嗎？如今生生的送掉了他一條性命，便是日間他討的這個差使，支隊長原問我，我不該順了他的意思，如今悔也悔無及了。蘭孫中尉這樣的想着，又見少年的顏色一刻不如一刻了，故而背轉身軀，坐在他的床前垂淚。那少年偶然睜開目來，見是中尉在旁，便想和他說話，無奈精力已無，聲細如蟲吟一般。中尉連忙把耳朵湊將過來。他道：中尉！我一向佩服你是個英雄！中尉道：我那裏及得你！停一會兒，他又喘吁吁的說道：中尉！我是

不中用的人了！你歸國之後，把這個信息告訴我父親；和我妹子，說我死在兵隊，只好夢魂中和他們見面吧！我死之後，還拜求中尉剃下我兩股髮來，一股給我父親，一股給我妹子，做個紀念物罷！中尉聽到此處，眼淚早咽住心頭，半晌說道：兄弟，你放心！以後你家中之事，都在我的身上，說着，早伸出手來，那少年緊緊的握住了，又微微的笑了一笑，只把身子一挺，可憐一個尙未成年愛國勇敢的少年，即遊天國而登冥界去了。那中尉便給他料理後事，果然依了他臨死時節的吩咐，把頭髮剃下兩股，緊緊藏在身邊，預備歸國時候，親身送到他家裡，還要安慰他老父妹子一番，稍盡死友之誼。畢竟看官聽了半天，到底知道這少年姓甚？名誰？那裏人氏？難道這樣一位英雄義烈的少年，便把姓名埋沒了不成？原來這少年姓陶村，名時介，世居英國的蘭士特迦村，他父親喚做陶村正毅，雖是個老律師，却是久慣村居，不入城市的人，妹子喚作級珠，待字深閨，尙未訂婚，自從他哥哥出去從軍以後，朝夕盼望他得個好音，誰知骨暴沙塢，早做了異域之鬼，按下不題。再說這蘭蓀中尉，他是英國巨額達舊族，今年還沒有滿二十五歲，承襲了子爵，服務軍事，恰巧這時候，印度之亂漸平，他便辭了軍職回家，還當他的子爵去，以後那蘭蓀中尉，便改成蘭蓀子爵了。子爵一路回來，想着前日出軍時候，還有一個小友陶村時介同行，如今却只一人歸來，不免慨歎了一番，因又想他臨死之際，囑託的事情，還沒有辦到，我何不趁此先到陶村的家裏，然後回家，借此稍爲迂道，也可以遨遊鄉村之風景，呼吸些新鮮空氣，你想這一二年來在印度炎天烈日之下，奔走血戰之人，如今到在這個地方來，真如入清涼世界。況且這蘭士特迦村，也是英國一個名勝之區，那裏也有森林，也有牧場，野趣盎然，那陶村家又住在蘭士特迦的一個櫟林鄉，這地方風景幽情，更算得一個紅鹿飛不

到的仙境。蘭蓀子爵先在蘭士特迦村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便到檳林鄉來。只見兩傍都是數百年的老樹，綠陰成幄，如入畫圖之中，四面只聽得溪水淙淙。和那枝頭好鳥。遙相應和。蘭蓀子爵不禁立住了腳，說道：俗語說的好，人傑地靈，有這個好地方，才合該生那陶村時介的英雄呢！子爵流連歎息了一回，便向人問陶村家的住處，人家說：門前有棵大榆樹的，便是陶村律師的家，子爵依着人家指引的話走來，果然有數椽屋子，樸而不華，門前白板雙扉，繞着一灣流水，靜悄悄鴉雀無聞，院裏門外又收拾得十分雅潔。因想到此地方，真個是百喧俱寂，再沒有和人家爭競的事了。你想蘭蓀子爵是個從炎天赤日之下來的熱客，到了這裡，自然比洞天福地，還要爽快幾倍呢。當時進了短欄門，便有個曲背的老僕出來迎客，說道：老主人今晨到村裏去，還沒有回來，請貴客到應接室稍待片刻，主人就回來了，說着，便將蘭蓀子爵引到一個客室之中。雖然這屋子不大，却也茗甌精緻，瓶花鮮美各樣器皿，位置得十分幽雅。蘭蓀子爵坐定，不到一刻鐘，只聽外面一陣革履之聲，可不是那主人歸來了嗎？只見那主人年約五十前後，一副蒼癯的狀貌，滿面透出和藹的氣像，自然令人生愛敬之心，但是鄉村裏的紳士，和都會的紳士氣派迥然不同。那都會裏的紳士，久慣在交際場中討生活，未免有些文勝於質，鄉村的紳士，雖然是個質勝文，倒有天然之概，質朴之風。不過這老紳士臉上有些悲戚之容，這也怪他不得，舐犢之心，也是人所固有的。那子爵見了他，便執着子姪禮說：小可便是巨籟達蘭蓀，前在印度的時候，和令公子有共事之情，後來他爲國捐軀，做了名譽的戰鬼，他臨終的時候，我曾在他身側。老人道：阿呀！原來您便是蘭蓀子爵，老夫失敬了！談起來了小兒戰死一節，老夫心中又煩亂上來，請子爵少坐，待老夫把心定一定兒再談。可憐那老人家，把身子俯

着，流了一回淚，然後才擡起頭來說道：他的死，分明是老夫坑死了他，我絕不該放他出去，送這一條性命！說着，又道：子爵穩坐，我去喚他妹子出來。階就到外面呼了一聲紐珠！而後依舊進來歸坐。停了一會兒，只聽那廳接室的門呀然一響。那蘭孫子爵忽覺得眼前雪亮般的一耀，也不知是那裏來了個天上安旗兒，真個是不加裝飾，俏麗大然。倒把個子爵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暗暗想非這樣好地方，焉有這樣好女子，何況又是陶村時介英雄少年的妹子呢！子爵正在想時，那紐珠輕輕款走到他父親面前再，細看她的姿態身段，雖然比不得翩若驚鴻，嬌如游龍，但是也有一種描摹不出的天然之美。只聽那老人震顫着聲音說道：紐珠！這一位便是蘭孫中尉並且還是個子爵，他在印度時候，和你哥哥在一塊兒的。你哥哥臨死的時候，還虧這位子爵，送了終！所以我喚兒出來，見見這位子爵！紐珠聽了把一雙秋波，注視了子爵面上。看官要知這位紐珠姑娘，雖然是個絕世美人，却是久居鄉村，不大到那交際社會上去，嬉笑悲歡，全是天真爛漫，從來沒有一毫虛偽之態。比及近來那些號稱閨秀命婦的，都漸漸染成了一種風氣，專講應酬工夫，就是一顰一笑，鬢髻都似裝點出來的，所以這裏頭也成了個專門之學。如今紐珠却不爲習俗所囿，還是一片天真，他聽了父親之言，便向着子爵道：呵！我哥哥臨終的時候，你在他的身傍嗎？這一句話，要是出於貴婦人口中，勢必要裝點出許多親熱，許多禮貌，況且蘭孫又是個子爵，怎可這樣的直率呢？此刻紐珠却老老實實的說了。不想在交際社會見慣她們僞歡佯笑的子爵，一口紐珠純乎天然之美，毫無造做，不覺得大加傾賞，便答應了一聲是！又說道：令兄咽氣的時候，却只有不才在他枕畔，當時我還握着我的手。誰知英雄竟爾不起！紐珠聽了眼圈兒早已紅上來，又勉強撐住，低垂粉頸道：我哥哥臨終的時候，有什

麼吩咐麼？子爵道：有，他說他這一死，是爲國捐軀，他是個軍人，死當其職，教父親和妹子，別爲他傷心。老律師插嘴道：說什麼軍人，說什麼爲國捐軀。總之，一死罷了！咳！紐珠你別哭！……子爵！……也是老夫命中不該有子，眼見得這樣一個好孩子，生生的送掉了他的性命！說著把手巾去揩著眼淚。只見那紐珠也不低首，也不垂淚，只癡癡的瞧着子爵，櫻唇緊閉，顏色漸漸白中泛青，瞧她這個樣子，比哭泣。更是難過。當時蘭蓀中尉，便從身邊取出兩個小金盒，擱在桌子上，說：這裏頭便是時介的遺髮，奉他臨終時的遺囑，是我當場竊取的。我因爲放在身邊，恐怕遺失，所以擅專製了兩個小金盒子，咳！可憐！可憐，我是實在把他當同產兄弟一般的看待呀！說著，又向紐珠道：姑娘恕我無禮，第一回見面，就送這個盒子，失禮之至！只是我當時只知道時介有位妹妹。以爲是位年小的姑娘呢，請姑娘擔待我罷！這時老律師只是不語，紐珠取了盒子道：我實在感激子爵，萬里迢迢的，給我們帶了回來！說着，便把這金盒開了一個，見裏面一縷黃金之髮，豔豔的縮了一個如意結兒，紐珠見了。眼裏的淚珠兒再也揀不住了，向這遺髮上接了幾個吻，叫了一聲哥哥，你那裡去了！隨就淚如雨下。只是尊客之前，不好號洩大哭，她又一扭身轉入裡間而去。子爵那時只有點頭微笑，老律師見女兒忽地走了，便道：這妮子雖然長成得如許大，還全是小孩子脾氣，因爲居住鄉村久了，一切禮貌，都未諳習，又兼老夫如今只有這個女兒未免嬌慣了他，望子爵原諒！這時子爵口中雖是答應，心裏却想這位姑娘好在全是天真，別無一毫假飾，還望他再出來才好，因此只呆呆的坐着，並不告辭。老律師也把這一個小金盒子收了，說道：今天子爵。光降敝舍，恐父女感激不盡！還要打聽小兒臨終以前一切的事情，只是如今方寸已亂，改日還要細細的請教！子爵道：小可此

番到蘭士特迎村來。半爲時介的事，半爲遊玩，沒有一定的歸期，遲幾天也不妨。老人道：如此更好！過一天自當和小女到旅館去拜訪，恭聆教言！子爵道：貴鄉風景甚好，免不掉時常散步到此，我自己這裏來便了！說着，只得辭別老人而去。一路歸來，所有來時的風景，都不留在目中，只覺得眼前那位天真爛漫的美人，時時現於腦海。從此之後，蘭蓀子爵離不了三天五天，總要到檳林鄉來走一遭，談談他在印度時節的事情，一連來過數次，他父女兩人非常歡迎。加着蘭蓀子爵器度雍容，吐屬俊雅，又是一位極謙和的勳爵，因此陶村家，上上下下，都和他要好。後來子爵來得熟了，便是老律師不在家裏的時候，也有緞珠姑娘出來招待。有時節，還要一同出去，到那溪邊林下，散步一回。看官們，要知道這愛情兩字，往往就在不知不覺的地方團結起來，你想這位緞珠姑娘，住在這個紅塵飛不到的檳林鄉，正似仙界一般，以前只有個哥哥，是個少年伴侶，不幸又從軍死了，想不到如今忽來一位極體面極英俊的少年，又是哥哥的好友，容貌又好，言談又爽利，一切舉止又文雅，又有名譽，又有爵位，如何不教人惹情牽呢？所以在緞珠的眼光中瞧起來，髮髻天地之間，第一個男子，要算是這位蘭蓀子爵了。但是她那個愛情，可不知道男女異性之愛，只當她又來了一個哥哥罷了。有時節隨着口說道：只因子爵你來幾天，這個冷靜地方，便熱鬧了許多，如今你要是走了，咱們勢必覺得冷冷清清，有些兒不慣了，教我可怎麼好呢？緞珠說這話時，不過是脫口而出，胸中並沒有一毫成見，却不想這話說得過於親切了，那子爵聽得，心中豈不歡喜，真如受了什麼電氣鼓動一般，一時間不知用什麼話回答她才好。後來常常與緞珠在一塊兒，這種話聽得慣了，每聽得時，就好像富家翁聽他庫裏的金錢聲響，越聽越歡喜，因此暗暗的讚賞不置。有一天，緞珠又說：子爵幾

時回去？回去了可再來不來？我願子爵在這裏多盤桓幾天？子爵笑道：別時容易見時難，除非姑娘允許我永遠不分離的條件，咱們就可常在一塊兒了！紐珠問道：有什麼法子？咱們可永遠不分離呢？我倒很願意，子爵請說出來？這時候子爵已經整頓全神，注定在紐珠身上。他不想鄉村女子天真未鑿，可以做得那交際社會中心點的子爵夫人嗎？他只願傾倒紐珠容華絕代，性情誠摯，並又受過她父親嚴重的教育，真個算得高尚優美的女郎，可以一洗世俗粉黛之習，却不知處處從高處着想，勢必於事實方面，可就越弄越遠，因此以致後來生出許多曲折，情節何嘗不是一念之差呢，此是下文不提，接說蘭蓀子爵，便把求婚之意，和紐珠說了。紐珠倒是吃了一驚。她想，頃！原來子爵想要我做他的老婆呀？這事我得仔細想想，他是個貴族，我此去得做貴族的夫人，做這個貴族人家的妻，可是容易的嗎？想到這裏，便謂子爵道：這事待我思想思想，明日再回覆子爵罷！可憐紐珠回去，這一夜却不會合眼，輾轉反側，直到天明，只弄得方寸不甯，末後到底覺得做不得子爵夫人。自恨生長鄉僻之地，身分相距甚遠，英國的貴族，專講階級，即便強合，恐非幸福，這事勉強不得，索與明明白白回絕了子爵就完了。主意拿定，到了明天紐珠便老老實實回絕了子爵，子爵到此，不免大大的失望，他說：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如彼？我起初以為姑娘，和我是心心相印，誰知各有各心，這不是出於意外嗎？紐珠道：子爵要原諒我的苦哀！若講我與子爵兩個人的交情，可稱得契合無間，便是性情脾氣的，也都相合，無奈我是個鄉村女子，子爵是勳爵華閥，第一件門第兒不相當，再者，我是僻居在這檳林鄉孤寂慣的人，生來不懂交際社會中應酬的事，如今的貴族家，專講究交際應酬，我却從來不會學得，所以我自知決不配在華族家做夫人，倘然勉強行之，將來豈不鬧成許多笑話，連

子爵也要討得沒趣呢，況且從來夫婦之間，性情不合不睦，便是根據身分的不對，要是找不出幸福來，那不是弄巧反拙了嗎？級珠這一番話，說得狠有深謀遠慮，毫無小孩子氣概。只是子爵心中老大願意，却是俯首不語。級珠又說道：子爵是個黷閱貴冑，想來也未必定注意在一個鄉女，並不是我此番拒絕子爵，因為我自知是個小性兒人，萬一事成，子爵將來瞧着我在實際社會上不在行，心中懊悔，不該娶這鄉村女子，由不高興方面，勢必便要和我疏遠了，那時可教我如何以處之呢？子爵聽到這裏，便撲嗤的笑道：「呸！原來你所慮的就只爲此，這也太過慮了？你說交際上不大在行，誰是入交際學堂念過什麼教科書的呢？也不過經驗經驗就熟了，至於你怕我異日變心，我今在這裏設個誓，便是幾百年幾千年，也不能奪我夫婦之愛啊！這時好個蘭蓀子爵，又指天畫地，信口開河，陳述他們倆後來結合之幸福，一心要使用全力玉成此事，而且還是確實一片真心。又兼級珠也素佩子爵的爲人，因此她的念頭，也有些根本上的搖動，再想錯過了這段好姻緣，還向那裏去尋呢，所以她當時便答應了子爵。子爵見級珠承諾了，婚約已定，無須躊躇，當夜便和級珠的父親，陶村老人說知，老律師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往後一想，也覺着是門第不相當，烏鴉如何配鳳凰。但是爲父母的，斷無不願女兒攀高之理，只要女兒願意，父母自然也就不來阻止。級珠與蘭蓀的密秘情事，老人並不知道，故而把蘭蓀子爵的家世告訴了女兒，又說一進門，就可以做當家的女主人，當即向級珠徵求意見，級珠自然以願意回答，老律師見女兒願意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子爵見諸事妥協，便擇定結婚的日子，預備完姻；自從子爵到這裡來，不足一個月，便定了這頭親事，也算是天緣湊合了。這個蘭蓀子爵，原住在英國的一個蘭台郡，是貴族中數一數二的人家，他們貴族的家風，向來極其嚴重，這

巨額達舊族裏，有一位主人，沒及討得老婆就去世了，於是便在近支之中，過繼了一人。作爲後嗣，這過繼來的，剛剛只有三歲，便是這位蘭蓀子爵。自從子爵承了巨額達貴族的家產爵位，連他父母也搬來這裏住，誰知他父親福薄，在前幾年時疫盛行的當兒。就一命嗚呼去了。幸虧他母親雖是個婦人，却也稱得起女中丈夫，比那些鬪茸的男子，還要勝強幾分，所以她經手當家，將上下處理得整整齊齊，不但保守著固有的許多產業，而且年年生利。及蘭蓀子爵從印度出征歸來，他母親通共當家二十餘年，產業又增殖了十分之五，那巨額達家自然欣欣向榮，一年勝似一年了。但是這位老人家，却抱着一個私願，她有一位姪女，名喚青柳柔雲的，自小父母雙亡，從五歲起，一直到如今二十二歲，都是依靠姑母撫育成。人。蘭蓀母親常想把柔雲給了蘭蓀，兩家親結爲一家親，豈不是好，因此對於柔雲教育等等，都爲將來。預備做子爵家的夫人地步，所以格外的注意，那柔雲却也生得風流嫵媚，爽利動人，只未免帶些尖刻，故覺得令人可愛，又令人可畏。她恃着姑母鍾愛，以爲這蘭蓀子爵家的一位爵夫人，穩穩在她掌握之中，也算得驪龍領下珠了。好在那位蘭蓀子爵，年紀又輕，品貌又俊，性格兒又溫存，言談學問又都當行出色，爵位家世，那更不必說了。但是她雖心愛子爵，從未形諸詞色，這是她們做閨秀的常態，而且柔雲姑娘，瞧得子爵如自己囊中之物，所以見了反覺淡淡的，愛理不理，一心想着只有他來仰求我，斷沒有我去俯就他的道理，如今早知子爵已經從印度歸來，不是朝占鵲噪。就是夕卜燈花。那位青柳夫人，也常常和柔雲說道：我兒此番回來，由閱歷中自然又增了好些見識，論他的年紀，也可以成家立業了，趁着我身體還健康。但願早早完了這一樁心事，柔雲聽了，低垂粉頸，芳心默默，不發一語，知道姑母所說的，便是自己的事。有一天她陪

着姑母在園林中散步，偶然又講起蘭蓀之事，柔雲道：姑媽！我想這樺林鄉也不過是個鄉村罷了，究竟有什麼好玩的，便如此的逗留？他也不想家中老母倚闥企望，正盼遊子歸來嗎？青柳夫人道：是啊！我也這麼想，或者又遇着什麼臘友，儘着遊玩，不想回來了也未可知，好在那地方是個田舍村莊的所在，不是什麼繁華綺麗的都城，沒有什可慮的，想他事畢之後，定然就回來咧。正說着，只見侍女握着一疊的信進來，那柔雲眼快。瞧見裏面一封，便道：這不是蘭哥的信嗎？青柳夫人笑了一笑道：偏你的眼睛。比人家快，蛩的一聲，先把這信折了，讀了一遍，隨手遞給柔雲道：你瞧！你瞧！柔雲是神經過敏的人，見這樣子，心中一慌。暗想莫非又出了什麼岔子不成？幸虧見姑母詞色之間，還是和顏悅色的樣子，便道：有什麼事？一面說，一面把這信從頭至尾讀了一遍，原來信上說遊興已倦，準於今日的晚上歸家云云，他們姑姪倆個人，見了這信，自然歡喜，又想蘭蓀朋友晚上歸來，可以準備下幾樣晚餐。這時柔雲姑娘的興頭，實在是了不得，口雖不言，心花早已怒放，便跟著她姑母。預備這樣，預備那樣，並且她又知道蘭蓀子爵的嗜好，趕着弄了些蘭蓀是愛吃的菜，而後又特地換了一套新式衣服，這衣服是蘭蓀子爵早見她穿時。稱贊過的。青柳夫人見了，也嘖嘖稱讚道：好衣服！好顏色！一回兒又道：你別跟着我忙，看弄髒了衣服，歇歇兒去罷，一回兒又道：你可以靠着窗立在那裏，等他跑進來，劈面就看見你了。過了半點鐘，漸漸聽得犬吠之聲，又停了停兒，就聽得馬車軋得得的到了門前，早見一個氣宇軒昂的少年，春風滿面的。笑將進來，見了母親，便接吻爲禮。道：今天那火車，無端的遲了三十分鐘，因此歸得遲了。回頭又和柔雲相見，說：柔雲妹半年不見，更覺得美艷出衆了！柔雲道：天天盼望哥哥回來，可下子今天盼到了！夫人道：兒

啊！想你腹中飢餓了吧。快換了衣服，到餐室中用膳去！子爵道：兒的腹中，果然空空泛泛上餓來了。過了十分鐘後，大家一同到食堂裏。今天雖是家宴，那青柳夫人却滿想把柔雲之事就在席上，和子爵說知，她怎知子爵在櫛林鄉已經訂了婚約呢？此是後話不提，且說蘭蓀子爵到了食堂，心中只覺得刺促不甯，他想這事是立刻告訴老母呢？還是停一回告訴呢？不過這是我終身大事，老母自然不能不言，但是說話也要找個機會才好。子爵當時只把兩個眼睛，瞧着他母親的氣色，過了一回兒。再也熬不住了，便道：母親！你又有一個似女兒般的人快來服侍你來了！這時青柳夫人正和柔雲說話，却沒聽得親切，問道：蘭兒！你說什麼？蘭蓀子爵臉上一紅。又岔開話頭道：我說柔雲正和你老人家的女兒一般。夫人道：可不是！你又常常出門，虧得她伴我寂寞。說到這裏，子爵便低下頭去，只顧吃那盤中的東西。夫人道：我兒！你把出門以後的事情，可講與我知道一二，可惜那陶村時介一位少年。竟做了沙場之鬼，此番你到在他家裏，想他老父自然十分歡迎，又兼田舍人家，難得有個貴族降臨，怎不教他蓬華生輝呢！子爵聽到末一句，心中便老大不高興，說罷親，咱們不該說這話，他們雖然是個鄉村人家，却也是清白門第，詩禮家風。稱得起一個天然的紳士呢！子爵這幾句話，明明有袒護之意，那柔雲聽子爵如此說，便瞧了他一眼。夫人道：聽說陶村時介還有個妹子，鄉下人家的女兒，長得還俊嗎？子爵道：起初孩兒道是一位小姑娘，誰知却已長成了，而且美麗非常，身段也和柔雲妹子不啻什麼。說到這裏，柔雲又向子爵瞧了一眼。子爵咽住下話眼睛注在桌上盤皿之中，用一切那山雞吃。過了一回兒，餐事已畢，大家散坐，往日飯後，却是隨意閑談，只是今天的子爵，反來默默無言，好似有什麼心事一般。停了會兒，他母親有些熬不住了。說道：今天得了你

的家信。家中人盼望你回來，都喜歡得了不得！你柔雲妹子和我兩個人，更不必說了！子爵聽了，只是呵呵的笑，但是這個笑，却笑得比往常不同。夫人道：你今天有什麼可樂事？這樣的笑呢？子爵道：不是，孩兒有句話，要告慰母親！夫人道：是啊！我知道你是有什麼心事了，母親面前，你儘管說才是？子爵道：母親明鑒！這是孩兒終身的事！夫人道：什麼事？你說？子爵道：便是母親也常常替孩兒掛念的，就是孩兒的婚事，孩兒向來沒有注意的人，此番在陶村家中住了幾天，倒得了一個可意人兒！夫人聽了，登時變色道：怎麼說。你又在和外和她人訂婚啦？看官，要知道這一句話，是青柳夫人不期然脫口說出來的。在她意思是說，家裏有現成的美人兒，難道不中你意，反到外面去訪求，所以她心中一急，不覺這話直衝咽喉而出，但是柔雲的事，她並沒和蘭蓀開過談判。只是那位柔雲姑娘，坐在旁邊，好似頭上澆下一桶冷水，雖是一言不發，在桌子底下握著拳頭，差不多指甲兒都要透過手掌了。子爵想橫豎開了口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說道：這事也出於孩兒意外，孩兒生平絕不曉得什麼愛情，却不想見了那個女子，心中便發出無可遏抑的愛情來。夫人聽了，半晌開不得口，又停了停兒，把那輪椅拽過來，湊近了子爵，低聲說道：兒啊！這是關係甚大，你自己須要斟酌，可知咱們巨額達家，雖是個子爵，也算是英倫有名的勳閥，誰敢不尊敬我們，歷代以來，總和那貴族結婚，並沒有娶過出身低微的媳婦，如今我兒對於訂婚一事，要是什麼公爵侯爵家的閨秀，為娘自然不說什麼，要是身分低賤的女子，豈不被人笑話？豈不是咱們家一輩子的恥辱嗎？子爵說道：母親放心，這個女子雖然比不得公爵侯爵家的姑娘，却也不至於令人失望，在孩兒以為配得這個女子，還是幸福，非常欣喜，那裏說到恥辱呢！實告訴母親，這個女子，便是陶村時介的阿妹，

義而終。子爵這樣斬釘截鐵的說，禁不得傍邊那位柔雲姑娘，聽了好似一把雪白的鋼刀。直刺其心，有說不出口的痛苦，不過臉上還是神色安然，若無其事由此可見她的心性了。子爵瞧他母親還是氣忿忿的罵，知道他母親急切不肯回心轉意，一回頭却見柔雲姑娘默默無言，在那裡兀自出神。子爵說道：柔雲妹子，你在母親面前。給哥哥說個情兒，你也應該知道愛憎之爭，我近來陷入這個環境裏，你說一句，總比我說十句好得多！柔雲冷笑一聲道：你的事我那裏知道！說着早把臉兒背過去，喉嚨也啞了，險些連淚珠兒一同滾了出來。這時把個蘭蓀子爵，弄得計無所出，因想我母親可是單爲緞珠身分太低，門第不相當呢？究竟還有別個緣故呢？又想法族之間，感情是最要緊的，往往起初爲了一點兒極小的事情，彼此存了芥蒂，姑媳之間，因此不和美起來的，也不知凡幾，況且還有個柔雲妹子，也不是好惹的，但是事已如此，教我怎樣可以翻悔呢？他母親停了半晌，又道：蘭兒！大凡一個人做事，總要衡量衡量這事的輕重，做出來能否平穩，你想英國屈指可數有名譽的子爵家，討個鄉下律師家的女兒，這事平穩嗎？子爵道：母親專從這門第一方面著想，自然不對了！可知陶村家少年，倘然此刻沒有爲國捐軀，數年之後，立功異域，安知不也是個勳閥呢？將相本來無種，孩兒的意思，就要破除這門第之見，至於緞珠的爲人，孩兒是信得過的，性情好！品行也好！容貌更不必說了！母親要見將來見了他，管保能惹動母親也和自己女兒一般看待，便是她禮貌未嫻，應酬有不周到之處，你老人家尙可以隨時指點，而外還有柔雲妹子，也能夠幫助你老爲力，還怕她不服化不成？柔雲道：我是一些兒不懂的，別扯我在裏面！他母親道：一個人堅執了這個主意，無論什麼人都勸不醒！至於婚姻事件，本來你自己也有做主之權，爲娘不過想著有名譽的勳爵家，沒的教它一

落千丈，我說了，你不聽，也是無可奈何之事，至於你說隨時指點她，那裡指點得許多，況且她是個久居鄉下的人，一到我家來，什麼事都不懂，我又懶得教人，各種事兒，只好聽你柔雲妹子指導罷！子爵聽到這裏，知道母親回心轉意了，便說：這是母親成全孩兒，擔待孩兒！轉身又謝了柔雲，才回到自己屋子裏去安寢。這天晚上，她們姑姪兩人，啾啾切切的商量，到得魚更三躍，還在那裡密談，青柳夫人說到末一句，却和明珠向子爵說的話一樣，說這段姻緣，終非幸福，大家放開眼睛瞧瞧！一宿無話，明日早起，那青柳夫人的氣也平了好些，看官們。可知道夫人心中，雖是恨恨。究竟拗不過子爵，一來子爵他已成年，婚姻照例可以自主，二來子爵是巨達賴家主人，青柳夫人自然算不得什麼，不過因為兒子承襲巨達賴家爵位財產，所以她也跟了來。如今譬如要和子爵鬥氣，除非出了這個子爵郎，回在她的老家去纔可。無奈自己的老家，還不及那鄉下律師家，優遊自在，到底在這裏是子爵家的老夫人，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諾，那一個人不欽敬呢？因此夫人拗不過她兒子，也只得隨和着，往後再瞧機會罷了。俗語說得好，若要工夫深，鐵杵磨成針，最後的一個決心，她們姑姪兩人，在這一夜天的商量裏，已經定了。這天柔雲起來，也好似把昨夜的事，吹入太空雲外。早晨紅日烘窗，她在窗下打扮得花團錦簇，比平常愈覺得出色，衣服插戴，都是上品。看官們還記得兩句話嗎？不是東風壓了西風，便是西風壓了東風，要壓倒這鄉下姑娘，不靠着這些裝飾品，可靠著什麼呢？只爲這位柔雲姑娘，自小孤露，就寄養在人家，大凡寄養於人家的人，多半是神經過敏，往往最能推測他人的心意，這也是因境遇造就出來技能。且說柔雲妝束既畢，嬈嬈婷婷的走到前門，夫人一見讚道：好好！今天姪女打扮得更格外標緻了！可恨我那不肖子！……剛說到這裏，柔雲便

說道：姑媽！我勸你不必重提前事了，我是我，何必又牽扯他人，況且我自有的道理！夫人道：不是我老人碎煩，也都爲的你們終身大事啊！柔雲道：如今木已成舟，正是蘭哥預備婚事的當兒，請姑媽別再把我的事，夾雜在這裏頭講，我也早已打斷這念頭了！夫人道：雲兒！你若斷了這個念頭，我倒安心，我就怕你們自小兒在一塊，他雖無意，你却有心，因此慳慳鬱鬱，那可不要成了病嗎？柔雲道：我何至一愚至此！不過瞧着這種姻緣，心中不免有些兒不伏氣，便是昨天晚上，我和姑媽所說的，也不必告訴蘭哥！夫人道：這個我理會得！看官們，須要知道這位柔雲姑娘，是個胸有城府的人，她想這明明是我一塊爪下之肉，無端的飛過一隻翠鳥，攪了去，拏着極華極富貴的子爵夫人，轉眼變爲空花幻影，我不報此仇，也算不得巾幗英雄，紅粉好漢，便打定了裏面的主意，外面仍是不動聲色，用她的細磨工夫，去細細措磨，此是後文不提。再說柔雲又和夫人說道：姑媽！我想蘭哥的眼光，定然不差，雖然是個鄉村家女兒，大半也是嬌豔無比，必非庸脂俗粉之流！夫人道：據我想，恐怕未必？聽得人說那人手上還生了凍瘡，卽此一端，不問可知！柔雲聽了詫異道：奇了！世界上有堂堂子爵夫人，手上生凍瘡的道理嗎，真是千古奇聞！夫人道：不但如此，我想她從未在貴族社會上交際過，一切舉止談吐，可笑的事情還多着呢？你瞧罷，到那時連我們自然也要跟着出醜！柔雲道：這倒是很難，此刻在社會交際上，言談髣髴也算一樣學問，倘然言談率直，可不被貴客笑話嗎？夫人道：這最關於幼年的教育，無可勉強，蘭兒教我們將來隨時指點，如何指點得來，因此我倒替他們擔着心呢？不提兩人私議。且說子爵以爲昨日在母親面前，已經說過，到了天明，起床之後，他便興匆匆的出來道：母親！咱們家裡的馬車，舊的舊了，敝的敝了，我已在南邊帶了一對紫

臨金棗馬，我今天去定造一輛玻璃油壁車吧？柔雲聽了，口中不言，心想定造新式馬車，一定是預備迎接鄉下姑娘而無疑的了，沒及夫人回答子爵，她便裝着滿面春風。說道：昨天晚上，妹子已經把新嫂子的聘禮預備好了，裏面有最大的夜光珠一顆，也鑲嵌好了，子爵道：多謝妹子！一切事情，我是個男子家，不懂得怎樣辦理好，全仗母親和妹子費心！說着，心中却自納罕。怎麼一夜天工夫，他們兩人肺腑全換了呢？早餐時候到了，他們三人依舊進了餐室，談談說說，所談說的無非關於婚禮上準備之事。子爵道：第一件：先要訪那公證人。起個婚禮契約的草稿，孩兒今天飯後，便出去找這個人。夫人道：何必如此的急忙呢？你定的吉期，到底在何日？子爵道：在出月中旬。夫人道：怎麼這般早，人家捉一頭小貓，也沒如此迅速！呵！你那新婦今年十幾歲了？子爵道：剛滿十七歲。他母親想了一想，又道：你這結婚契約，把所有的財產，也要寫上嗎？這一問，却把個蘭蓀子爵問住了，說道：孩兒對於此事可不明白，究竟這財產該寫上不該寫上呢？夫人道：這也沒有什麼，譬如咱們家的門第、品行、教育、那一件算不得是第一等，何在乎財產呢！子爵道：母親之言，深得孩兒之心！這時柔雲在傍邊。又件件給子爵打算，說新娘子過來，那件須得安排。那件須得預備，一一告訴子爵，又說：姑母是照顧不到的了，有什麼事，你儘管來問妹子。把一個子爵感激得五體投地。比及色色準備齊全了，那結婚之日也漸近了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這一天正是子爵和紐珠結婚之日，行婚禮就在憐林鄉的一個禮拜堂裏，把一個憐林鄉前後數十里的村落，都鬧動了，大家不約而同的來瞧熱鬧。還有人說一個英國大貴族，來娶這個鄉村的姑娘，連這憐林鄉三個字，也要永垂不朽了。那時更有許多貴族、交際家、和軍人，齊來觀禮，子爵都一一招待，可笑一個小小憐林鄉，

幾乎被許多人擠破了。試問看官們，這許多貴族到這裏來瞧熱鬧，却是爲何？難道他們在郡城裏，還瞧得不足嗎？這其中却有個緣故，因爲大家知道蘭蓀子爵，也是貴族交際社會中一個最有名譽的人，他扔下了許多富豪家的閨秀淑女，却來這個小小鄉村，和一個律師的女兒結婚，大家有些詫異，所以來瞧瞧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物。及至結婚之時，一見了新人明艷的容貌，安閑的態度，大家點頭微笑，都說蘭蓀子爵眼力果然不差，討這田舍家女兒，不爲無理，當時還有恨自己沒有比子爵先到欄林鄉來，却被他捷足享此豔福。不過今天的禮場上却少了一人，這一人不該不來，你道是誰？便是子爵的母親青柳夫人，據多數人的推量，終說多半是在子爵家的本邸，今天也開了祝宴，一人要顧兩面事，自然忙不開，有不能來的道理。當婚禮已畢時，那位新娘子，在一路賀喜聲中，先回到自己家中去換衣服，進了自己的房中，四面瞧瞧，想從小兒就住在這裏，到了今天，要和它分別了，連那一牀一帳，好似都有惜別之意，不覺悲從中來。等到衣服換好，又在化妝室裏，勻了一勻面。只聽自己房門外，由一陣賀喜之聲中，走進一人來，却是她的老父，老父嘴裡不住的恭喜恭喜的說，但是眼淚却似斷線珠子一般的流下。看官們，須知天下沒有不愛其子女的父母，這位老律師，他一個兒子，已經爲國損軀，只有這掌上明珠般的女兒，一旦別離如何捨得起呢。所以老律師先是含着兩眼熱淚。惟恐流下，怕他女兒見了傷心，誰知這淚珠兒是件最促狹的東西，你不教它出來，它偏要奪眶而出，所以老律師一見綴珠淚就下來了。至於這位綴珠姑娘，雖然長得如許大，從來却没有離過她父親膝下，父女二人，可算得形影相弔。他又想綴珠昨日還是個小孩子家，是自家裏的人，今天憑空的出閨成禮，好似一粒明珠，被人家搶了去，撫今追昔，如何教人不傷感呢。所以老律師把眼睛

睜着他女兒說：「靚兒！讓我仔細瞧瞧你，往後你父親身畔不能常常有你了！你今天越發齊整了！設使你母親尚在今天瞧見你，不知怎樣歡喜呢！說着、那眼中之淚又應山瀑布一般的流下。緞珠姑娘雙手抱住了老父，把頭鑽入父親懷裏，眼淚鼻涕，黏成一片。老律師道：「噯！噯！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哭不得！哭不得！教他們瞧見了笑話！況且你們夫婦隨，將來可喜的事正多着咧！你設或在那裏住不慣，心中要是有些兒不舒服，不論什麼時候，你儘管回來！老父是個鄉村人家，沒有什麼貴族往來，要怎樣，便怎樣，爲父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，也養得起，絕不令你受人家的委屈，你儘管放心！咳！今天本是緞珠姑娘大喜之日，這老頭子好端端說出這一篇話來，雖然心愛女兒，口不擇言，可也是有些老悖了。緞珠抬起頭來道：「女兒既然出了嫁，自然以夫家爲家，那有再歸家之理！老律師道：「不差！我這話說得太荒謬了！他父女兩人，正在難捨難分之際，只聽得有車馬之音由遠而近。侍者來說：「子爵的馬車，已經來在門外了！子爵正呆呆在那裏等着呢！他們父女，只得灑淚而別。子爵直等到新娘子出來，才攙她上車，那花球四面八方的投來，幾乎把一對玉人，都埋沒在花球裏，一陣歡笑聲中，那馬車便出了檳林鄉。本來子爵打算先回了子爵邸，然後再作新婚旅行，同過蜜月，迴念一想，我這位新夫人，他不諳貴族制度，而且我母親和柔雲妹她兩人眼界頗高，萬一緞珠有些兒失禮之處，反惹人家笑話，不如先去新婚旅行，度過蜜月，然後歸家，一來緞珠於貴族禮節可以略諳些，二來我母親和柔雲的門第之見，或者也可以消釋些，因此子爵打定主意，便先去旅行。且說這時候車轎々馬蕭蕭一路出了檳林鄉，直到一個雲門山來，夕陽垂掩，照著雙雙一對新人，子爵心中非常得意，自想身擁絕代驪姝。不是在變幻之夢中嗎？看官們。都要知道大凡人們新婚的時代

，便是一生幸福之始，但也是一生幸福之終，彼憂愁之門，患難之府，也不過關係在這箇裡面了，所以子爵此時在這一路賀喜的歡笑聲中，怎知道不遠就要走入了愁苦地獄呢。這時子爵輕輕的問那緞珠道：如今咱們倆，先到那裏去遊玩纔好！可憐那緞珠自小兒也沒有大出門，世界各國的風景，不過在書卷上聞名罷了，所以只低低的說了一聲隨便！子爵笑道：這個隨便？倒是一個難題目了！瑞士的山色也好！意大利的名勝也多！有名的溫泉，無邊的海景，子爵胸中，好似藏着一部各國風景圖，一連說了許多。緞珠說：你到那裏，我也跟到那裏！子爵不肯，總要她說個地方來？緞珠沒法，說：從前聽得一曲湖上美人之歌，是描寫蘇格蘭湖水之美景的，如今心嚮往之！子爵連聲道好！咱們竟往蘇格蘭湖便了。從此他們兩個一直到在蘇格蘭湖邊流連了三個月，燕爾新婚，兩人甜蜜的情形，自不必說。這時候子爵瞧那緞珠，真是個高尚神聖的安琪兒，愛情中並無一點瑕疵。就是緞珠在這三箇月中，也自適其適，不知己身已是做了子爵夫人，韶華易過，歲月催人，三箇月的蜜月已過，緞珠和子爵，便要回到子爵邸來了。看官們，可知這巨達籟家，有廣大的土地，人稱巨達籟城，當日會屯敵兵在外面，城主進戰退守，是個歷史上有名的人物，邸宅又是十分壯麗，那緞珠姑娘，除了竹籬茅舍之外，都非眼中所常見之事物，她要身入巨邸，自然有些踟促不安了。這一天晚上青柳夫人和柔雲等他們新夫婦進邸，夫人道：雲兒！今天新娘子第一次進門，我只預備開個家宴，一個外客不招，聽說這個新娘子非常的怕羞，非常的拘謹，今天要是大開華筵，定然出醜，連蘭兒臉上也不好看！柔雲道：這巨達籟家的夫人。由來色色俱全，個個能幹，這個歷史我到詳細考查過了，如今却來了一個怕見人的拘謹子爵夫人，倒也算得別緻！青柳夫人道：雲兒！足見你讀書有得，隨時留

意！柔雲道：從前敵兵圍因此邸，有指揮守兵的武勇夫人，後來又有與各國公使談笑從容辦交涉的外交夫人，再有一位做王權黨謀主政治的夫人，投資於慈善事業的慈善夫人，更是不少，只有怕見人的拘謹夫人，却是破天荒第一個她了！夫人道：不用說了！我只憂愁將來怎麼處治！你蘭哥的皮氣，自己如以為好，便不容人說不好，宛如醉人一般！也只得由着他來。柔雲道：大抵醉眼看花，到了醒時，終也分得出個妍媸！兩人正在議論，只聽外面馬車的行聲，當門而止，他們說定是這新夫婦回來了！話猶未畢，那子爵已滿面春風的進來，隨在後面的自然是新夫人。這個當兒，那屋中的兩雙眼睛，都直射在紐珠身上，第一個老夫人，見了覺得眼前一耀，心中先自納罕，不想鄉下人家女兒，也有這般人材，第二個柔雲，她心目中平日虛構的新夫人，以為不是怎樣的一個蘆蠶人兒，如今相見之下，自然因羨生妬，因妬生恨，可見兩美相妬，幾乎成了世界牢不可破的公例。柔雲此時表面上雖然不露聲色，而心中却恨得咬牙切齒，暗想這個人放在貴族社會上可不是個勁敵嗎？所以此刻的柔雲姑娘，心中似風車兒一般的不寧，所以就在此情天色界中，攻城略地，作種種戰事計畫的預備。那子爵進來，便笑吟吟的向他母親道：母親！這便是你的媳婦紐珠，往後要請母親多加教訓指導！紐珠是個天性誠摯的人，見了婆婆，十分親熱，她便挽着老夫人的手說：媳婦年輕，一切事體，都不明白，情願婆婆當作女兒看待，一概都要婆婆隨時指點才好！那老夫人雖然心中早存了憎厭之意，經不得紐珠以誠格人，所以她平時雖然十分嚴厲，到此不由得也軟了下來。所以也挽着紐珠的手道：我的兒啊！你今天來了，從此後這個家，便是你的家，我便是你的母親！說着話又抱着紐珠接了幾個吻。真個當他女兒一般，無奈這個慈心，却可惜做了一盤空花，不能接續下去！這也是世界

上對待新婦的通例。閑言少敘，且說子爵一回頭，見柔雲站在這裏，便向緞珠介紹道：這是柔雲表妹子，那柔雲預備和緞珠相見，便裝做出貴族的身分，禮貌肅然的樣子，好似女皇初見外國使臣一般的端莊威嚴，滿想教人望而起敬。誰知這緞珠，却純乎自然，便嬉嬉婷婷的走過來道：這位便是柔雲姊姊嗎？可恨相見之晚！我常常聽他提及，今天見了。果然是位可愛的姊姊！這幾句話，本是緞珠由漫爛天真中。隨口說出，故而不相那貴族社會裏面的人們，見面有許多虛文通套。那柔雲却不然。拏着貴族身分，便恭恭敬敬的說道：不敢！我輩庸劣菲才，得近子爵夫人顏色，不勝榮幸之至。子爵瞧了，在傍笑道：柔雲妹何必如此客氣，你要是這樣，她是個不大懂得禮節之人，越加教她局促了！緞珠這時已經紅雲上面，被子爵這樣一說，更覺得有些難爲情了。子爵道：我妻的性情，是純任自然，最不知道客氣，以後一家人，還是自然些兒好！柔雲道：不差！自然固是好，但是你瞧動物界內那一種不是自然的，既名爲人，所以才少不得許多的禮貌，真教人累死！緞珠聽了，覺得這話怪刺耳的，知道柔雲拏着別種動物比她，子爵也曉得柔雲話中有刺，無奈她這話並沒有說差，果然凡名爲人的，自有不可少的許多禮節，萬難駁回她去。看官們，可要知道，緞珠倘是個顛頂無識的人，倒也罷了，偏她又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，而且謹慎小心，自己也知道非貴族身分，萬一留下個笑柄，連子爵臉上也不好看看，因此心中愈加惴惴，可憐一個纔滿十七歲的女郎，驟入朱邸，做這勳爵家的夫人，和自己親切者，只有一個子爵，萬一子爵愛心消滅，怎得不後步淒涼，令人悵惘呢？緞珠正在胸中轉輾之際，子爵見她們沒有下話，便湊趣道：母親！今天夜飯預備好了嗎？孩兒和緞珠腹中。已空虛久了。老夫人道：今天怎能夠不預備，咱們還要宴請新子爵夫人咧！緞珠聽了，臉上又是一

紅說：什麼子爵夫人，以後婆婆，直喚紐珠便是了！這時他們新夫婦兩人，便到二層樓上預聘的新夫人洞房裏來，子爵剛踏進門，便笑着和紐珠道：今天晚上的衣服，要稍爲注意些，不然便被柔雲妹占了勝去！這幾句話，在子爵原有有意無意之間，紐珠答應了聲是，子爵便出去了。紐珠想我丈夫特地的知照我一聲，足見他的關切，只是我心中還是鶻突，到底穿什麼衣服好呢？眉頭一皺，因想有了，我們當出去新婚旅行的時候，子爵說家中已先雇好了許多侍女，我只呼那司理衣服的侍女，開了箱子，選那最華麗的衣服穿便了。看官們須知西歐的習俗，開什麼筵宴，須穿什麼衣服，子爵家的侍女，個個都是內家，今天一個堂堂子爵夫人，反去請教婢女，可不是個笑話嗎？當時侍女把箱子打開，聽紐珠自選。紐珠想今日第一天進邸，開這個夜宴，宜穿大服纔是，便選了一件白緞子鑲鑽的大服。侍女見紐珠選了這件衣服，心中便有些詫異，說：夫人！今天晚上也穿禮服嗎？紐珠道：這是子爵關照的，侍女也就不言。那歐洲婦女，所穿的禮服，都是玉肩外露，按了爵位大裝，一定要金鑽珠翠，妝飾得光豔奪目。紐珠裝束已畢，便走到外面，一見柔雲，不覺氣已奪了，原來柔雲雖然打扮得華麗，却並沒穿得大服，只尋常的妝束罷了，紐珠見此光景，情知今天不該穿這禮服，無奈已經出來，又縮不得進去，只好硬着頭皮，來見青柳夫人和柔雲，方才得意之氣，不覺已萎縮下去一半，心中甚覺不好意思，却又無可奈何。那青柳夫人到底還有疼惜兒媳之心，她見紐珠局踏的樣子，覺得狠可憐見兒。便道：媳婦！今天却沒有許多客，就是家內幾個人，想你必以爲有外客，所以才穿了禮服出來，我今天連親戚都沒有請一個，改日才能再開盛宴呢，可子爵走進來，第一眼就瞧見紐珠盛裝在那裏，子爵心中暗暗的叫苦，也不敢正眼覷她，防她見了更難乎爲情。那柔雲却在傍

嘖嘖稱贊，說好個子爵夫人！果然華麗絕倫！穿了禮服，越加縹緲了！緞珠聽了，兩朵紅雲，直擁至耳際，子爵也不去管她，攜着新夫人的手便走，說：咱們到食堂裏去，兩人繞過迴廊。緞珠的心，經此一鬧，又萎縮了許多，連頭也不敢抬起來。偏偏穿的長裙，拖在地下，唵唵唵唵的響個不了。一入餐室，只見電燈通明，照得如同白晝，她想我坐在那一個位子上好呢？當日我在家時，每日用膳，只有父親和我，我和父親，誰先到那裏，便坐在那裏，沒有一定的禮節，今天我是這裏子爵邸的女主人了，到底我可是坐在主位？還是讓他們坐主位呢？心中正在躊躇，又不敢問子爵。那青柳夫人也同柔雲隨後進來，青柳夫人道：子爵夫人請就座罷！原來這貴族社會中，本來只顧爵位，不顧親族，就是親生兒女，只要襲了爵的，便是勳爵長，勳爵短，何況是她外來的媳婦呢？雖然這般說，但是青柳夫人呼緞珠子爵夫人，究竟比呼她我兒，呼她媳婦，還算冷淡得多。可憐緞珠心中先慌了，口中答應着，只站在當地不動。那柔雲在子爵背後冷笑數聲，分明是瞧不起嫂子。子爵見緞珠站着不動，便說道：夫人！你不就席，大家都不肯就席呢！說着，把手一指，教緞珠坐在那裏。當時大家入席，好在是個家宴，沒有外客，然而緞珠只覺得如坐針氈一般。餐畢，各人都到別室裏來。柔雲就要請教嫂子的音樂，原來音樂一道，在各國中貴族婦女，是最考究的藝術，往往當筵一曲，能使四座傾聽。若在平民人家，這種學問，便不大注重，不過就學校中普通的，知道些罷了。如今緞珠，自知在這音樂上頭工夫有限，如何可以獻技，誰知柔雲見出她的音樂工夫有限，所以一定還要請教。緞珠再三的推辭，却終辭不脫，沒法兒勉強坐到這琴臺上來，膽子先怯了，連聲音也不敢縱，自己又想已經久不唱歌，聲音自然有些兒異樣，遂加意的矜持，不矜持則可，一矜持那聲音便有些兒震

顛了。好容易一曲方終，才走下琴臺，把自己雪白的手絹兒，拭着香汗。看官們，要知道這個態度，也是貴婦人社會所忌。此時柔雲只把眼睛瞧着子爵，子爵向老夫人道：她究竟非音樂的專家，也就將就罷了！夫人道：是的！學校中的音樂，不過如此！這句話，却隱隱是說這音樂不過學校中可用罷了。緞珠便要請教柔雲說：柔雲姊姊的妙奏，可否賜我一聽，柔雲先從鼻子觀裡笑了一聲，說：我如何可與嫂子同歌！子爵道：柔雲妹，我知道你歌的好，你歌一曲，就算教導她罷，柔雲道：蘭哥說那裏話來！我好久不歌，怕的聲音壞了，說着嗽了一聲。向着緞珠道：你要聽法國的？還要聽德國的？緞珠道：慚愧！我除却英國語之外，其餘都不知道！柔雲道：不差！我忘了！失禮之極！且住，畢竟柔雲所說的。「不差我忘了，」忘了什麼？她意思裏便說忘了你是個鄉下女兒，沒有學問的，我如何去問她法國德國呢？你想這。「我忘了。」三個字，刻毒不刻毒呢？柔雲本來是貴族出身，自小又有她姑母養在身邊，靠了巨達賴的家風，她姑母又嗜着預備她。想做一位子爵夫人，所以種種貴婦人社會中事情，都從名師傳授，她的歌曲，如何不好，所以一開口便把緞珠比下來了。歌了三曲，款步走下琴臺，也不喘氣，也不流汗，只說道：到底我怕比不上嫂子！但是這音樂，是有耳共賞的！別說齊御夫人和子爵聽了，覺得是柔雲的美，就是緞珠聽了，也覺得要比自己高幾十倍，便道：柔雲姊姊的歌聲，真是天才！夫人道：你也覺得柔雲歌聲好嗎？她的音樂，真個是比衆不同啊！他們又談了多時，便到晚上，各自退歸已室，緞珠想今天第一個爆竹。便沒有放響，以後可怎樣呢？所以興致全無，低着頭，隨子爵到屋子裏。子爵見四下無人，便道吾愛！你今天的衣服穿差了！柔雲這蹄子真是利害，將來一切事，要留神些！緞珠本來滿肚子的不高興，經子爵一說，更覺羞慚滿面。

，眼淚似斷線珠子一般，滾將下來，還虧子爵溫存了半晌又說：這到底算不得什麼，歷鍊歷鍊，就明白了！緞珠到此地位，也無可如何，惟有隨時隨地，小心謹慎努力學習那些貴族的禮節而已。起初姑媳，尚有愛憐之心，緞珠有什麼不懂的地方，便去請示婆婆，後來她老人家也厭煩了，便令她去問雲兒，可知柔雲是個胸有城府的人，而且生性尖刻，她明裏算幫着緞珠，暗裏却在那裏葬送緞珠。俗語說男子辯才無礙，偏偏如今的男子，不會說話的多，女子應該沉默寡言，偏偏如今的女子，又是愛說話的多，想必這也是造化弄的狡獪嗎？現在這位柔雲姑娘，不但口齒便利，而且智慧敏捷，所說的話，往往機帶雙敲，含有幾個意思，當着子爵的面，假裝和緞珠十分親熱，教她這樣，教她那樣，一面教子爵瞧了感激她，一面又顯出自己優勝緞珠的地方，但是能夠表裏如一，也就好了，無奈她在背後還陰損的很呢。只可惜緞珠遇事退讓，柔雲遇事爭先，這一家的實權，幾乎要移到柔雲手裏，緞珠不過徒擁女主人的一個虛位而已。光陰飄忽，那天便到基督降誕節了，巨達賴子爵家，開了盛會，招致得賓客不少，其中還有許多高興的人想出種種餘興，就在他家裏演劇，當時有個某甲夫人，和某乙夫人，爲了裝扮的事，竟相爭起來。照例凡遇什麼宴會，賓客有開什麼意見的，須得女主人出來調停。今天甲乙兩夫人，不肯相讓，便有人告訴緞珠說：這事非得夫人出去裁判，怕是不能解決了！緞珠道：教我如何的裁判呢？她們所說的話，各有各的理由，我按了那邊，這邊便不平，按了這邊，那邊又不平了，這可如何是好呢？當時便有一位紳士，自己以爲是交際社會中的斲輪老手，來和緞珠說道：子爵夫人！這沒有什麼難事，只要兩面話說得好聽，向着強硬的一面，就說是這台該夫人做的，他們橫攔在裏面，真算是有些不知自量，向着柔軟的一面呢，你便招搖幾句好

話說，夫人你瞧我分上，不必和她爭執，讓她一回兒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何必同她一般見識呢，夫人這樣一說，管保兩方面心中就能平穩下去了。怎麼可以不過去呢？綉珠聽了，暗想這交際場中，原來都靠着虛言誑語，只是我在家裏，一向心口如一，如今却教我要用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段，我如何弄得來呢？沉吟了半晌，甚是爲難，這時柔雲熬不得了，便道：嫂子你不去呀？便轉身向那位紳士道：子爵夫人不去，我代她的勞罷！說着隨了這位紳士去了。子爵心想這是女主人的主權，如何可以代得，便走近綉珠身邊，輕輕的說道：今天調停兩夫人的事，你不該不接受啊？綉珠道：有柔雲姊姊接受了，不也和我是一樣嗎？子爵道：不是這般說！這事兒，是做主婦應盡的職分，否則大家都要噴怪你失禮了！來來我和你一同去調停此事。當時子爵攙了綉珠便走。誰知到了那邊，早經柔雲幾句話說開了。便是甲乙兩夫人，也言歸於好。子爵到此，心中不能不讚柔雲手段的敏捷，他想倘然我的夫人。也似柔雲一樣的敏捷，我還有什麼放心不下呢？子爵因此心中有些不高興，不覺嘆一口氣道：你到底太拘束了，可知子爵夫人，有子爵夫人的義務，偏這貴族社會，又最會談論人，你須得常常跟柔雲妹學習纔好！看官試想，若是別一位夫人，聽得子爵說出這句話，勢必要接說既是柔雲妹好，當初何不就教柔雲妹做了子爵夫人呢，這本是一般婦人的口頭言語，只是這位夫人，她總是抱怨自己，不肯怪着他人，便道：這都是我的生性愚鈍，不知怎麼一時竟學習不來！子爵道：雖如此說，你也要虔心請教，不可一味任性！綉珠低下頭來，再不言語。過了幾天，子爵邸又開宴會，請了許多客，內中有一位客，是著名最惹人厭的，他見這位子爵夫人，天姿國色，便動了慕戀之心，便向綉珠涎皮涎臉的問過這樣，又問那樣，綉珠知道他不是好人，當時就避開了。誰知這個客得一步

進一步，見緞珠不理他，他以為有機緣可尋。過了幾天，他竟大着膽子，做了幾句情詩，來給緞珠瞧。緞珠見了大怒，嗤的幾聲，將詩稿扯碎，憤憤的走開了。這個客雖然是個惹人厭的東西，但是他的身分很高，而且也是個勳爵，無論那裏開什麼宴會，總有他的分兒，人家雖然明知他有些兒惹厭，因為他是個爵爺，也都格外擔待他些。惟有貴婦人見了他，都遠而避之。所以在一位紳士跟前，便留下笑柄。只是此番的緞珠，那裏知道這個底細呢？且說柔雲見緞珠扯碎了這位紳士的詩稿，便留下笑柄。嫂子，你這一來，又是貴婦人社會中所不應有的！你要知道凡名為貴婦人的，對人不該有疾言厲色，無論遇着甚麼事，終須態度安詳爲要，倘被人家笑話，不但你臉上減色，就是子爵的臉上也跟着無光，所以要爲保全子爵名譽計，尤宜格外謹慎！剛說到此處，子爵恰好從外邊進來說道：柔雲妹！你說什麼？柔雲道：沒說什麼！不過我告訴嫂子，在許多人面前，大發雷霆之怒，扯碎人家的東西，似乎有些不相宜呢！子爵道：到底爲着什麼事？柔雲便一五一十的說了，又說：咱們子爵家，名譽攸關，鬧出笑話來，到底不好聽！子爵道：可不是！她到底閱歷淺！沒受過經驗！怎麼好呢？緞珠道：我不信身爲貴婦人，便是儻人家調戲，也不許嘖怪！子爵歎了口氣道：咳！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！這小子本來是個糊塗東西，你就是怒罵他，他也還是如此，倘被別的客知道，傳出去當作一件話柄，你想我的臉上攔得住嗎？再者你瞧柔雲姑娘，怎麼沒人加無禮於她呢？緞珠聽子爵說出這樣話，也覺頗有道理，剛纔自己未免是冒失了，這又是自己不及柔雲的地方了。便說：不差！我是太魯莽了！緞珠說過這句話就向自己的屋子裏走，還沒進得房門，衣襟兒已被眼淚溼透一大塊了。可見夫婦之間，不可存一些兒芥蒂之心，即如子爵緞珠兩人，於平時心心相印之中，而今却似隔了一層薄紙

，然而比世間普通愛情薄弱的夫婦，到底還算好得多，其實不過柔雲的權力，一天增長一天，在這一年之中，無論有什麼事，他都爭先主張，常常排斥緞珠的說話，她又能言巧辯，恨不死人都可以說話。緞珠既是個靜好婉淑的女子，那裡是她的對手。這其中還有一件事，柔雲似乎不應插嘴，但是她偏偏也要插嘴，你道是什麼事？便是緞珠要用一個貼身侍婢，她按照英國舊有的風俗，登一個告白在新聞紙上，果然就有許多的人，自願前來服役，有的託了貴夫人的薦書，有的取了舊主人的薦書，一天總有幾十起，這裏頭却有一個人，也沒有貴夫人的薦書，也沒有舊主人的薦書，這人却是父母雙亡，孤露一身，名喚翠兒，也是個好人家出身的女孩子。緞珠見她很可憐的，便動了愛惜之心，當即僱用了，最奇的，這翠兒的身段舉止，和緞珠竟一模一樣，就是黃澄澄的頭髮，也絲毫無二，倘然教她穿了主人的衣服，只要不露面，從背後瞧去，活脫是個緞珠。柔雲一瞧見她，就冷笑道：好一個婢子夫人，你們兩個，恰似一對兒姊妹。也不知道是夫人像婢女？還是婢女像夫人？柔雲這樣奚落緞珠，緞珠却也不在其意。柔雲又道：我瞧這婢女用不得，緞珠道：怎麼說呢？柔雲道：咱們本是貴族家的身分，若叫人家瞧見了，只當夫人和婢女是姊妹行呢！這能使得嗎？緞珠道：我瞧她是個很忠實的人，所以決計用她。就說我和他是姊妹，我也不以為辱！柔雲見緞珠決意要用翠兒心中雖是惱恨，也無可如何。話休煩絮，且說子爵，自從見緞珠三番幾次，在交際社會不大合式，心中實在有些不快，所謂夫婦之間，隔了一層薄紙，這層薄紙，不但破不得，竟要愈結愈厚起來，幸虧在這個當兒，却生出一件事情。那一天，正是天朗氣清的日子，只聽得全村教堂裏的鐘，噹々々敲個不住，這巨達領城所有領地中幾百家人家，家家高懸國旗。以表祝賀之意。那時子爵更是滿面堆着笑

容，非常歡喜，看官你道何事？却是蘭蓀子爵添了個世子。纔滿十八歲的一位絕代緞珠夫人，却做了娘了。子爵瞧這小孩子，和他母親一樣的漂緻，更加可愛，只有那柔雲恨得什麼似的，咬牙切齒，躲在自己房門中。嗚嗚哭個不了，美人兒立刻變了夜叉。他頓足道：咳！咳！根基這樣一立，這可不是不容易剷除了嗎？光陰迅速，已過三朝，那天緞珠便令侍女將子爵喚進來說話，子爵便笑着到緞珠房中來。緞珠見子爵進來！她正抱着小孩子在懷中，把身體起了一起說：子爵，我請你進來，就爲這小孩子身上的事，有所請求於你！原來緞珠自從入了子爵邸後，一年有餘，從來沒有請求子爵的事，如今忽然說出請求的話來，子爵怎不覺得有異，便道：夫人爲着何事？緞珠道：這事要請你先答應了，我纔敢說！子爵道：這又奇了！無論什麼事，一家人總可商量；何必如此吞吐呢？緞珠道：不爲別事，就爲給這小孩子取起一個乳名，我想加入個時字，不知可妥不妥？子爵聽了沉吟不語。緞珠又道：子爵是知道的，我父親名喚時正，我哥哥名喚時介，都有一個時字，所以我這小孩子，無論怎麼樣，這名兒上也想加一個時字。子爵仍不回答。緞珠又說道：可憐我哥哥爲國捐軀，我又是個女孩子，這小孩子名兒上要是加一時字，雖然是個虛名兒，也博我老父一時的歡心，我請子爵進來，便是這個意思！子爵遲延半晌說：夫人有所不知，貴族家小孩取名兒，却和平民不同！緞珠道：現在許多貴族中。名字上有時字的也不少，只要時字外，再配合一個好好的字樣，難道說使不得嗎？子爵這時心中頗不以爲然，因爲貴族題名兒，最喜歡用他祖先最有名譽的舊名字，第二第三排下去，現在要加一個平民外祖的名兒在上頭，恐怕人家笑話，然而又不好十分抵抗，只說這事尙早，日後再說罷！緞珠想小孩子已生了三朝了，怎麼還說尙早呢！莫非子爵有別的心嗎？便說：子爵你的

意思如何？子爵道：剛纔我母親和柔雲也議過，柔雲說，這小兒的容貌，很像咱們家先祖良彥公的遺像，擬把這小孩子喚作良彥，吾母親說這名兒很好，頗有贊成之意。緞珠本來心裏已滿不快，如今聽子爵又如此說，更加不悅，便發恨道：這小孩子難道是柔雲的兒子不成？她爲何這樣費心呢？子爵笑道：這孩子自然不是柔雲的兒子，不過她也是一片好心，爲的貴族家命名，不可造次，請你也要原諒！緞珠道：柔雲她是好心，難道我不是好心？子爵怎麼聽了柔雲的話，排斥我的主張？子爵笑道：夫人你別生氣，你沒有仔細想想，我可有爲難之處，你瞧瞧自己的臉兒，紅得什麼似的，把火都升上來，這又何苦呢！緞珠道：我也不管臉兒紅不紅，只指望你答應了我的話。子爵道：這也值得當件大事！你產後身體要緊，宜自己保重，橫豎小孩子總有個名兒，不教他做無名的人物！子爵帶說帶笑的便出房門去了。你想這位緞珠夫人，無論怎樣好性子，到底心中有些動氣，她想我丈夫不聽妻言，反來去聽旁人之言，然則我說的話，不是倒比了旁人之言見得輕了，這還是個什麼互相敬愛的夫妻呢？因此心中更加鬱鬱。那子爵當時到母親處，便把緞珠剛纔的話說了，他母親還沒及開口，柔雲便道：這斷乎不可！咱們這巨達額族，只有這位良彥公是最著名，難得這小兒的面龐相像，也算有湊巧！況且良彥公當時在議院中，不但是個有名的人，就是在戰場上，也是個有名的人，如何可以把別人的名兒，來亂我的家譜呢？青柳夫人道：不差！你要是把這鄉下律師的名字。加在孩子的身上，可不被人家笑話！子爵因此更加躊躇說：如此緞珠定然心中要不高興。我可如何對待住他呢？柔雲道：這又何難！你說這貴族中第一個長男，總是得父親取名的，那裏有一定要母親取名之例，這是各家的禮節兒，誰也越不得這個禮兒，誰也不可以在裏面作梗！母親道：是啊！蘭兒，你

只管告訴她，小兒之名，已竟喚作良彥了，教她斷了自己那個念頭吧！到了明天，子爵又到了緞珠的房裏來，只見緞珠的容貌，不似昨日的豐腴，臉上透出些青色。但是在她的心裏，以為未必絕望，或者子爵，雖如此說，亦或勝了柔雲，也未可知，不料這一線的希望，竟被子爵斷絕了。子爵道：夫人，你昨天和我說的話。我雖然沒有忘掉，無奈孩子已定了良彥兩字的名了！緞珠心中雖氣；却是不動聲色道：到底你是依着柔雲的話呀！子爵道：也不是光依着柔雲的話，這本是我家家法如此！緞珠道：就是柔雲題的名兒，也不要緊，還這樣替他極力的辯護做什麼呢？既然題了，我還有什麼說法！子爵見了，却也十分過意不去，又道：夫人！這宗題名兒的事情，大家都如此說，我也拗不過衆人，以外你還有什麼心願嗎？緞珠想要是子爵肯聽我言，也早就依我了，這一件小事，尙且辦不到，還說什麼以外的事呢！緞珠低垂着粉頸，連說沒有沒有！緞珠滿想等小孩子行命名禮式的時候，還她父親到子爵家。盤桓幾天，如今第一個心願沒有達到，這事就望肚裏一咽，便不說了。這位緞珠夫人，身體本來是很健全的，自從一入子爵邸，逐漸的瘦起來，何況而今是個產後，不免又着了些氣惱兒，所以就病了起來。到那小兒行命名禮式的時候，她也沒有起床，一則是身體不好，二則因為起先事與心違，越發不高興了。又過了兩天，柔雲來瞧緞珠的病。緞珠雖然心裏不舒服她，外面却還是不露聲色，依舊姊姊長，姊姊短的親熱。暗想無論怎麼，我總是做了這裏的主人，你終越不過我去，就是你題了名兒，總是我的孩子。他這樣一想，氣也平了許多。因此笑着把小孩子抱在手巾道：柔雲姊姊，你瞧瞧這孩子可愛不可愛？柔雲心中想，你狂什麼，這明明是騷我罷了！便冷冷的道：天下的小孩子，都是這麼樣面龐！緞珠道：你瞧瞧兒！柔雲斜睨了一眼，說好好！當初你用那

翠兒的時候，我說這婢女像你，如今這小孩子，倒有些像翠兒，婢似夫人，小主人又像婢女了！綉珠笑道：柔雲姊，今天你說我這小孩子像婢女，我又聽你往日說我這小孩子，像這裏子爵家的先祖良彥公，如此說來，這裏的先祖良彥公，也有些像我那翠兒不成？柔雲倒不隄防綉珠說出這話來，一時却面漲紅雲，說不出什麼來。綉珠又掉轉話頭道：這不過是句笑話兒，其實呢？小孩子的面龐，總有些兒和父母相似，就是性情氣質，也脫不了遺傳。柔雲道：是啊！因為他是子爵家的兒子。種氣到底不凡，所以小孩子們有受父親的氣質的，也有受母親的氣質的，這良彥要是多受父親血脈上的氣質，一定是個好小子！綉珠道：要講氣質，他母親的氣質，也沒有什麼不好，我父親也是一個清白的紳士，柔雲道：自然！就女兒眼光中瞧去，那一個父親，不是個紳士？綉珠道：不但女兒眼光中如此，人家也都如此說，可見我們灑林鄉沒有什麼刻薄酸尖的人兒！柔雲想今天綉珠口齒怎麼也如此靈便來了。奇怪得很了！豈知綉珠本來也是聰明絕頂的人，若講機變靈活，也不讓柔雲，不過生性長厚，不肯把言語刻薄人罷了。那時柔雲又轉口問道：今天蘭哥來過了嗎？綉珠道：他每天早晨，終要來過一回。柔雲道：他每天總約我一同散步，所以我才問一聲兒！綉珠心中一楞，想他爲什麼天天和柔雲散步呢？我因爲一病至今，好久沒有出房門，故沒有知道他們的事。原來如此啊！柔雲見綉珠有不悅之意，她想這一枝毒箭，放得正着，索性在她的傷口中再刺一下，便道不差！這時候想蘭哥又在那裏等我呢？說便匆匆的去了。原來柔雲在子爵家，本已操了一家的實權，如今觀着綉珠抱病不出房門，她便越和子爵接近，每天總要同子爵散步花前林下，凡是子爵的事，她又格外當心，吃的用的，都預備得十分妥當，好似子爵一刻兒不能離開他的一般。她又仗着自小兒就進了子爵邸

，和子爵耳鬢斷癢慣了，人家也不好說什麼，後來就是人家和子爵邸所有往來的書信，也都由她管了，她也不怕煩勞，其餘什麼麻煩的事。她也都願意招攬在自己身上，所以家中人要是有事的時候，索性不問緞珠，直接的去問柔雲。子爵瞧柔雲，如此能幹，心中只暗暗的歎息道：我那緞珠，要是有了柔雲這一般才幹，那不是更好了，可見得婦人家的才幹，也是最要緊的！況且夫婦之間，古人說的，好似一盃純粹的牛乳，攪不得一點水兒，現在那柔雲百計的攪水在裏頭，非但使牛乳味淡，而且還加上許多毒質，這才是冤家不聚頭了，從此後子爵邸好似萬里晴空，忽然起了一片薄雲，愈積愈厚。不久的就要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界了。却說自從良彥生了雙滿月之後，緞珠的病也漸漸的好了，但是起牀以來，臨鏡自照，却和以前大不相同，容光憔悴，血色不華，又覺得抑鬱無聊，幸虧有個小孩子，逗引他頑笑跳躍，聊破寂寞。做書的行文，有似大海波瀾，前浪去了，後浪便又重複的擁上，如今又要提起一端，所以便是緞珠要進京朝見君主的事了，原來英國的貴族，時時可以朝見君主，緞珠雖然結婚有一年多了，却還沒有入過朝，當此天氣清明，病也好了，就趕緊預備朝見英后的事，一切事預備妥當之後，一家兒便都來到倫敦。倫敦是英國最著名繁華熱鬧的地方，子爵來到這裏，一天到晚，家家開宴，處處招飲，都有夫人相隨，在這遠遊客况裏，他也甚是舒暢。那時倫敦許多貴人紳士，都知道巨達蘭孫子爵娶了個絕色的夫人。大家都想望一望顏色，所以更弄得成日價沒有空兒，你想緞珠慣住鄉村，如何周旋得來。在她起初本要帶着良彥一同到這裏來，經不得青柳夫人和柔雲都不願意，說：小孩子在家何必帶他到熱鬧地方去，家裏橫豎有乳母，空氣也比倫敦好些，還是在家裏罷。緞珠一個人拗她們不過。所以她此次是拋了良彥來到倫敦的，這裏也有她家的

別邸，在別邸住了幾天，擇定日子便要朝見這位大英國福德魏魏的維多利亞君主，此番朝見，却有柔雲伴着綉珠，子爵一則要顯他夫人的美麗，二則以為綉珠的榮譽，也就是自己的榮譽，所以極力的裝飾他夫人，一切衣服首飾，不惜資本，總要倫敦天字第一號的東西，裙幅拖地，足有好幾十尺長，頭上戴了頂夜光珠金剛鑽燦爛的花冠，你想解林鄉一個村娃，如今做了子爵夫人，花冠燦爛，舞衣蹁躚，在世俗的眼光中，總算綉珠享盡人間之福了。但是他還是鬱鬱不樂，也就是人各有志，貴賤窮通勉強不來的道理，他因為一切不懂，只得請教柔雲，柔雲更搬出架子來，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的挑撥，又說要是在皇宮中少有失禮，不但是一輩子的話柄，連青史上也要沒有光輝了！如此的恐嚇，把個綉珠嚇得縮成一團。子爵瞧那綉珠十分畏縮，心裏越發想綉珠的才幹，不及柔雲得多。這個念頭漸漸的在子爵心中生了根子。到了臨上朝那一天的早晨，先演習起來，綉珠戴上花冠，心裏却好似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怎麼樣纔合儀注。子爵立在傍邊，也替他捏一把汗，剛巧柔雲過來說道：「娘子在家裏是插慣野花，沒有戴過花冠的，我先演習給你瞧，也不等綉珠答話，遽然在綉珠頭上脫下花冠，戴在自己頭上，昂起頭引直身體，一手拽起了裙子，在室中唵喇唵喇的走了幾個來回。子爵道，對了！對了！是要這樣子纔對！柔雲一面走着。子爵一面喝采，待那柔雲走了，子爵便向綉珠道：柔雲的樣子很好；你何不跟着柔雲學習學習。這句讚美話自從子爵到倫敦來後，已經說過三四回了，綉珠往日除了諾諾答應之外，再也不說什麼，今天又聽了這句話，有些却再也熬不住了，便道：「都是柔雲好，何不就教柔雲替了我，就完了事了！」子爵見綉珠發出怒來，連忙陪笑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！柔雲有柔雲的長處，夫人有夫人的長處，這事如何替得來！說着便輕輕的向綉珠額上接

了個吻，緜珠也就押下話頭再也不說什麼。到了上朝的時候，緜珠將花冠雲衣打扮好了，一同柔雲先到在廟房裏面，今天引領緜珠，進謁女皇陛下的人，是喚做呂岸侯爵夫人，要算倫敦第一流的交際家，緜珠一見這位夫人，不覺暗暗吃驚，原來這位呂岸夫人，年紀約在花甲之外。還是花團錦簇，裝飾得像十六七歲的女郎一般，頰上的皺紋裏塗滿了脂粉，一個血氣既枯的人，抵死要裝扮出這個樣子，只好借重胭脂出色罷了，所以緜珠見了她，幾乎要笑出來。暗想即此一端，足見交際社會中，純是講的虛偽之氣，何怪我的眼睛。瞧不慣她們呢？到底王宮之中，覺得處處有莊重華嚴之象，緜珠也十分謹慎。呂岸夫人把她們倆人，引領到一個大廣廈中，滿場綺羅，耀得人眼睛都花了，一層層繡采輝煌，寶光閃爍，人影動搖。緜珠是個病後之軀，經不得在這裏一蒸，幾乎要暈，便低垂粉頸，站在那裏。只聽旁邊幾個紳士道：那一位是巨達籟子爵夫人？一個道：立在呂岸夫人身旁的，想就是了。一個道：那一位低著頭的，恐怕就是！那旁邊還有位穿桃紅色衣服的，不知是誰？一個道：不差！昨天我見她同子爵在那裏買物，子爵同他很重要的。這幾位紳士在那裏講話，却聲聲句句，都吹入緜珠之耳，緜珠心中更覺得似亂絲一般。少時、驀聽得裏面一聲召見，呂岸夫人便帶引了緜珠柔雲進去，一路上還關照他當心，怕她們倆個，失了儀制。這時一路進去，滿場中好似受了什麼電氣的波動，大家附耳低聲，指手畫腳的說道：誰！誰！這位美人兒是誰！有的道：二十年來進宮謁見，久已沒有這樣的美人了；有的道：怎麼平日裡大家沒有知道？一般衆人都在那裏切切私語，緜珠也沒有聽得的。到了御前，呂岸夫人恭恭敬敬把緜珠和柔雲的名字報上。緜珠不敢抬頭，眼對著鼻子，天顏咫尺，惟恐越禮。那柔雲却滿面推笑，瞻仰御顏，顯得有敬愛君上之心。好個維多利亞陛下，

用左右兩手攙起她們倆個人，朗吐玉音說：我這兩個可愛的兒，願你們年年進見，以見你們忠良之心！這時兩人都半跪了，捧著陛下的手接吻。英國女皇，正待她們的答詞。緞珠還沒有開口，柔雲搶著先說道：深沐陛下雨露之恩，臣妾等不勝感激屏營之至！這兩句自然是說得很得體，要講心中敬愛陛下，緞珠倒也出於至誠，若講今天儀式上的話，可是又被柔雲占了優勝了。她雖然不知道女皇心裏嘉許那一個，但是柔雲今天可是十分得意，緞珠可是十分失意，她以為自己此次又是不合儀節。所以下了朝，不但怕見呂岸夫人，並且怕見柔雲，嚇得頭都不敢抬起來。柔雲心中暗暗歡喜，便道：嫂子！你今天一句話沒說，未免有些不敬！又向著呂岸夫人道：夫人！今天陛下的御容，可有些不好看嗎？呂岸夫人道：這也未必一年裏頭，進謁陛下的，也有好幾百人兒，陛下都初不在意，亦或過後下一正確的批評，曾記得前年有一位大家的姑娘們，見了陛下，捧住了陛下的手，放聲大哭，陛下也不嗔怪她。當時也是我引見的，我倒替她捏了一把汗。過後陛下却和我說：這個女子，感激涕零，將來必為忠臣之母！你們想想，陛下可算不得一個寬宏大度的君主嗎？這幾句話，柔雲聽了，頭上好似澆了一桶冷水，她心中著實的不平。回到家裏，便把今天朝見的事，抑人揚己，加些兒作料，告訴子爵。在緞珠呢，自己也覺得今天太拘束。自想我本是個鄉下人，如何教我鬧什麼召對稱旨的把戲兒呢！所以她回到別邸一直走到自己的屋子去換衣裳。緞珠身旁的婢女翠兒，是最知道主人性情的，瞧他這樣子，想是今天又吃了別人的虧了，也不問她，只送了一杯茶上來。緞珠換好了衣服，走到外面，只日子爵已歸，緞珠帶著笑說道：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子爵不語，却見子爵臉上好似罩了一重嚴霜，換出很重厲的樣子。緞珠想是丈夫又先入了柔雲之言，知道自己在宮中失了儀禮，使也

默然不語。又想自從和子爵結婚以後，子爵從沒有顯出這個臉兒，因此心中實在覺着不安。夫婦倆人，木羅漢一般，相對約過有十五分鐘的工夫。子爵說道：「今天晚上，又是密爾森夫人家開夜會了，母親和柔雲都去，你怎麼樣？」緞珠想丈夫不說我該同去，不該同去，但問我怎麼樣，這是分明不願意我去，分明是教我別去，他既不願意我去，我不去也就是了，答道：「今天晚上我的身子狼疲倦，我昇不去的了。」這青柳夫人和柔雲已走到門外。子爵答應了一聲好！便反身出來，和母親柔雲坐了一部馬車，揚揚去了。這時屋中只賸了緞珠一人，悄立空庭，支頤獨坐了一會兒。只覺得丈夫之心，大非昔比，因為少年夫婦，都在你憐我愛之中。忽有些兒不稱意，勢必覺着難過，猛可又給她這一個淒涼境界，教她如何受得起呢？所以緞珠夫人，在這靜境中百般的悲感，覺得這世界中只有她一人，對此茫茫單獨與憂切了。再想今天要是良彥在這裏，有我的嬌兒，還可以少慰寂寞。不然，設使在老父膝下也可以尋出些天倫樂事。咳！回想在我出閨的日子，老父含淚相送，本來父女倆人，相依為命。如今老父在家，孤另另只是一人，怎知道女兒也陷入這個淒涼境界裏面呢？你瞧這天邊一輪明月，照到我的家鄉，照到他的老父所在，論不定我那白髮蕭蕭的老父，還在那裏掛念着這個不懂事的女兒咧，還記得臨行之日，老父又說我到在丈夫家如不稱心儘可回來，這句話，莫非成了事前一句讖語了？真是以後的身世，不知怎麼樣的度過呢！看官們須知禮無不答，子爵今天出去赴宴，明天出去赴宴，難道白吃人家幾頓便算了事不成？所以他也要擇定個日子，要開一個大宴會，以備答席。但是當這位主人的，沒有第二人，只有巨達賴子爵夫人，是個正主兒，可憐這位緞珠，聽了人家開宴便頭痛，何況是自己家裏開大宴會呢？一切事情兒都不懂，要去問問那柔雲罷？她又是個刁鑽

促狹的女子，便是知道，她也不肯說，否則便給你一個上當。綉珠沒法，只得去問子爵，但是子爵在高興的時候，便告訴她一二，及至問得厭煩了，毛頭觸火的說道：「既爲貴婦人，怎麼連個開夜會也不知道？我是個男子家，那裡一一都能給你安排，綉珠道：「阿呀！人家可以說這話，子爵怎麼也說這話？難道你沒知道我不是貴族出身，故意的嘔我嗎？況且我不問子爵問誰？既然這樣！早早送我回去，我就不管此事了！」子爵賭氣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又是我的不是了；兩口兒正在反目，幸虧他母親來了，到底老年紀的人，還有些兒識見，知道事之輕重，心想別爲了一些兒小事，教他們小夫妻鬧什麼意見兒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別爲了開夜會的事爭論，媳婦她不明白這事兒，也不能怪她，不必爭論了，這一遭兒，我來招呼預備罷；自此後，這宴會的事，都由青柳夫人主持，她又請個幫手，不用說自然是柔雲了。但是表面上總要用綉珠的名義，因此青柳夫人也不和她商量，只和柔雲把請帖發出去，一切都預備妥當，只等那一天開會。綉珠倒也很爲安心，誰知事不湊巧，到了臨開會的前一天，綉珠却又病了，大家說這可不行，如今請帖都發了出去，明天單單主人沒有，這可不是個笑話嗎？綉珠沒法兒，只得說道：「也罷！我便力疾從公是了！到了開會的時候，還是撐着主人家的門面，只是有些兒無精打彩。然而那天的許多客中，大半都知道綉珠是個掛名的主人，一切都不是她所預備的。又加着她出身寒微，都有些瞧不起她，這一夜綉珠帶着病出來敷衍，在會場裏電燈光中蒸了半天，身體早吃不住了。便抽空兒到外面迴廊下休息一陣子，覺得稍爲涼快些兒。只聽得那邊唵唧唧，有人講話之聲，綉珠仔細一瞧，原來有兩位貴婦人，剛剛跳舞方畢，一面借着窗外涼風，吹她們身上的香汗，一面還在那裏議論人家的事情，從來婦人交際場中，有一個癖性，就是喜歡挑人家的小眼

兒，這也是千篇一律的。倘然這人容顏比她好，必愈加一個妒忌之心，所以只聽得一個人說道：今天的宴會，大家都說這主人家，不過掛個名兒罷了，瞧起來倒有些原因呢？一個人道：本來她是桐鄉下律師的女兒，懂得什麼！一個道：這子爵怎麼娶得這樣一位夫人，倒也別緻！一個道：大概是心醉其色，一時被她迷昏了！這幾句背後的談論，在近來交際社會中，很不足為怪，聽得也只好付之一笑罷了。偏這位紐珠夫人，是個實心人，只因病身子吃不住屋子裏的熱氣，在此略吸空氣，偏偏無意中，又聽了這段刺心的話。不由得一時氣憤起來，便三腳兩步，自己也不知道往那裏走好，直奔餐室而來，誰知疊連幾個頭眩，身體便立不住了，立刻暈了過去，可憐今天子爵請了許多的客人，在這高棚滿座的當兒，卻不想子爵夫人，鬧出這個把戲，這可不是當場出彩嗎？這天一夜的宴會，出了這個亂子，自然不歡而散。話休煩絮，要講紐珠夫人入了子爵邸，如何失敗，如何被她們欺負，做書的不能給她排行做日記，只好舉一反三，教看官們自己悟會罷了。有事日長，無事日短。光陰一瞥，逝如流水，不知不覺中又是一年了。如今且說意大利國有個扶露蓮府，這扶露蓮府。四面都是山，在這山半腰之間，却有個閑靜的別莊，前控亞爾那河，山色波光，時射到人家眼簾中去，後枕山麓，圍着一帶森林，這個別莊。也算扶露蓮府勝景之一，風景畫咧，明信片咧，都有這地方的寫真。那一天，天氣晴明，這別莊裏有一位美人兒，憑樓遠眺，好似等着人的樣子，眉峯雙蹙，面有重憂，微微的歎氣道：良彥怎麼這時候還不來，別是柔雲又攜往別處去了嗎？看官們，大概也知道這位美人，定是紐珠無疑了。如今良彥已經六歲，身體發育，瞧去差不多有七八歲的樣子，自從紐珠開夜會暈倒在客堂中，已經過了一年，她再到倫敦，人家愈加瞧不起她，以為這個鄉下人家姑娘，怎

麼難在咱們貴婦人社會裡。所以綉珠每到倫敦一次，和子爵的感情，便壞一回，綉珠夫人也使病一回，那柔雲更是得意一回。只是盛年難再，未免有蹉跎之歎，這年子爵等一家人，又到意大利去遊玩，那良彥到處健跳，綉珠正在長吁短嘆的時候。良彥却在橙花之中，跳了出來，手裏還持了一根短棒。綉珠一見，滿面堆笑，呼一聲良兒！自己便降階抱了他起來，撫着他的頭面，抱了半晌，忽見良彥的眼睛旁，腫起了一搭兒。說道：兒啊！你怎麼眼睛腫起來了，良彥把頭藏起來，不許給他母親瞧：說沒什麼！是和鄉鄰人家小孩子相打出來的？綉珠道：好險啊！你怎麼不告訴母親！良彥道：媽媽！我昨天在門前頑耍，那鄉家小孩子，打了我就逃，所以今天我追着他，和他決鬪！綉珠道：咳嗽！小孩子家，怎麼可以如此！便是大人，也可以動輒和人家相打！良彥點點頭道：我打了他背心一拳。他打在我臉上。這眼睛就腫了！綉珠道：可不是！你要打他，反吃了虧了，以後不可和人家吵鬧！良彥道：難道吃了人家虧，便算了！那可不被人家恥笑嗎？不然？怎麼大人也有決鬪的事呢？綉珠道：兒啊！你還是小孩子，比不得大人，別和人家吵鬧，你要是被人家打破了頭，你媽媽心裏可實是受不得！說到此時，子爵道：柔雲來了！柔雲進來道，嫂子方才所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，貴族家的小兒第一要有堅強不屈之操，不能教他做個無勇氣的男子！便向良彥道：良彥咱們不是平民之家，歷代都是勇士，你要學他們的樣子！別墮了自己的志氣！良彥道：我那祖先，也和人家相打嗎？柔雲道：可不是，爲了自己的名譽，便是被人家打死，也不要緊！良彥捧了他母親的手道：我要是如此！我媽媽那可不要哭死了？柔雲暗暗想這小東西，倒可惡！便向子爵道：蘭哥，咱們家的孩兒，教育是最要緊的！須要有天然的勇氣，才見出這巨達籍家，代出英雄，怎能教那小孩子和女

子一般的柔弱呢？子爵也不答言，便在緞珠身上抱過良彥來，立在自己的膝前，撫摩他的頭髮。緞珠道：我何曾要他柔弱和女人一般，不過一個人，總企望做個善人，存心忠厚些纔好。柔雲道：什麼喚做忠厚？什麼喚做善人？忠厚者無用之別名！說着，瞧了瞧子爵，又道：貴族最要緊者，第一是名譽，所以教育孩子，也須要注重名譽的教育！緞珠道：柔雲姊這話，倒也說得好笑，我企望這孩子做個好人，難道有什麼不名譽嗎？一個人除了勸善之外。還有什麼名譽，我正是爲名譽計呢！柔雲道：一個人被人家打了，却不回手，這可算得名譽嗎？咱們巨額達家，都出的是勇士，要是這種人，子爵家的門風，也就要隨之掃地了！說着，又向子爵道：蘭哥！我勸你選一個英國最嚴重的學校，把良彥送進去，否則、在家裏，保不住把小孩子就要慣壞了！柔雲說的這話，就是暗暗裏教子爵知道緞珠的不中用啊。子爵道：這個自然！不是英國第一流的學堂，我也不教他上學，說時又搗了良彥的手道：我和你到外邊走走去罷？柔雲見子爵走了，也跟了出來。緞珠見了，又氣又恨，她想我的兒子，怎麼要他們作主，難道我自己還不能教育自己的兒子嗎？一回兒，又想起當初生這良彥的時候，爲了給小孩子取名兒，子爵也聽了柔雲之言，如今我要定教育孩兒的方針。她又要在這裏橫搗鎗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緞珠正在那裏出神，人報春海夫人來了。你道這位春海夫人是誰？也是意大利一位貴族夫人，此人比緞珠年紀約略大兩三歲，却也是丰姿絕世，而且活潑和藹，和緞珠恰巧立於反對之地位，不想這位夫人，一見緞珠，十分親熱，這不是陰陽也有調和的日子嗎？沒有事兒，也便常常到緞珠這邊來談談，今天她來尋緞珠却是爲的她家裏要開個大夜會，餘興裏面，有來賓演新劇一節，大概是一班紳士貴婦人出來客串的。緞珠和柔雲，都算一個名角，子爵亦在其內。但是春海

夫人和子爵及柔雲，已經說了，他們也都允許，單有緞珠，未經承諾，所以特地親身前來，和緞珠說，緞珠。雖然近來在交際社會上，熟練了許多，無奈她的性情，本不相近，便道：我做這事，不大在行，可要免了我吧？春海夫人道：緞珠夫人。我有一句話，一向要和你說，我瞧你近來事事退居人後，是個什麼緣故呢？緞珠道：這也是一個人的性情，不願意和人家爭天奪地，無可如何罷了！春海夫人道：此話本不該我說，因為我素來和你說得來，却當你似自己妹子一般看待，想你是這一家的主人，如何事事退縮，倒讓那柔雲在這種耀武揚威，喧賓奪主呢？就是子爵，因為你不管，所以凡有什麼事，都和柔雲商略，世上有這等事嗎？要是換了我，怎肯和他們干休！偏你有這好性子，耐得住，我一個局外人在傍邊瞧了，還免不了動氣，你倒沒有一毫忿恨之色！譬如國家，也有主權，你怎麼如此的放棄呢？緞珠道：大概我這放棄主權的原因殊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春海夫人道：可又來呢？因為主權已經放棄了，便一任他放棄，勢必不到國破家亡不止了，但是要知主權已經喪失？趕緊收回，還有補救之一日，因為你一切都不管，子爵自然去問柔雲，柔雲自然色色要僭過於你。否則你要事事有決斷力，說得到，做得到，你本來是子爵家的夫人，她算得什麼！如何拗得過你來！況且男子家的心腸，是容易變換的，三言兩語就能夠回轉，只要接連着進行，固有的主權就可以收拾回來了！緞珠道：當真嗎？春海夫人笑道：我為甚的哄你！只要你自己心志堅牢，別不高興，別充那與世無爭，高尚之士。別要半途而廢那就好了？緞珠點點頭兒，春海夫人又道：我傳授了你這個心法，到那天開會的時候再不可不去的了！緞珠道：准去！准去！及到在開預備會的那天，子爵和柔雲說道：咱們今天去赴春海夫人的預備會，怎樣的去法？子爵只這樣囑柔雲，不問緞珠，可知是向來

問慣了柔雲。柔雲道：今夜月色甚佳，咱們從耶爾河沿隄，一路步月到她家不好嗎？緜珠插嘴道：不行這地方太遠，咱們還是坐了馬車去！原來緜珠自從良彥題名以後。久已沒有說出這樣自出主意的話，子爵一聽，十分納罕，便道：不差！不差！坐了馬車去好！便呼僕人預備馬車，緜珠暗暗好笑，想春海夫人的話，果然有些兒效驗了，心中暗暗得意。有得意的人，可知就有失意的人，今天柔雲要算是敗北了，便隱隱惹起復讎之意，蟠據在心裏頭。緜珠往次到人家赴會的時候，那是因爲心裏不起大勁，所以一切裝飾，也就隨隨便便，今天心中一高興，便在服裝上也稍爲注意，衣裳插帶，都選最精最好的。臨行之前，還在鏡子裡照了好幾遍，隱隱有壓倒柔雲之心。這時緜珠有說有笑。好像另變換了一個人，到在馬車中，子爵也常和緜珠說話，緜珠也發出許多議論，把個柔雲却冷淡在一邊。原來今天春海夫人家開這個預備會，便是要把那大夜會演劇的角色配齊，誰扮演什麼人，也要等各人自己承認才可。春海夫人外面交際最廣，約定出席的，有十餘人，都是貴人紳士，見了緜珠，那一個不敬重，都以爲這個絕世美人，加入這演劇隊裏，一定有好戲可看呢！子爵以爲緜珠今天未必答應，所以屢屢把眼睛瞞着她，誰知緜珠並不回絕。那時大家便選擇數套有名的劇。柔雲都不愜意，末後還是春海夫人提出一齣名劇來，喚做。「羅綺怨。」是英王顯理時候的故事。原來英王顯理當日除了女皇愛理亞之外，另有所眷，這所眷的，便是羅絲文美人。有一天彼此密約，和英王相會之際，恰巧被女皇闖將進來，拔出寶劍，要殺死這美人，英王顯理把御袖遮護那美人，就是這一段故事。沒及大家說定，柔雲倒先贊成了，她說既然如此，我便扮演做女皇，她以爲女皇。是英王的情婦，身分又比緜珠高了，只是這英王還沒有定，但瞧這大勢，不用說自然是蘭孫子爵了，在子爵方

面，也是贊成。只不知夫人心中如何，所以只把眼睛瞧著夫人，要聽她的命令發落。這時緞珠却沒有羞澀之態，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扮演羅絲文美人，這個角色，也難派別人，況且那女子是英王一個真心摯愛的人！大家把緞珠這句話回味一想，都明白她的用意，所以不約而同的都向着他們夫婦兩人一笑。子爵也覺得他夫人詞令入妙，在交際社會上，這是第一回呢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只把個柔雲恨得牙根癢癢的，她想我選取了女皇。教她做羅絲文分明是要她下不過去的意思。誰知緞珠今天伶牙俐齒，居然子爵夫人的身分擺出來了，而且非常得體，處處要壓倒我，這倒出於意外呢！這時柔雲的心中，真個比了愛理亞要殺死羅絲文的心，還要加毒些個，談話會開畢，大家便散步春海夫人的庭院中，却也有花木園林之勝，大家到一個小亭子裏，安排茗果，預備賞月，還有某夫人的音權獨奏，緞珠也在這裏頭，有說有笑，那柔雲却故意落後，一個人款步花徑之中，見子爵來了，她便立在那裡，待子爵講話。子爵見了她便走過來道：「怎麼柔雲，一個人在這裡？我尋了你好幾時，誰知你却在這裡！」柔雲道：「大家都理我，今天連你也有含怒之意，我不知那地方得罪了人！」子爵笑道：「我什麼時候含怒？這可不是個笑話嗎！」柔雲道：「怒是該怒，只是這事却不干我事。」蘭哥怎麼連我也恨起來了！」子爵道：「柔雲妹說的話，益發令我不明白了？怎麼一回兒怪我怒，一回兒又說怒是該怒呢？」柔雲道：「你難道真個不明白嗎？」子爵道：「委實不知！」柔雲道：「既然不知，我也不必說了！」子爵道：「倒底怎麼一回事？我好不明白！」柔雲道：「我瞧見人家交頭接耳，我在傍邊留心細察，原來她們都在講你！」子爵跳起來道：「講我什麼事？講我什麼事？」柔雲道：「我不說了！恐怕又惹得你和嫂子拌嘴，好似我搬弄是非！」子爵道：「我不怪她，你說！你說！你說！」柔雲掣出不得已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其實呢？嫂子不該和

人家說這個話！她說蘭哥近來和她的愛情日薄，所以借這劇中人物，也足以打動丈夫的心，你想這些什麼話！所以她們見了你，背後都暗暗的好笑，原來子爵平生最恨有人背後笑話他，所以這一天回去了，對着級珠。就沒有好嘴臉，心中頗怪級珠不該如此。級珠胸中雪亮，知道子爵又聽了柔雲什麼媒孽之言了。這幾年來級珠很有經驗，母親有母親說話，柔雲有柔雲的說話。一聽一瞧便能明白。級珠今天一瞧子爵的神氣，心中不高興，想我和她鬪什麼呢！一回兒又想起了春海夫人勸厲的話，她教我別充什麼高尚之士，只要自己握定主意纔好，我難道果然不出她所料，就此罷了不成！因此便勉強着鼓一鼓氣。春海夫人的夜會，轉瞬即臨，級珠沒法兒，也把演劇的旨趣研究研究。到了那天，柔雲以爲級珠那裡懂得這些事，一定又有新鮮笑話兒來了，自己便在衣飾上着實的講究，種種裝飾品，都是第一等的華美。惟有級珠身邊的翠兒，攬撥主人說：今天的夜會，各位夫人小姐們，都是華裝，夫人倒不如淡妝素服，越顯得雅致。級珠也深以爲然，所以衣裙一色都是淡月色的，一切平常金鑽珠寶，都屏而不御，只選一件最高貴最珍重的東西用了。看官們可要知道人們的眼睛，最是奇怪，在這花團錦簇珠光寶氣之中，忽然有個高澹雅素的人兒，一定要惹起人們眼睛的注意。這時柔雲打扮得似錦雞一般，那級珠卻似一隻白鶴，縞袂玄裳。在這許多人中，可不算得一個鶴立雞羣嗎？柔雲瞧見了，不免倒抽一口子氣，想今天要和他競爭，又是站在失敗的地位了，所以今天這個會場裏，要講華麗。一個勝似一個，要講雅淡素潔？全會場除了級珠到沒有第二個呢。况且把自己的全身裝束，和級珠比較起來，只她頭上一粒夜光珠，就比自己全身的裝飾。也值過三四倍呢，因想子爵夫人，倒底有子爵夫人的身分，平民人家，究竟是個平民，不然今天許多賓客，怎麼不和我周旋

，却都和緞珠去周旋呢？再想今天演劇，我是有經驗的，那緞珠是第一回。她是沒有學過這事。我怎麼不佔得優勝呢？誰知一開演，大家都贊緞珠好，拍手之聲，不絕於耳，緞珠又做得情致纏綿，鬚髯一個千古美人羅絲文突現於眼前。柔雲見緞珠做得非常優美，心裡更不舒服，恨不得把個假羅絲文一劍殺死台上，因此把那女皇媵之心。曲曲的傳出。故許多的賓客，愈加喝采之聲不絕。這劇演畢後，柔雲聽得人家讚著自己，非常得意，又聽得讚著緞珠，心中便不高興，這時大家都來和她們周旋。今天來客之中，有一位大家尊敬的某貴人，這位貴人，瞧了今夜的演劇，十分歡喜，便來竭力敷衍說！是禮拜三那天，我擬約四五個友人，到這裏去尋訪古跡，我還想約巨達籟子爵，並且請子爵夫人，和柔雲姑娘同行，想子爵那天一定有工夫前去的？緞珠還沒有答應，柔雲却先應承道：我想子爵一定是喜歡而又贊成的！到了那天，咱們一定前來奉陪！緞珠在平常日子，便不開口，今天却不知不覺的熬不住了。也道：這事本來很好！無奈子爵昨天，已約定春海家賢伉儷，在禮拜三去逛那耶爾河呢。柔雲聽了。想她分明是因爲我剛纔先答應了，她故意的反對，要教人下不去真是可惡的很！便道：願！只恐未必罷？怎麼我倒沒有聽得預先他有這個約呢？緞珠想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笑着說道：恐怕子爵和人家所有的約，未必一一都告訴柔雲罷？這幾句話緞珠非常說得痛快，本來子爵夫人自有她的一切權利，柔雲算是個什麼人！不過子爵家一個寄養的親戚，本應該自己知道些分際。却在家主人之前，貴客之傍，橫斷截取主人家的答話，這也要算得無禮了，那位貴人本來心中有些詫異，如今聽緞珠說這兩句話，不覺暗暗佩服，到底子爵夫人，說話直捷了當，一面便恭恭敬敬的說道：不差！不差！這是要問夫人的，既然那天沒有空兒，咱們便延長幾天，只聽夫人的吩咐便

了，本來這事隨便，那時都可以去的！緞珠道：請改擇一個日子我再通告。子爵奉陪那貴人便鞠了一個躬的去了。今天這一席話，却把柔雲恨得咬牙切齒，想早知如此，恨不當。初演劇時把緞珠用劍斬爲兩斷方消我心頭之恨，便道妙子，你今天豈有此理！你是個貴族夫人，如何開口便得罪人，他好意約咱們同去，咱們倒拒絕他，這是那裏說起呢？說罷，面鐵青青的便先自去了。緞珠暗想她這一去，大半又向我丈夫去進讒言了，但是無論怎麼樣，現在到底心中一快。放下緞珠不講，再說柔雲走到外面，見了子爵道：蘭哥你來，我有話和你講！便把子爵的手一攙，直攙到那邊一個花房裡去，要運轉她三寸的毒舌，她起先便裝出悲愁的態度，子爵自然問她道：爲什麼今天柔雲這樣不高興呢！她說：這些事不用說了！說了徒傷大家的感情！子爵道：但說何妨，何必如此吞吐？柔雲道：我要不說呢？或者在別人口裏，傳到蘭哥的耳中，蘭哥倒要噴怪我！要是說了呢？人家說我是離間人的夫婦，我這罪名却當不起咧！柔雲一路騰挪，子爵可等不及了，便道：柔雲妹，你不用說，我可知道了！一定是我妻又衝撞了你！柔雲道：我算得個什麼人！便是嫂子衝撞了我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，大概嫂子心中，每有不快意事，她一開口。便要討厭人家，我本來是個生小孤露之人，在子爵邸，只好譬如鞋頭一堆泥，受了姑母的大恩，撫養我到這麼大，感恩尙且感不迭，還有什麼說的，我也幾番要自己出去謀生，都被姑母阻住，早知道嫂子討厭我，妒忌我，我早就去了！子爵聽了，心中似烈火一般，眉間的筋，一齊都漲起來了，說道：噫！緞珠討厭你，妒忌你，却是因爲甚麼呢？柔雲道：爲甚要妒忌我？這是嫂子心中的事，我如何能知道呢？停了一會兒。柔雲又道：若在尋常日子，她便是怎樣的奚落我，我也當不得嫂子的真，一個人胸中不舒服了，沒好氣，借人家發洩，也

是有的！只是當着貴人之前，教人下不過去，這却有些兒難受！我就是不爲自己打算，爲嫂子計，當着貴客之前，顯出媚嫉的聲音言貌，可不是被人家拔爲口實，要再裝點出來，不是成爲笑話兒了嗎？子爵聽了，恨得躲脚歎氣道：我早就知道她，總要鬧出笑話來，到底今天怎麼一回事呢？柔雲道：來客之中，有一位貴人，他說禮拜三，要約了巨達籟子爵，去逛古城，她和我說，我又不知道蘭哥已先有了約，便答應了他，那時嫂子面鐵青青的走來說：誰教你答應了！子爵那日沒有空兒，我道：我怎麼沒有聽蘭哥說呢？她道：子爵的事，未必都一一告訴你呢！那客一場掃興，便訕訕的走開了，那時我臉上火一般熱，也不知道攔向那裏去好！其實嫂子是子爵夫人。在交際社會上，身分最高，何苦的和身分低賤的人過不去呢？子爵聽了這一番話，便道：我妻原來有這嫉妒之意在心裏，這倒出人意外，待我細細的問她，往後有什麼事，柔雲妹儘管告訴我，大家說明白了，還有疏解之法，要是藏在胸中，反而發生誤會。更不好了！這時子爵一面安慰柔雲，却一面捺着一肚子的氣。到那跳舞室裡，尋着靚珠，引她到花房裏來，子爵說：我有話問你，請你把良心掣出來說，靚珠知道子爵又上了柔雲的電氣了，便道：這話倒好笑！我那一時和你說了沒良心的話來？子爵道：你可知道外面有許多人，都在講論你，都說你對待柔雲，非常的嫉妒嗎？靚珠道：是啊！子爵放出狠嚴重的聲音道：到底你心中有嫉妒之意沒有？怎麼是啊的說呢？靚珠的聲音也有些氣得震顫了，答道：若說柔雲妹，我何嘗有嫉妒她的意思，不過她一味奪我的權柄，家中之事，好似我做不得主，都要去請問她，因爲我不喜和人爭執，髮髻這裏沒有我的地位？就是剛纔的話，也是我應該說的，難道又得罪了她不成？子爵道：如此說來，可不就是一個嫉妒之心嗎？你是一家的主人，自然事事都該你管，

也是你放棄了，人家纔代你辦的，誰知代了你，你反嫉妒人家，而且在這個大宴會的地方，教人家背後談論，不知道的，還說我和柔雲有什麼曖昧情事，萬一有外人裝點出來，醜聞四佈，這可算那一回的事呢？級珠想。這全是柔雲的毒舌迷惑我夫，一時之間，那裏說得清楚，便道：如此說來，你今日這一腔怒氣，都是爲着我，我也自己知罪，只是當初咱們未結婚之前？我原說了好幾遍，門第不相當，恐怕有累勳爵家的盛望，過蒙子爵不棄，訂了這婚約，如今兒子已經這般大了，只好請子爵擔待些我能！子爵道：不是這般說，一個人嫉妒之心，是不可有的，此刻既然沸沸揚揚的傳說，不能不想個善後之策，既是你們兩人不和，過幾天我想把柔雲打發回英國去。不過她是自小兒就養育在咱們家裏的，此刻爲了受人嫉妒回去了，也有些兒說不過呢！說罷子爵出了花房。這時級珠只氣得說不出話來，眼看着子爵忿忿的去了，便坐在花房裏癡癡的出神，經了一點鐘光景，只聽得花房裏那一邊有人說話之聲，一個却不知是誰。一個確是柔雲的聲音，一個道：這位子爵夫人，可也要算活潑的了，今天你瞧她事事爭先，和你所說的大不相同！柔雲道：她也不過向人說幾句無禮話，自以爲得意罷了，究竟沒有什麼榮耀！一個道：她也未必有此心？柔雲道：你們還沒知道呢。到底小家子，總有小家子的脾氣，她怎麼配得做子爵夫人！沒一處不鬧幾回兒笑話！被人家都講盡了！一個道：子爵怎麼樣？柔雲道：子爵也沒法兒，打落了牙齒，只好望自己肚子裏嚥，還有什麼說的！一個道：子爵既然心中討厭，怎麼不離婚？柔雲道：說得好容易！平民人家，兩口子不對，今天反目明天便離婚了，一個個貴族，那裏能這樣的輕易，況且離婚大概是由女人方面要求，要是我和我的氣質，受了人家的厭棄，早就走了，她那裏肯便行，可見各有各的身分！一個道：如你這樣說，怎麼是個了結

呢，柔雲道：我聽得我姑母說，沒有第二個法子，只有等她死，她死了，子爵纔得自由呢！一個道：豈有此理！怎麼咒盼她死，這話太罪過了！咱們出去罷，緞珠聽得這番話。覺得耳朵裏的一聲，也不知道什麼響，心裏只念。「等他死」。「等他死」。一直到宴會終，她也不知道，自己的身體，是在那裏呢？她們三人好是乘了馬車回家。這時各人有各人的狀態，子爵滿面尊嚴氣像，柔雲一臉得意之色，可憐緞珠夫人，心腔裏只有走馬燈一般的旋轉「等他死」三字。這幾天裏，子爵待緞珠依舊是和顏悅色，只是覺得有些兒敬而不親，夫婦之間，雖說得相敬如賓，然而也不可過於客氣，只因夫妻一倫非客可比也，這時緞珠想：她們一家三人，沒一個不厭棄的我，我還在這裏做什麼子爵的主人呢。況且他們三人本來是好好兒的，自從我來了，鬚鬢絞亂了他們，我丈夫非是不憐我。無奈旁邊有許多媒孽的人，如何不變心呢，又過了四五日。子爵便把送柔雲回英國去的話。回了他母親說：她們兩人，都各有了心。很不方便，孩兒千思萬想，還是暫請柔雲回英國去好。青柳夫人道：哼！可是當初訂婚時節，你不聽我的言語，到底貴族夫人，不是尋常人都可做得的呀！歎了一口氣又道：既然如此！她是這裡的主人，自然咱們得讓她，我身邊却少不得柔雲，況且她又是我從小撫育長大的，我一定也一同她回英國去！子爵覺得母親話中含有怒意，不敢再碰釘子，忽然說道：母親，把良彥也帶了去罷？論他年紀，也該就學了，咱們是英國人，要選個英國最好的學堂，才不致蹉跎了他的光陰，子爵這時候的心，覺着有些兒對不起母妹兩人，所以特地要把自己的愛兒，做一個質押的東西，這也可笑極了，停了會兒，柔雲來了，青柳夫人便把回英國的話，和她說了，她道：我自小兒蒙姑母提携，一直到在如今，除了這裏，我可沒有第二個家，既然嫂子厭我，就算得了一個流罪，任憑

往那裏去都可！青柳夫人怕柔雲發怒，便道：別說你，就是我，也得回英國去了，她們小夫婦鬥氣，總道咱們挑弄是非，我年紀也老了，受不得這許多閒氣，倒是不見不聞，落得清淨些好，剛說到這裏緞珠可巧也來了，大家便頓住了口，子爵就把要將良彥送回英國的事也說了。緞珠想這明明是奪我的愛兒，這個計策，也算得十分惡毒了，也不願他們在旁，說道：好！良彥回英國，我也一同去，不然，我總捨不得這麼大的孩子。便離了娘，誰起意奪我愛兒？子爵和夫人都不開口，獨有柔雲笑着說道：嫂子這話倒說得可笑，倘然良彥進依頓中學校，莫非良彥也進了進中學去嗎？倘然良彥進牛津大學，莫非良彥也進了進大學去嗎？青柳夫人也歎了口氣，聽着子爵說道：大凡孩子家第一不可過於溺愛，我見得許多人家，都因做父母的十分姑息，後來小孩子弄得不成器，所以你年小的時候，我不肯一些兒寬假，此刻良彥是咱們家一個嫡孫，這教育更爲要緊！子爵道：可不是！這般大的孩子本應該受學校教育了，豈能因他可愛，做個玩弄的東西呢！緞珠帶着泣聲道：我何曾要把他留在身邊，做個玩弄之具，你們既然要一同回英國，令他進學堂，我也如何阻擋得，我只望婆婆愛憐這孩兒，處處加以護持，我也就放心了！說到這裏，便嗚咽說不出話來，子爵在傍無語，青柳夫人笑道：你放心！良彥雖是你的兒子，也便是我的孫子，況且還是子爵邸一個嫡孫，我比你瞧他還要加些呢？緞珠道：如此便好！緞珠雖如此說，到底覺得自己兒子這一去，萬分的委屈。只有那柔雲非常得意，便道：嫂子，自己的孩子去上學，也值得這樣悲傷！你這做母親的，未免過於慈悲了！說着，又笑了幾聲，自回妝閣而去。緞珠也回到自己房裏，免不得傷心墮淚。從此偶然走到前面，只見子爵和母親和柔雲總在那裏嗚嗚切切，瞧見她來了，便遠遠的走開，就是每到餐室之中，或家人聚會之地

，那子爵非常嚴肅，不但向着緞珠不大多說閒話，便是和柔雲。也是淡淡的，不敢多說，甚麼話髣髴在二美之間，嚴守中立的一般。從來兩國交戰，第三國應該嚴守中立，如今子爵和緞珠，本是夫婦，夫婦是同體的，譬如一國的人，如何設法去對待敵國才是，而今他反來和自己本國宣告中立，未免不智已極了。所以子爵這一點兒先錯，以致滿盤都錯，拏着自己的愛妻，和人家視同一例，實在是大大不對的事了，光陰荏苒，柔雲不久要歸英國去了，却先要在這別邸裏開個大夜會，以當留別之意。況且還有青柳夫人也要回英國去，她因此更得加力，預備這樣，預備那樣，格外的忙碌。第一件所有裝飾，無論如何，終要勝過緞珠也好在意大利留個紀念。所以經營慘淡，終日皇皇，全在這衣服上做起功夫，她又以為這個會，是由自己起，處處注意，自己親筆寫了許多的請帖，凡有一面之交的，都去請她們來，怕的人家不肯來，自己又親自登門，一處一處的去邀請並又可以借此閒談之間，中傷緞珠。到了夜會這一天，柔雲打扮得真個似天仙化身一般，原來柔雲這個人，論她的聰明，也算是貴族社會中上等人物，便是平日修養，也很有工夫容貌又是出衆，一生所吃虧者，就是虛榮心太盛。她滿想做這個子爵夫人，却無端的忽自田間來個緞珠姑娘，奪了她的位置，因此這一口毒氣，都呵在緞珠身上，只是英國貴族社會裏的習氣，姑娘們要是有了奩資，便足以奔走一班王孫公子，要是沒有呢？憑你怎樣才貌雙全，也占不得優勝！柔雲雖是巨額達家撫育的人，到底算不得是巨額達家的姑娘，但是她越沒有還是越要爭勝，那就不免落於苦境了。再說那美人之美，也有好幾種美法，有的美得可愛，有的美得可畏，柔雲的美，果然說不到可畏，只是那可愛的性質也很少。看官們不信，試看那費天下男女愛情，也有不全靠美之一字的，若要在下引證起來，也引不了許多。總

之柔雲照面臉上的輪廓測定各線，確然是個美人，可是這美人是幾何學的美人，不是愛情學的美人，又加着第一等的尖利嘴快，喜歡刻薄人家，種種相衡，都非女人之福，何況又心很手辣呢！到了晚上，那來客漸漸增多，對於綉珠都十分冷淡。髻髻以爲她身分低賤，不可共席一般，所以只同她略爲招呼，便不理他了，這一班人自然是得了柔雲先入之言，故而瞧不起綉珠。綉珠此時也久忘了春海夫人的話，立刻不高興起來。今天的子爵，非常忙碌，又要招待客人，又要張羅主人家的本分，把綉珠置諸腦後，不過偶然回頭，見了綉珠說道：怎麼今天你的顏色不好看！別是病了？綉珠道：沒有什麼！子爵也就走開了。柔雲今天是喜氣凌霄漢，她以爲前幾天所受的氣，此刻可以報復！一班客又都是趨炎觸熱之輩，她到東也隨到東，她到西也隨到西，柔雲帶了這一班客，如同中國的官場，僕從如雲一般，在這廣廳之間，忽來忽往，有時走過綉珠身邊，頗有傲睨之態。綉珠覺着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停了會兒，跳舞開場之際，只覺人聲嘈雜，頭腦子發昏，幾番跳舞方畢，大家都到外面來乘涼，一面拭著汗，一面把扇子亂搥。綉珠只見柔雲與忽忽的走過來，在椅子上坐，她却沒有聽見綉珠在那裏，停了停，子爵過來，向滿屋子裏一瞧，早見柔雲在那裏，便道：噫！柔雲妹，你空在這裏閒着，咱們兩個人跳舞一回罷？柔雲道：本來我尋了蘭哥半天了，就是今天這一晚咱們盡興跳舞一回，也可以做個留別的紀念！說著，微微有歎息之意，子爵道：可不是呢！柔雲道：講那跳舞裏頭，再沒有似蘭哥這般合式的人！子爵道：何也？柔雲道：和蘭哥跳舞，最爲稱手。要是別一個。或是背心過高過低，總沒一個得訣的，子爵笑道：此乃是柔雲妹阿私所好，我這跳舞，那裏便有這樣的好！說着，他們二人攙着手到跳舞室裏去了，綉珠瞧了這個光景，先是一氣，只聽裡面音樂之聲，悠

揚可聽，許多客人似潮水一般，都往跳舞室中去了。偌大的廣廳中，僅有綉珠一人，緩緩的走至庭園中，「等他死」的三字。驀地裏兜上心來，綉珠越想越氣。這時半天微雲，籠着一輪明月，遙望那邊燈光燦爛，雖然家中如此繁華熱鬧，綉珠却覺得陰沉寂寞，好似舉世只有我一人沒第二個可以談論得來的，低垂了粉頸，只管向樹木深處走，忽然一陣風來，有東西亂打在頭上，綉珠拈在手中一瞧，却是幾瓣花片，綉珠見了，觸動了他的心緒，低低說道：「花兒啊！花兒！你落時可還似開時那般艷麗嗎？你因為貪開在最高枝上，所以被風一吹，落得比尋常低枝上的還快呢？便是我也不該和什麼侯爵子爵結婚，今天彷彿也是落花的時節！花兒啊！花兒！你可知道人意嗎？說着。那個花好似真懂得人意一般，一陣風來，又吹下好幾片。綉珠在花下立了良久，漫漫兒的回步轉來，早見跳舞已畢，一隊隊的散了下來，那末了的一組，却隱隱瞧見子爵和柔雲，綉珠就暗忖的跟隨在後面，只見他們兩人到那前面樹陰山石子下坐了，恰巧從玻璃窗中，漏出一點燈光，可巧正照在他們兩人的面上。看官們要知道凡是一個人，要竊聽人家密秘私語，可是最害道德的，但是夫婦之間，不能一般論。今天要是柔雲和別人家在這裡私語，綉珠自然早已走開了，無奈所切切私語者，却是他的丈夫，綉珠怎麼不聽他一聽？或者言語之間，聽出有幾分愛我的意思，我也不至於絕望，這是綉珠的文字，正面不好著筆，却從對面落想這也是她天性過人之處，她又以為子爵待我究竟不薄，我也不能因一時嫌疑，遽爾和他決絕，所以要細細聽他說話，誰知又聽出許多氣來。子爵一開口，便道：柔雲妹，今天晚上，可算是我近幾年來第一次快心的事了！綉珠聽了，身子早冷了半截，想這是在言外，我和他這幾年琴瑟之好，不及他們一夕跳舞之歡，這夫婦之情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！再往下聽去，只聽

柔雲說道：我也如此想！子爵道：怎麼你今天心裏有些兒不大舒服，柔雲瞧了瞧子爵道：可見蘭哥十分仔細！能體察人心意，我不過想今夜的歡娛，即是後來的悲慘！子爵道：果然離多會少，教人不能不黯然魂消，好在柔雲妹那邊，還有母親和良彥同居，不過我這裏寂寞些罷了！緞珠聽了暗暗點頭，想你妻兒竟不算人了，丈夫却毫不放在眼中，我這可不是世上的贅物嗎？無怪他們都盼望我死呢？再聽柔雲又嘆嗟的笑了一聲道：蘭哥，你到底不該說這話，你有我的嫂子，如何可以說寂寞兩字，你要說寂寞，教我怎樣呢？子爵聽了半晌不語，停了會兒，呵呵的笑道，早知如此！當初不如和柔雲妹結爲夫婦倒好！柔雲聽了這一句話，臉漲通紅，說道：蘭哥又說笑話了！這種罪業深重的話，說他做什麼？說着，便立起身來道：橫豎離回去的日子，還有好幾天，咱們有話再說罷，今夜我還要到別處去呢？子爵道：好！兩人臨別之際，子爵便向柔雲腮上接了個吻。原來子爵和柔雲從小就在一塊兒，和自己兄妹一般，接一個吻，以兄妹爲之，也不算什麼奇異，但是今天這個接吻，可是在兄妹愛情之外的，而且其色赧赧然，所以愈加可疑。他們兩人分手而散，緞珠也踉踉而歸，心中如亂麻一般。想吾丈夫雖然爲柔雲迷惑，但是他胸中也沒有妻兒了。緞珠迴腸九轉說：我也不願再見這薄情人之面了！便徑向自己屋子裏來，一路上只聽跳舞臺中，還是笑話喧譁，客未盡散。緞珠回到自己房內，一轉念又退了出來，先到良彥的臥房。那良彥的保姆，正陪著良彥同臥，見主母進來，便直豎起來。她想主母向來這時候從不進來，今天却是何故？便道：主母有什麼事麼？緞珠道：沒有什麼事！因爲我此刻疲倦得狠，請你到總管處關照一聲，教他稟明子爵，說我身上不舒服，不出去了！那保姆答應着便到外邊來，告訴總管處，稟明子爵，子爵道：也好！橫豎客已散去一大半了。

緜珠在保姆去後，瞧他兒子良彥，只見睡在一個雪白紗枕之上，蓋着一幅白羅小被，很安穩的合目而眠，兩個笑鬢，一動一動的，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好夢呢，緜珠一見她兒子，禁不得代表傷心之物的眼淚直泛到心頭，却又不敢開口，一開口，那眼淚就要直滾出來，萬一發出悲聲，把良彥驚醒了，保姆再來瞧見，教我如何回答呢？只是瞧着這玉雪一般的孩兒，越覺可愛，心中越覺可悲暗道不料你的母親，爲這裏一般人所不容，我在這裏多混一天，就是一天沒有好處，再有孩兒你漸逐的長大，萬一人家談及你母親的不好，教孩兒聽了，不也是心中大大的難過嗎？所以倒不如早早死了，以後永遠沒有人提起，也就罷了。緜珠想到這裏，心痛如割，硬着頭皮，便向良彥一連親了幾個吻，說道：兒啊！爲娘要和你永訣了！這時只聽保姆也歸來了，緜珠便趕緊回到自己室中，關上房門，向牀上一伏，放聲大哭，哭完了，想我這個身體，飄蕩蕩，攔向那裏去好？別的都罷了，只我死之後，這良彥保不住要被他人欺負，這一條心，總有些兒放不下，但是我也管不得了，惟有禱告大慈大悲的上帝，永遠保護我的愛兒！緜珠又跪在地下，虔誠着禱告了一番，立起來，想自己是歷世極了，恨不立刻死了才好，只是自己却是第一信道之人，上帝的明訓，說一個人不能自殺，自殺的罪，和殺人的罪，所差僅一籌，我雖然不願偷生人世，但是也不可犯這自殺的罪惡。竊能夠早早的自然物化，便是大願了，大凡一個人，在世界上，最難受的精神方面的苦痛，其次方是肉體方面的苦痛，緜珠當此時恨不得自己早死，却又不能自殺，因想不如尋一個人迹。擎到的地方，把這身條子隱藏起來，不也是和死了一樣，果如世界中人，不知道還有個緜珠，我丈夫自然也永遠尋不到我，要是這樣，不是一舉兩得嗎？只是世界上那裏有這個地方呢？也能！我且先到檳榔，見了我的父親，和我父親

商量，找一個人迹不到之區便了。我既不願做這個世上的人，亦或上帝哀憐我，慢慢兒給我一個病，就便死了，亦未可知，又想我此番出去，心中第一捨不得的是良彥，我難道不能帶着良彥同行？但他是貴族的一個嫡男，將來要做一個爲世界尊敬極有名譽之人，不可因爲我一時愛憐他，誤了他的大事，便是我留連此間，再過幾天，良彥也便要到英國去了，終究是個別離，何必爭比早晚呢？但願我的兒將來做個轟天烈地的男子，無論我瞧得見，與瞧得不見，心也就安穩了。綉珠想到這裏，自己隨手取出一套旅行衣服，一面換，一面只管墮淚，心想當初結婚之際，老父說有什麼不舒服之處，可以到老父家裏去，當初就覺這話不祥，如今想不到，果然成個纖語了。換完衣服，便輕移脚步，走到書桌旁，一封信預備留給子爵，告一個假，這一個假，可是夫婦永遠別離的假了。綉珠提起筆來，正要寫時，却不想那眼淚似珠子一般的流下，早濕透了紙背。噙住眼淚，寫道：

吾夫愛鑒！我作此書，君當略鑒吾心之苦痛，我本不敢作此稱謂，不過特爲尾聲，後此絕不能再有此凄戀之聲音入君耳矣！當君展箋時，想我已去如冥鴻，蓋我在此時勢下不能不去，夫以我係一鄉村女子，生有何福，乃蒙勳爵垂愛，固已早知非分，然則今日之局，在當年與子爵定情歡愛之日，殆早已安排下材料矣！吾夫當亦深悔前此訂婚之孟浪，而簿命人阻礙君前途之幸福，更復不細，此書第一宗旨，在取消吾兩人之婚約，卽以此書爲券，俾君訂婚自由，嗣今以後，不復更以懊懷之物，再置君心，想子爵亦可以永彌前憾也！我此則雖生之日，猶死之年，想上帝仁慈，必當引此哀苦微軀，早歸泉壤，現在不過天涯地角，暫息我影而已，以祝後來人唱隨爲樂，勿蹈前人之覆轍可也！臨書嗚咽，淚隨管下，此斑斑者，想吾夫

以爲可憐，今必以爲可厭矣！嗟夫！以今夜爲限，願吾夫蘭蓀子爵，從此後不必更憶有愛妻緜珠。爲幸矣！

緜珠匆匆寫畢，便裝入一個封套，外面寫上子爵的名兒，她柔腸寸斷，自不必說，又想我去了，我丈夫怎麼樣？難道硬着心腸，由我走了不成？到底子爵不是這般人，自然要着人追尋，萬一半路被他們追尋回來，那可是更不成話說了！所以我除非不走，走了却不能再教他們追回。緜珠想着便到她侍兒翠兒的房中來。那翠兒今天頭痛非常，正睡在牀上，這翠兒本是緜珠一個最心腹的侍兒，是緜珠用強制手段所僱用的。緜珠想我去了，她惘惘如喪家之犬，還在這裏做什麼呢？不如我帶了她去，回到英國，或者好好兒給她對一頭親事，或者再尋一個慈祥的主人，也不枉主僕一場。緜珠見她那個睡態，和披着黃金之髮，真個活像自己，暗想前世裏不知和她有什麼因緣才處得這樣推心置腹呢？此時翠兒忽由夢中驚醒，便直豎的坐起來道：『夫人做什麼？』緜珠道：我瞧瞧你今天好些沒有？還有一件事，要和你說，翠兒道：什麼事？緜珠道：我說出來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翠兒道：婢子受夫人如此厚恩！便是教我死去也願意！緜珠便把今天逃出子爵邸的話說了。翠兒聽了，也是驚心說：夫人既是心志決了！婢子自然情願同行！便跟了緜珠向主人房裏走來，一路上却只是打寒噤。緜珠見了說：翠兒你身上冷嗎？翠兒道：從房裏出來，經了風，打一個寒噤，那裏便冷呢！緜珠道：對面房間裏，有我穿的大衣，你去着了，橫豎路上也用得着這個，我冷時你好脫給我穿，翠兒便去取那大衣。緜珠開了箱子，檢點旅用之品，一路上兩人的旅費，自然帶足了，其餘有幾封信件，一個小紙包裹，是良彥的胎髮，還有婚禮之前，哥哥遺髮的小金盒子，父親買給她珍珠兒胸飾，其餘子爵家的金銀寶石

，種種貴重的品物，堆滿了室中。緞珠一概不取。預備停妥，翠兒也在對面房裏，取了一件毛皮大衣來了。緞珠的意思，原怕子爵教人半途追回，便和翠兒商量說：咱們兩人分兩起走罷？趕到瑞那地方會齊，同回英國，可不是好嗎，翠兒也以爲然，這時她們兩人便把旅費各分一半，緞珠臨行之際，到底有些兒捨不得子爵郎，可憐她步步回頭，末了還走到自己書桌之前，向着子爵一個軍服的背影上，接了一個吻，灑了幾點淚，低低叫一聲我夫，如今和你永訣了！瞧著時光不早，便匆匆的出來，只見朦朧的月色，早隱入黑雲之中，四圍都是黑魘之地，僅見大會廳中，還是燈光燦爛，音樂噹噹可聽。咳！一片歡娛聲中，誰能知道這裏的女主人。正墮入悲慘之淵，掩面落淚，疾驅逃回。這朱門豪邸呢？緞珠漸漸行遠喚一部街車，來到火車站，這時候差不多有半夜了！靜悄悄沒有多人，買票處更寥若晨星。緞珠便買了一枚到瑞那的上等車票，又和翠兒叮嚀了一回，便走入客房裡。這裏的站長，在這裏是好幾年了，所有本地方的紳士貴夫人等，他大概都認得。他一瞧見緞珠買票，暗想這巨額達子爵夫人，怎麼半夜三更，一個人前來這裏呢？而且聽得子爵家今夜正開宴會，他就是出去旅行，怎麼也不帶一個侍者？真是奇怪！他一面想着，一面走近前來，脫冠爲禮說：夫人有什麼行李嗎？可要教姑夫給你搬運上去。夫人道：不消！還有幾分鐘火車過這裏呢？站長道：快了！只有五分鐘了。剛說時，只聽得遠遠的火車放汽的聲音，站長道：怎麼車子來的這般早呢？他便匆匆忙忙的去，心中還在想英國的婦人，實在要算奇妙了！堂堂一個子爵夫人，半夜裏一個人在這裏跑來跑去，若在吾國，早被人家談論起來。停了一會兒，火車進站了。子爵夫人便趕緊上了車。站長把開車的叫子一吹，那車就蠕蠕的動了。且說這位子爵夫人，坐在頭等車裡，只覺得身體一陣一陣發抖，

連忙呼車使把車窗關上，但仍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十分的難過，因此又換一回地方坐了，把手中那個皮包，摺在膝上，背靠着椅子，不由得有些兒矜矜了。及至張開眼睛瞧時，已過了瑞頓小車站，只聽得一聲天崩地覆般響，原是往來兩個火車頭，撞了個頭拳兒。只因這個火車早開了五分鐘，彼此沒有關照，闖下這個大禍，可憐這一次衝突，立刻死了十二個人，保不住性命的，還有九個人，其餘輕重受傷性命可保的也有三四十人一時之間，混亂的不可名狀。瑞頓小車站，登時集聚了許多人，也有醫生，也有警察，也有看護人，檢查死體的檢查死體，看護傷人的看護傷人，燈籠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一般。只見這邊土隄旁，一輛橫倒的火車之下，露出些兒女子衣服。便有人喊道：這裏還有個人呢！登時奔下七八個人來，大家呼道：活着嗎？活着嗎？七手八腳的把這火車移開了些，露出全身來，却是一個年輕的女子。只見她那髮鬢然一頭黃金之髮，直披到肩上，身穿一件毛皮的外褂兒，一瞧就知道這毛衣價目總在千圓相近，確是貴夫人的打扮。那個最先發見火車底下的人，心裏想到底是那一家的夫人？好去報信領賞。及至近前觀時，只叫得一聲阿呀！連忙背轉臉兒就跑，疊連幾個人都是如此。看官們，你道什麼緣故，原來這幾千斤重的火車，壓在這人的臉上，肉血模糊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一個絕代佳人，弄成這個模樣，試問做書的人對於辨認方面還下得筆嗎？當時却也湊巧，那邊走過一個醫生來，這個醫生喚做秦博士，他也是英國人，此番到意大利來遊歷，恰也是乘得此車，天大的幸福，沒有受傷，他便在此盡那職業上的義務。如今秦博士一瞧這位夫人的死骸，便搖了一搖頭，取出雪白一方手巾，遮在這夫人的臉上。皺着眉端詳了一會說：這位夫人，好似在那裏瞧見過似的？所以這周頭髮服裝都狠是覺着眼熟猛然想起來道：啊！這不是巨額邊子爵

夫人嗎？原來這位秦老醫生，在一個月之前，曾經和子爵夫婦在一塊兒宴會，那夫人的艷麗之容，此刻腦中還留個小影，想再把手巾提起些兒來看看轉念一想不好，這個容顏，不應該再去瞧她，博士正在疑慮之際，那士隄旁邊，却來一個紳士，是這裏新調來的警察長官，秦博士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你瞧這人是誰？警察長一見道：『阿喲！這可不是巨額達子爵夫人？是足下同國人嗎？難道足下還不認得嗎？』秦博士道：『我也知道她是子爵夫人，只是那面目模糊，有些不可辨認了！』警察長道：『不用瞧臉兒了，我住兩年前，見過她好幾回，這個體態。易教人忘不下的？』當時秦博士和警察長兩人，便把她手中的小皮包。打開來一看，裏面都是小品，第一就瞧見子爵夫人綵珠的名刺，還有幾封信，是他父親老律師給他女兒的，再有小金盒子，胸飾匣子，也不用再瞧了，仍舊給他安放好。便把夫人的死骸，搬倒車站裏一個安靜的地方，然後由秦博士出名，打個電報給子爵說：『瑞頓車站附近夜車衝突，不幸子爵夫人亦在車中，請公速來，』下面署了秦博士的名字。話分兩頭，如今又要講子爵了，這邊可不知道那邊火車驚天動地的大衝突，正在鶯歌燕舞的朱門大宴會。大凡開這種夜會，不到天明不休。這時碧紗窗上，漸漸顯出魚肚白色，那許多客人，散的散了，臥的臥了。子爵和母親柔雲，也大有倦意了。子爵雖說和綵珠不和，但是到底這一點兒愛根，却沒有剷除淨盡，他道：『母親，今天綵珠，她覺得頭裏有些痛，先回房安睡去了，我去瞧瞧她喝茶不喝？』母親道：『怎麼他又頭痛起來了？但是此刻正當早起時候，讓她安穩睡一回兒也好！』柔雲在旁冷笑道：『我知道嫂子今天要頭痛的，為我的事，不頭痛也該頭痛了？這一句話，明明說她是假痛，把子爵胸中這些兒的情愛根苗，又鋤去了一半。』柔雲正在這個當兒放出手段，迷戀子爵，子爵如何不信。又兼這一夜天工夫，柔雲好像

一刻離不得子爵，而且她又放出加料的魔人之力，把個子爵只弄得魂魄顛倒。及那大母雞的老公，高唱三聲，他們還是情甜意密不肯休息。老夫人實在支持不住了，便道：蘭兒，天不久就要大明了，大家還是去睡一睡罷？子爵方始立起身來回到自己房裡。可是子爵回房，必須路過緞珠的臥房，他本來想進去，偏又走到門口了，忽然見天色快明了以為進去。攪她的清夢做甚，於是便回身走到自己房裏，可可窗上曙色已露，子爵急急上床安睡，不覺得愛情又動。大凡夫婦不和之間，也常常有這個反動力，此時子爵也就是這反動力的作用。他想我的妻兒，究竟也沒有什麼歹處，他何至今天要裝假病，不過她不諳交際場中貴族的禮節，這也是和個人道德上絲毫無關係的事，明天起來，坐了馬車，和她到那裏湖上，呼吸些新鮮空氣，少不得她的頭痛也就好了。一面想着就漸漸兒的睡去了。及至醒來，已是紅日當窗的時節枕邊的小金鐘，啾啾的鳴了十下。剛剛的披衣起來，侍者忽然慌慌忙忙，遞進一封電報說：這是緊急電報！子爵既不是個商家，又不是個政治家，一個通常平和的家庭，大概尋常的電報，也是很少的何況還是緊急電報呢？子爵呻吟道：電報！有什麼好消息嗎？擱在這兒！你去便了！侍者道：子爵！這是緊急的電報，子爵道：你讀給我聽，侍者取了這電報，手早抖了，却不開封，又道還是請子爵自己瞧吧？看官們須要知道外國這種僕人，有一個弊病，是專喜偷看主人家的信件，此刻子爵的侍者，其實早把這封電報偷看了，所以要請子爵自己瞧。子爵道：難道有什麼惡消息嗎？一面說，一面就折開這封電報的封套，及至從頭讀了一遍，倒把剛纔恐怕的心，消去一大半，他說：豈有此理？我妻好好的在家裏，那有此事？秦博士糊裏糊塗就敢打來這封電報。可算得也太冒失了！轉念一想，他既然打來這封電報，想來瑞頓附近火車衝突的事，一定有的，或

者世界上有狀貌相同的人，也未可知，無論如何，他總是一片好心，應該打個回電與他才是。子爵抬頭，見侍者還站在那裡，便過到間壁寫字房間裏，提起筆來，擬那回電，因想這封電報，該給緞珠瞧瞧爲對。原來子爵的房，和他夫人的房，是並排的。子爵取了電報在手，說道：這可不是個新鮮笑話兒嗎？說着，來到夫人房門口，那門一旋就開了。子爵道：緞珠！緞珠！你還沒起來？人家打電報來了！子爵說時，却沒有一個人答應，心裏先一跳，走進內房來一瞧，只見雪帳高懸，雲幕半啓，空洞洞不見一人，瞧那牀上，錦衾摺疊的齊齊整整，知道昨天是沒有睡覺的，這時子爵的身體早冷了下半截，恰巧侍者送咖啡來，子爵也沒有心緒了，連杯和咖啡潑了一地。急忙走進衣裳室一瞧，只見衣服散了一地，現出匆匆出行的意思，子爵再把手裏的電報，抽出來讀了一遍，一個字一個字。都有無限的恐怖在內。子爵道：這是那裏說起？因想怪不得。昨天晚上我和柔雲跳舞完了，到大會廳，見緞珠顏色狠不好看，想她或者是總着什麼言語賭氣的走了。子爵這樣想着，又瞧見書桌上一封信兒，確是緞珠的筆跡，蚩的一聲，拆開來瞧時，滿幅都是淚痕，子爵讀了一遍，又是一遍，一連讀了四五遍，說我妻可錯怪我了，我何嘗和柔雲有什麼瓜葛。後來自己又想昨天和柔雲說：早知如此，當初倒不如和你結爲夫婦，這一句話，雖然是個笑話兒，然而不堪入於我妻之耳。這是子爵自己良心刻責，半帶了泣聲說的。再瞧瞧那封信上，說什麼哀苦微軀，早歸泉壤，這個消息，十有九分是個大不好的消息，而且電報中，子爵夫人，上加着不幸兩字，分明是包涵個惡消息在內，這可教我如何是好呢？咳！緞珠！緞珠！你未免太固執了！這時子爵心如刀刺，決計立刻到瑞順火車站。未行之前，他母親和柔雲也來了。青柳夫人讀了電報，歎了一口氣說：倘然有什麼三長兩短，又是我家

一件不名譽的事，這可怎麼是好呢？柔雲雖是外面裝出長吁短歎的樣子，心中却十分得意，她想這夫人的位置，到底是落在我手裏，扒上高枝兒，究竟也跌下來了。子爵得此惡耗，毫不擔擱，配好馬車，直奔火車站跑來，子爵在車內想緝珠爲甚麼要到瑞頓去呢？哦！是了瑞頓到瑞頓的必由之路，大凡要回英國的人必得先到瑞頓，再想倘然僥天之倖，緝珠沒有一些兒受傷，我一定拉了她回來，夫婦間過去的誤會難道講不明白嗎？子爵進了火車，只覺這火車慢慢兒不肯向前進行，其實已經開了全速力，自己心急，不過倒覺得火車慢了罷了。在車中不是瞧電報，便是瞧信兒，轉瞬之間，已到瑞頓，到底也不知緝珠是死是活，心亂如麻，匆匆的下了火車。只見有許多男男女女，尋妻覓夫，痛子傷親，釀成一片悲慘混亂的劇場。子爵下了車，想我這事探聽誰去好呢？須臾從人叢中擠出兩位紳士來，一位是秦博士，一位是警察長，秦博士上前說：子爵瞧見電報沒有？子爵見秦博士態度莊重，沒有一毫笑容，知道這事不妙，遂急急的問道：夫人怎麼樣？夫人在那裡？警察長道：子爵且等一等！秦博士道：是啊！今天出了這大慘事！這裡混雜不堪，子爵稍待片刻！子爵道：等一刻兒不要緊！到底我妻怎樣了，只見秦博士和警察長，你瞧着我，我瞧你，過了一會兒，秦博士先開口道：請問子爵？怎麼夫人一個人來趁這次火車呢？子爵道：不瞞先生說，她昨夜趁這次火車獨行，直至接到你老人家的電報，方纔知道，到底我妻在那裏？秦博士和警察長依舊面面相覷，子爵全身震顫，說道：死了嗎？死了嗎？秦博士！我妻果然死了嗎？你只管告訴我！秦博士道：可憐竟如子爵之言，夫人不幸果然沒有逃出這個劫數！子爵聽得這句驚駭的報告，掩面大慟說：我妻真個死了嗎？那屍骸完善不完善？警察長道：停一停兒，引導子爵往瞧夫人便是了！秦博士也來安慰道：這也是天數如

心。子爵不必過於悲傷！想夫人自天國來，仍往天國去了！子爵這時惟有哭泣而已。其實子爵和紐珠的愛情是不會斷的，不過其中有個障礙物，在那裏阻梗，因此生出種種現象來。而今想起當初結婚歡愛之情，那得不悲。所以子爵這時儘立着不動的哭泣。旁邊的秦博士道：請問子爵？夫人的骸體，是就入殮？還是怎麼樣呢？子爵揩着淚道：咳！我妻當真死了嗎？沒有返魂之法嗎？別瞧差了。我那紐珠！秦博士瞧着警察長道：可憐！可憐！子爵還在疑惑！子爵道：此刻她的屍骸何在？我瞧瞧！在那裏？警察長和秦博士無言。一同的向着前走。子爵隨在後只見那火車站的房內，七縱八橫，都是些斷肢殘體的死骸，子爵想難道我的愛妻，也在這血肉堆中裏面嗎，禁不住淚珠雙拋，秦博士道：子爵隨我來再走進裏面，是站長一個別室，靜悄悄沒有一人，只見別室的地中央，放著一個死美人，那臉兒是用手巾遮了，子爵一瞧見，便叫道：呵！當真是我妻紐珠！當真是我妻紐珠！子爵第一瞧見是絨髮黃金之髮，附着血膠，結成了一片，第二便是這件毛皮外褂。還是前年之冬，自己在巴黎，量了夫人的身長尺寸，特別定做的。再從手巾下看去，約略露出些兒額角，確切是他的夫人。子爵道：這真是我最愛的妻！秦博士可許我一瞧我妻最後之容顏嗎！說着，便來揭這手巾，博士連忙止住道：子爵！且慢！你聽我一句話兒！這可是子爵最愛的夫人！我深知夫人萬不願子爵再瞧她死後的容顏，子爵該原諒夫人之心！況且便是瞧了，也不認得了！你想這一車之重，都壓在夫人的面上。這也不必推測可知了！子爵一定要瞧，可不是得罪了死後的夫人嗎，子爵聽了得罪兩字，心中一痛，想我生前得罪我妻之處不少，難道死後還要得她不成，叫一聲罷了！退回手來，因念總是造物妒忌我妻的容顏美麗，故意設此慘局，子爵灑了撫頭的頭髮，又在外套上撫摩一回，十分難捨，博士安慰子爵

道：一個人無論如何，終歸一死，譬如夫人已經不是這世界上的人，自然痛苦也就隨之消滅了？警察長道：而今子爵既然沒有疑心了，還有個東西在此，順手取出一個小皮靴來。說道：這是夫人的旅行品！子爵瞧了，手先震顫上來，把皮靴再開出來一瞧，裏面的東西包却是緞珠頃刻不能離身的東西，內有一二件，還是當初沒有結婚時節，子爵所贈的，都是不甚值錢之物。子爵瞧了，又似萬箭鑽心一般的難過。這時一個巨達家血統的英雄，竟變了一個淚人兒，便道：長官！博士！不想我的愛妻，竟從此千古！只是我此恨綿綿，永無盡期了！子爵哭罷，便要預備夫人的葬式，生前一個人人尊敬的子爵夫人，死後也不可寂寞，先打一個長長的電報給母親，把緞珠的凶耗說明了，又立刻派請帳房總管及一切僕役，到瑞順火車站伺候。這電報一到家裡，青柳夫人心中很不高興，因此發了肝氣病，好幾日沒有離床，柔雲當着她姑母之面，還是假惺惺，裝出滿面憂慮之色，及至一轉背，回到自己屋子裏，關上了門，却大笑不止說：誰教你奪了人家的現成天下，如今倒仍舊落在我手裏，試看今日之子爵，竟是誰家之丈夫？柔雲也不想緞珠。何曾奪她的現成天下，她也是起自由間，甚麼是她經營造創來的呢？閑文少敘，且說子爵邸這時竟辦起喪來，玄幡高揭，客室的窗，都用黑紗遮了，全府大小執役人等，都穿了喪服，萬不料昨宵歡娛，今朝悲慘，真是人有旦夕禍福，天有不測風雲。到了後日，子爵便伴送了緞珠的靈柩回府，又過了一兩天，就經營起葬式來，這地方的人民，無論知與不知，個個都來參預葬式，落得瞧瞧熱鬧。況且英國貴族，在別國裏舉此大事，自然要加意顯煥些，這個墳墓，是這莫扶露連府最上等的墳墓，前面豎着一塊最高大雪白大理石的碑，上刻着一行大字道：「大英國貴族巨額達蘭子爵之愛妻子爵夫人緞珠之墓。」下著着一行小字道：

：「悲痛之夫揮淚建立。」看官們。要知道一個人葬事既畢，一生的事情都了，緞珠如今可不是一生都了嗎？過了三天，緞珠的父親老律師，忽然來了。緞珠一死，子爵自然得寫信給她老父，但是此刻陶村時正，從英國來時，動身之前，却沒有接到訃音呢。老律師到了這裏，纔知道他女兒已死，於三日前營了葬禮，悲痛自不必言。原來自從緞珠出嫁以後，她父親從沒到子爵邸來過，緞珠也未曾致書招她父親來，在緞珠心想以為我家老父久隱鄉村之間，不耐煩學那貴族家的排場，來到這裏，萬一有什麼脫略之處，倒惹得婆婆和柔雲恥笑。後來直到良彥行那命名式的當兒，本應請外公來瞧瞧小孩子，却不想為了一個時字，緞珠因為不高興，也沒有去信通知。她父親惟在三四年之前，緞珠曾回嶺林鄉一次，帶着良彥，住了三天，老律師當那時自然非常歡喜，只是瞧着女兒面龐，不似以前的豐腴了。緞珠却十分歡笑，說子爵待她怎麼好。家裏的人，又待她怎麼好。老律師憑她說得怎樣天花亂墜，終有些兒不信，說現有女兒的容貌，足以為證，在父親家裏，從沒有這樣瘦過一天，你別哄我，所以老律師甚是掛念着她來了，却不想一顆掌珠，已埋在碧草黃土之下。然而老律師向來心志堅定，萬種悲哀，藏在胸中，當時見過青柳夫人，及柔雲。今天的柔雲，見了老律師，好似囚人牽出到裁判官之前一般，不寒而慄。老律師也沒有說什麼，子爵留他暫宿一宵，說明天再和你到你女兒墳上去一看就是了。老律師首肯。明天乘着馬車，到墳場下車，老律師在前，子爵在後，好似逃學的兒童，遇着教師，只得隨着他行，一路無話，到了女兒墳墓前。巍巍的跪了下來說：女兒！你等一等兒，你父親在數年之後。也要來伴你了！那時候，不獨是老律師止不住這一雙痛淚，就是著書人也要為之傷心酸鼻了。子爵立在背後，瞧見老人家雙肩微聳，欲哭無聲，又叫一聲女兒！你如今

可知道愛你的，只有老父一人嗎？老律師說出這一句話，可把個子爵羞嚇得置身無地，却又不敢說什麼。老律師擦乾眼淚，回轉身來說：你來，我有句話問你，憑你的良心，老實回答我！我只問你，我女兒好端端的爲甚趁這瑞那的夜車，遭了此難？子爵一時漲紅了臉，想這話怎麼回答呢？俄延了半晌說：爲了什麼事？我也沒有知道，大概她不願在家裏，心中有些鬱鬱不樂罷了！老律師很嚴重的說道：可又來！爲甚的你要使她鬱鬱不樂？天下豈有伉儷情篤的夫婦，而反鬱鬱不樂的嗎？我當初信你是個至誠種子，纔把我這最愛的女兒，託付與你，你只想想，別說對不起你妻子！也對得起我這鬚髮蒼蒼膝下空虛的老頭子嗎？說罷，老律師又灑了幾點淚，也不去理子爵，飄然自去了。這幾句雖是極簡短的話，却句句從老頭子心腑中掏出，直裝入子爵的心腔子裏，你說子爵聽了難過不難過，真比用嚴刑酷罰，還要加上幾倍呢？這時子爵只低頭垂淚，不教作聲，及至抬頭起來，見丈人峯已不知往那裏去了。子爵歸家，只覺得老律師的厲聲厲色，常留心目之間，終覺得自己有一萬個對不起他們一家，好像自己被那正人君子所擯斥，見不得人的一般，十分惶愧。緞珠一死，青柳夫人和柔雲，自然不回國了，以前的話，一概取消，兩人自然歡喜。只有子爵忽然若有所失，走出去時，大理石的豐碑，突立於眼前。他想這個風景雖好，無非是悲慘傷心的材料。所以他極想回國，如今緞珠既不在了，青柳夫人和柔雲好似拔去眼中釘甚覺安逸。子爵說要回國，他們兩人都贊成，以下的文章，便是。柔雲的運動史了。她自從緞珠死後，以爲子爵是她掌握中物，所以外面的雄辯利口，都用不着了，只要用些細磨的內功，便可成事。子爵因爲心中不高興。終日守在房中，家中可以談心的人，只有柔雲，目有見，見柔雲，耳沒聞，聞柔雲，經不得高張情網，教你那裏逃得出去。而且

家中一切若大若小的，她都包攬得起。青柳夫人時時發病。樂得不管，好像這個子爵郎。除了柔雲，別人竟治理不來的。其次柔雲對於良彥也十分熱心，知道子爵最愛的是良彥，所以也是一個探聽得珠之法，光陰迅速，他們這三人不多幾天，就回到英國的巨霸達城來了。子爵撓了良彥進門。想起當初出來時候，緞珠也興匆匆的一同出來，如今良彥變了個無母之兒，所以垂頭喪氣，快快不樂。瞧着小孩子的面龐，宛然似他母親的樣子，更覺得抑鬱憂思，懷抱不開。又想我本來沒有一分一厘憎厭緞珠，卽就如今，幾乎也沒有一刻兒不想着她，家庭慘變，何至如此！子爵因悔生恨，因恨生愁，向來活潑潑地的，如今變了個陰森無聊的人，所以子爵在這數年之中，難得常開笑口，除非有時向着良彥頑笑頑笑，一轉念間，想起緞珠，又復愀然不樂。但是一個人的心，最是變幻不測的，有人說女人很像鴉片烟，沒有娶親的人，男子守着獨身主義，倒也罷了，已經娶過了妻，忽然斷了鸞膠，覺得萬事都不便了，頗像吸鴉片烟的人，上了癮，一旦要教他不吸，這個如何使得。這時子爵天天咳嗽嘆氣，覺得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良彥在家的時候，還可以安慰寂寞，良彥一到學堂，愈加覺得淒絕無人。到了十分寂寞的當兒，還是去，找柔雲談談說說，只見子爵經此悼亡以後，諸事多不高興，他除了對於良彥總算是真心發出的愛情，其餘都是覺得淡淡兒的，便是對於柔雲，也反覺比緞珠未死之前，冷淡得多。人家說：難道子爵胸中愛情兩字，漸漸的有些消滅嗎？柔雲到此，不免也小小有點失望。他當當初，緞珠在世之日，我和她攻城對壘，到了如今我戰勝了她，這子爵總算是我的戰勝品了，誰知這戰勝品到了我手裏，也不過如此，況且而今太平無事之秋，雖有勇將，無能爲力，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。這當兒恰巧本地也有個貴族，和柔雲兩人很有密切之意，那貴族素想和柔雲訂

婚，有一天，他便來探柔雲口氣，柔雲却暗暗的回絕了他。青柳夫人知道了，便說：「雲兒！你心中要想配怎樣的人物纔對？」柔雲道：「他年紀太輕，太沒有經驗，青柳夫人道：「年紀太大了也不好！再不然，就是做人家的續配，進去了就有兒女纏綿，你也未必願意？」柔雲道：「爲甚麼不願意！我是最喜歡孩子的，譬如良彥我也待他似自己所生一般，青柳夫人聽了，知道她話中有因，願做子爵夫人。因想爲這個子爵郎打算，爲蘭兒打算，爲柔雲打算，都很合宜，只是他却不肯直捷的說明，故作啞謎兒，教人揣測，這也明人不必細說，何必繞這圈兒呢？有一天飯罷無事，青柳夫人和子爵閑談，忽然講起了柔雲，他母親道：「雲兒很可怪，這絕好一般姻緣，她到回絕去了。幾乎教人下不得場！」子爵道：「真個柔雲妹錯了這段姻緣，很可惜的！」母親道：「你不知道他的心，說起來是怪可憐的，她是從小兒就有深心，一直到如今也沒有變，子爵道：「若講柔雲妹學問才幹，我是向來所佩服的，却不知道她心裏有人，到底她從小時節到如今，爲這一個人堅持雅操的，這一個人可是誰？他這一問，可問得蹊蹺，記者也不知道子爵是有意呢？是無意呢？」青柳夫人笑道：「這事你還問我嗎？你自己想想！我早明白了。說着，便起身走去。這叫做畫龍點睛之法，這一點，却點入子爵的心中，子爵一時間想這事怎麼辦呢？第一先要想。娶了柔雲，究竟有無害處，仔細想來，却沒什麼害處，一來這巨額達家，向來是她掌管的，她是個熟手，是最相當的，二來母親心中也非常願意，三則就要講到我了，想我除非不娶後妻罷了，要娶後妻，與其他她人，無甯柔雲。況且母親老了。良彥尙小，却也不可中饋無人，柔雲即有此心，我何可不出成其意。迥然當日在意大利和柔雲親密之時，也曾想像把她做妻。」言語之間，亦稍稍流露，難道到如今真個要續娶時，倒反背棄了她不成，因此子爵決計娶柔雲爲

後妻。看官們啊？就子爵心中種種的思念，略一研究，可知道子爵此番和柔雲結婚，決不是好姻緣，你想男女結婚，全屬愛情，其中參不得雜質，如今子爵和柔雲，全是盡他的義務之心，沒有些兒愛情在內，他想柔雲捨不得這個子爵郎，子爵郎又少不得她，還有種種的原故有內，又不能無她，所以我該盡這個義務，我就該先向她求婚，她答應不答應，一聽柔雲之便。她答應了，便是我的妻，她不答應了，還依舊是我一個表妹，我這個義務總算是盡了。因此這個求婚，是含有冷淡之原素的。有一天子爵和柔雲同在後園裏閒散，子爵想今天正好同她開這個談判了。因此啓便口露求婚之意。但是這個情形，比了解林鄉和綉珠求婚之日，竟有天淵之別。子爵當那個開口之時，心頭跳個不住，聲音也震顫了，想萬一綉珠立時回絕了我，可不是一生的失望。此刻却也不心跳，聲音也不震顫，平平常常的調子中，含有鄭重之意。柔雲聽了，心中先有些兒不大高興，不過畢生所企望的大事，今天居然達到目的，雖不高興，但是可也歡喜了。無奈這個喜字，也有種種的喜法，今天柔雲這個喜，是屬於欲壑的喜，不是屬於愛情的喜，好像平白地打着了富籤票。這一喜也算非同平常之喜，她想就是那些貴族家的姑娘們，要攆得這段姻緣，勢必也要喬張做致呢，柔雲因此却抱定見免即搏主義，萬不可坐失機會，立時便答應了子爵，幾天以後，準備訂婚，幾天以後，舉行婚禮，也沒有出外旅行去度這個蜜月，一個柔雲，居然坐補了子爵夫人之缺，在她總算是大願已遂，功成名就了。誰知却也覺得平常，沒有什麼可喜之處。細想用了全副精神，寤寐綉珠，使她姑媳夫婦不睦，出了許多離間中傷之計，真個從來也不會好好兒安睡一夜，及至今日，所謀之事，安然到手了，却也如此，並沒有覺得怎樣得意，這可不是一件怪事嗎？第一件，覺得子爵的愛情，不能十分充滿，有時無可如

何，強爲歡笑，却和當初對於前妻緞珠，竟大不相同了！緞珠一舉一動，子爵非常留意，就是緞珠有什麼不到之處，子爵每每同自己做差了事一般，或者代她辯護，或者替她遮蓋，到了愛好的時候，更是令人可羨可妒，却不想如今子爵的性質，却全然一變，什麼都不管，好像夫婦的關係，是個儀式的一般，噴責人的說話，自然也沒有一句，到柔雲的耳朵裏，就是連那戲謔的話，便也沒有說過一句，倒不如沒有結婚那時候，還有些兒興趣，太也覺得相敬如賓了，柔雲瞧着，心中非常不舒服，想子爵向來是活潑的，爲甚麼不把以前待緞珠的情形待我？爲甚麼向着前妻如此深切？對於後妻這般冷淡？難道子爵的愛情隨了緞珠棺材去了不成？因此柔雲嫉妬之心，又油然而興。咳！女子從來善妒，也是造物與她的特性，生也要妒，死也要妒。當初緞珠做子爵夫人時，柔雲妒他，倒也能了，至於現在自己是子爵夫人了，却再妒過去的陳死人。在理上說，這不也太覺着過不去了嗎？此乃不獨是柔雲這樣，普天下人做後妻的，好像都有這種特性，大似官僚歸命新朝，正在稱功頌德的當兒，如何還許你眷念故主呢？水流花落，只好在腦中留一微影，地下長眠人，難道還能復活與你爭勝嗎？無奈柔雲她另有一個意思，她說沒有緞珠，我早和子爵結婚了，子爵一定要把愛緞珠的情愛我，我又何至於做他的後妻，因爲先有了緞珠，纔把我的姻緣橫斷在先，如何可以不恨她呢？因爲心中恨她，所以見了緞珠觸手的東西，無一不恨，見了緞珠所讀之書，更覺十分討厭，見了緞珠所穿的衣服，必設法賞給他人，見了緞珠的像片，不是撕去，便是扯碎，所以對於緞珠所用的品物，幾於毀滅無餘，獨對於緞珠所遺留的兒子良彥，尙且歡喜，只因他對於子爵以及外面許多人，常常說我是最喜歡小孩子的，良彥我實在把他當自己所生的一般，但是緞珠所生的良彥，柔雲尙如此愛他，這也不過

是懸羊頭賣狗肉罷了，怎麼說呢？一凡憎厭人的人，有兩種憎厭的法兒，一種憎厭在外面，或者見了就罵見了就打這倒是直捷的。一種憎厭是在心裡，外面却偏要裝出十分喜歡的樣兒，其心那就不可問了，柔雲既妒已死的明珠，那有不妒現活的良彥之理，無奈子爵瞧者兒子，宛似性命一般，到學堂的時候，直送到門外，回來的時候稍遲，就要倚閭以望。柔雲心中雖是可氣，却又說不出什麼，不過平常說話之中，道及小孩子不可過於溺愛，溺愛了就是害了他一生，所以雖然喜歡小孩子，也不能不施以嚴重之教育，及至良彥要什麼東西，她也在暗中阻撓，說小時節浪費慣了，到大了怎麼好呢？總而言之，柔雲歡喜良彥，不過形式而已，有一天良彥向著父親道：爸爸！我瞧人家小孩子到學堂時，都騎一個驢兒，明天我也買個驢兒騎騎吧？子爵道：咱們，是貴族家，騎了驢兒，不成樣子，我前天瞧見一匹小馬，待阿父明天給你買來！良彥聽了，早歡喜得了不得，因向着柔雲道：子爵夫人！你瞧我要騎了小馬樣子好嗎？我父親素來不說謊話，我也不說誑話，我父親許了我，是一定給我的。且住良彥怎麼如此的稱呼柔雲呢？須要知道。柔雲和子爵結婚的時候，良彥也有些懂得人事了，所以柔雲進來後，人家教他呼母親，他抵死不肯，只隨着許多下人們，也叫她子爵夫人，因為叫慣了，直到如今仍是叫她子爵夫人。又兼這位小公子，性情脾氣，都極像明珠，第一正直不打誑語，性情極其純厚，子爵想一般人衆都看輕鄉下姑娘，這小孩子正是他正直的賜物！所以格外的嬌慣。惟有柔雲的心上，終覺得不快，她今日聽了良彥的話，暗道一個小孩子家，要什麼，就給他什麼，慣了實在不成個事，便是一匹小馬，價也不廉呢，咳！柔雲心中終不願爲良彥如此花費，却不想自己身上一個胸針，一輪指環，總在良駒數百匹價目之上呢。而且自從柔雲正位以後，她這治家之法，和綉

珠大不相同，紹珠在子爵邸的時候，無論什麼事，總要請老夫人指示，柔雲如今却是獨斷獨行。她想這裏的家務，我是一向弄慣的，當初也沒有請示過，難道如今反而要問他？況且我是一家之主，難道做不得主不成？又兼老太太們的脾氣，你問了她，她就厭煩，你不問她，她又要我駁你，所以青柳夫人，也不十分得意。更有一件，柔雲的虛榮名譽心極大，她忽然想出一件事來，要做子爵夫人的紀念，便在這個巨額達子爵領地中，創立一個紀念小學校，請了這地方大家尊敬的一位老博士，做了名譽校長。所有學校中事務，請一位有經驗而又品行端正女人，做事務長，柔雲自己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不過做一個創辦人。另外用一會計，常常聽她們的報告，一個月用多少錢，簽個名就完了。此外本地的貴婦人，請了四五位做評議員。生徒中男女兼收。那個校舍的地方風景更佳，又適於男女學生的衛生，大家無不稱贊這個學校的位置佔得好。却說柔雲立了這個學校，便把這學校，喚做柔雲小學校，表現是她所設立的。豈知凡真正慈善家，是爲人，不是爲己，大概自己是不求名的，所以此人已經亡過，都是別人要給他留一個紀念，就把這人的名兒，題了學校或什麼會的名兒，若說自己還在世上，捐了幾個錢，便把學堂作爲他的沽名之具，這種人實在有些兒不足取了。光陰飄忽，做書的一言表過，又是幾年。這時良彥已經十四歲了，生得一表非俗，柔雲嫁子爵以來，却沒有生過兒子，心中鬱鬱，常自不快，有一個暑夏天氣裏，柔雲在自己屋子，斜倚在藤榻之上，心想：難道天也和我作對嗎？不然紹珠偏有個兒子，我怎麼沒有呢？如今子爵十分愛那良彥，要是我有兒子，子爵怕不把愛良彥的心，分一半給我的兒子嗎？正在那裏這樣想，侍女却來稟報說：小學堂裏的名譽校長，在應接室裏請見！柔雲道：這大暑天，會客很不方便，他又來做甚！侍女道：想是有什麼要緊事件

，柔雲便正一正衣襟出來。原來這位名譽校長，姓田是個博士，在這裏教會裏掌教，這位田博士五十餘歲年紀，是個穩練強幹的人兒，起居既畢，那博士就開口說：今日來此，却無別故，就爲小學堂女子部的事務長，雲苦夫人他有緊事兒，還家去了，如今急急的要選一個後任，特來與夫人商酌！柔雲道：且！雲苦夫人有什麼事急急要回去呢，博士道：聽她說家裏有人生病，在勢她不能不回去，她還恐怕不能再回來，所以辭職書也寫來了。柔雲道：這倒難了！我這裏那有現成的人呢。不知道博士那邊有人沒人？博士道：我也沒有啊！這個人須得有些兒經驗的，隨隨便便弄個人兒。是不妥的，所以特過來請夫人的明示！柔雲道：這事須要和咱們子爵相商！立刻就呼侍女去請子爵，停一會兒，子爵携了良彥的手來了。良彥今年雖是十四歲，却生得非常魁梧，那形狀好像他舅舅的樣子，所以子爵瞧了良彥，有時便想起紐珠，這時他和柔雲，却漸漸兒有些面和心不和了。柔雲瞧了子爵携着良彥的手走進了來，心中有些不舒服，便道：博士有話相商，你讓良彥自己去玩耍去罷！子爵道：不要緊！小孩子家，博士說得的，他也都聽得的！良彥本是非常的聰明，知道後母是憎厭他，便道：爸爸！孩兒到前面玩玩吧，說着自去了。博士做了個目逆而送之，說道：好！長成得真快！漸漸是個中學堂學生了！子爵道：本來可以送得伊敦學堂去了，無奈我家只有這一個小孩子，好似有些捨不得教他離開身傍似的！博士道：這也怪不得子爵，父母愛子之心，最願他長依膝下，不過這是未來的巨額達子爵，對於教育一層，倒也未可忽略！子爵道：原是！原是！那時子爵講到了自家兒子，笑逐顏開，連嘴也合不攏來了，但是這一笑，却引起別人許多恨來，早有人在桌子下，捏着個拳頭，險些兒指爪搗破手掌心了！柔雲這時銀牙咬得緊緊兒的，暗想除非是我一生沒有兒子，要是我有了

兒子，良彥可是個長子，果使我兒不得相續之權，我無論如何，總要設法除掉他的！柔雲在旁發恨不提，且說田博士便向子爵說明，雲苔夫人辭職的話，子爵說：你們要問我，我更是個門外漢了！或者實在沒有法子，可以在新聞紙上登個廣告，披露咱們的意思。廣募有志願常事務員的，咱們再從中選取也好！博士道：不差！我也這般想，除此沒有別法！子爵向着柔雲道：你想這樣辦法可好不？新聞紙是最有勢力的！子爵說着，回頭一瞧，卻見柔雲呆呆的出神，臉上透出一副陰險之氣，及至子爵向她說了，她纔回過臉來笑道：不差！我想一登廣告，必就有効力的！博士道：這一席事務長，論她薪俸也不算十分菲薄，每年有一百磅的進項，想願就這個事的人很多，定個期限，再把她們名齊了，請子爵夫人面試也好！柔雲道：一切都奉託老博士吧，便是登廣告，我也不出名兒！博士道：老朽理會得！說着，博士自去，不消幾天，那全國人都瞧見這個廣告，一時。田博士那邊的來信，足足有百餘封，博士和評議員商量定了，只在這百餘人中，還了三人，作爲候補者，請她們來面訂，各就路之遠近，從郵政局劃了盤川過去，這所選三人之中，年紀履歷介紹人的身分，都是極靠得住的。到了那天，博士之外，還有評議員的貴婦人幾位。也在一處，這時她們幾個評議員和博士，都齊集在女子部的事務室，博士面前，安放着個大記事簿，便請這三位候補事務長進來。第一位進來的喚做蘆澤媛，這人是沒有嫁過的，年在三十以外，瘦伶伶個人兒，據她來信說，是從事女子教育十餘年了，教育以外的事，一概不營，可不是個純粹的教育家嗎？她進來時，走路好像軍士一般，挺着胸，到博士面前，方始止步，立正，行了一個相見禮，便坐定了。說我先把教育意見，陳述一番可好？博士道：使得！請教！她一開口便從希臘時代說起，滔滔說個不了，那一衆評議員貴夫人，

大家都捏着一把汗，想這樣講下去，要一直講到近代，那天就要黑了，咱們不得回去了，大家想想。把女孩子們交託他，可不大方便的，幸虧老博士知趣，便道：姑娘的教育旨趣，約略有些明白，請別室裡講坐罷，這一位退了，第二位喚做春山夫人，恰巧和姑娘立於反對的地位，她胖胖兒的身材，衣服也穿得非常講究。見了人十分和氣，一句話倒有兩句是笑，坐定了，便講自己的實驗話，某某家的姑娘，非常性氣不好，後來經我一番陶鑄，宛似變了個人兒，現在做了某富翁家的夫人，還有某家姑娘，某家姑娘，一連說了二十多位，而且說這位時，又插入那位，弄得人聽不清楚說的是誰，就是她向着人家笑，人家也不見得什麼可笑，這一位大概也不合格的了，依舊請她別室請坐，這時老博士心中暗々想，三人之中已去其兩了，這一番眼見得白丟掉旅費和這告白費，可見得擇人如此之難！但是末一個人，索興也喚進他來便了，老博士把這記事簿翻開來瞧，第三人喚做幽蘭夫人，是鴨波磴一位石田牧師寫書介紹來的，當時便請這位幽蘭夫人進來，說也奇怪，却和剛纔那兩人大不相同，行步的姿勢，一瞧便是個貴族夫人態度，頭戴寡婦之巾，面幕遮得濃濃的，瞧不清楚她的面貌，所穿的衣服，非常樸素，都是棉類麻類的東西。但有一樣，越是穿的樸素，越見得她姿勢之優，天下的美人，未必盡在服飾，往往黛綠粉紅，桂增醜態，亂頭粗服，便可傾城呢！大約這位婦人。倘在貴夫人社會裏，大家都要妒忌他憎厭他了，如今是個就職的候補事務長，大家都放得這個心。這位幽蘭夫人進來了，也不過她的教育主義，也不講她的實驗談，只等博士發問，這一般評議員的心理中，好像都在那裡說博士不必闖了，這就算罷！博士是個校長的名分，自然不能不問她一問，就提出幾條簡單的問題，那位夫人回答得不卑不抗，恰如其分，所有種種吐屬，極其溫文爾雅，也

沒一毫客氣，全是女子教育中該用的一種詞令，博士也覺得心滿意足，最後便問她道：夫人在女子教育上頭的實驗，那一種最長？幽蘭夫人道：也說不到什麼女子教育，不過在鄉村之間，開個家塾教些女孩子們讀書，寫字，禮儀，裁縫，等等罷了！博士道：請教夫人？現在的女子教育，却用何種主義？這一句是博士畫龍點睛，最緊要的話兒，那幽蘭夫人却用最簡短的話兒答道：我也沒有什麼教育主義，不過以真實的愛情，對待小兒女罷了，博士聽了她一番言語，不知不覺的點了幾點頭道：夫人將石田牧師的介紹書帶來沒有？夫人道：有！便從身邊取出兩封信來，其一封是牧師的介紹信，一封便是瑞波地方鄉長代表全鄉保證的信，那牧師的信上說：幽蘭夫人是瑞波全鄉所敬愛的人，全鄉見幽蘭夫人去了，好似天使去了一般！但是我甚望這位夫人，地位稍高，究竟受她薰陶的人也多些，這是我的私情如此！原來這位石田牧師，本來和這田博士是個同業，石田牧師是個端人，所取必端，這時田博士瞧瞧左右評議員，知道都合式了，便道好了！得夫人肯降臨同校，咱們萬千之幸！幽蘭夫人道：只恐才不勝任！博士道：照這裏的試驗規則，還要拜見夫人的筆跡，便把紙墨等等恭恭敬敬送到夫人之前，夫人到此，不能不把面幕除去，只見從衣袖中，伸出一隻雪白的手來，慢慢去了面幕，說也奇怪，全般是慈善之相。本來一般人們相隨心走，譬如營非常的事業之人，滿面都是滿足之態，在千軍萬馬中發號施令的人，滿面都是威嚴之態，熱心委身於慈善界的人，滿面便都是慈祥之態，如今這位幽蘭夫人，便是滿面慈祥了。而且面目口鼻方位，還不失美人的態度，那面龐之白，無出其右，只可惜沒有一絲血色，想她一定身體少營養，心神常勞苦，纔有此結果。大概歐洲中人，凡是那樣白色的種，一定頭髮是黃的，鬢鬢堆着一頭黃金之髮，方合西方美人的態度。

，現在這位幽蘭夫人，頭髮却是黑色，刈得短短的，都裹在寡婦巾裏，好像西班牙婦人一般，夫人書畢，把紙交與老博士，老博士授與評議員，大家都歎賞書法之妙。這時博士使恭恭敬敬的向幽蘭夫人道：這一番咱們得着夫人，大家都很滿足！咱們該結個正式的契約，以防日後大家誤會，博士便把這學堂裏學生多少，授業若干時，事務長的任務如何，一一說了，帶說：學校中男女生徒兩部，都由我監督，不過這學堂是個慈善性質，還有個校主，便是這裏四方一帶的土地領主巨籟達夫人，這位幽蘭夫人，一聽說巨籟達夫人，顏色大變，不覺失聲道：阿呀！老博士道：夫人做什麼？幽蘭夫人道：不是！我想起件事來了！博士道：夫人想着何事？夫人道：我聽說巨籟達夫人是早故的了，博士道：這是數年前的事，在意大利火車上失了事，咱們大家聽了，十分哀悼，那子爵夫人，却是喚緞珠夫人，如今這位子爵夫人，却是柔雲夫人。幽蘭夫人道：呵！原來是柔雲夫人！又談了少時，一班評議員就引領她到學校中來。這裏有一位喚做湘靈夫人的，最和博士要好，她和幽蘭說你今天在此作客，學堂裏房屋還沒舒齊，今天下榻在敝處罷？幽蘭想本來無地可以安身，只得暫住她家。那湘靈夫人家中有三個小孩子，一見幽蘭都十分親熱，其中有五歲一個男子，見了她，就要她抱。幽蘭夫人也是最喜歡小孩子的，雙手抱在懷中。湘靈夫人便問道：你有小孩子沒有？幽蘭夫人道：有是有個小孩子，却好久不見了，見了你家公子，便想起他來了，說着眼圈兒紅地一紅，話分兩頭，且說自從這一班評議員夫人們去後，獨留校長一人，便把這事告訴了子爵說：這學堂也是合交幸運了！子爵道：怎這樣？難道得著狼適任的候補人嗎？博士道：豈但適任！實在是個最好的教育家！恐怕英國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呢？子爵道：不信！未必果如博士所言，博士道：子爵你沒有見過這位

夫人？真似人間來了個天使！子爵想這位博士，是五十餘年的獨身主義者，如何也如此艷羨？便笑氣說道：博士！你如此傾慕她！她別在你身上起什麼劇話嗎？博士道：笑話！笑話！子爵道：此刻這位夫人往那裏去了？博士道：是湘靈夫人招致她到家裏去了！子爵道：湘靈夫人既然招致她去，不用說一定是個可愛的人兒了！看官們。你道這陶關夫人是誰？自從意大利火車失事之後，做書的一向不會說明緞珠的死活存亡，並不是做書的故作疑陣，實在這部書的章法如此。好在瞧我這部書的看官們，都是眼明心細，不消在下說得，他們都知道死的不是緞珠，却是翠兒，就是在下也明明指着一條大路，臨出子爵邸的時候，毛皮外套，可不是翠兒穿去的嗎？其餘指明的地方，也還不少。只是這緞珠到底往那裏去了？可不是看官們大家要問的嗎？且說緞珠從那一天晚上。在火車站的客房裡，把頭等車票交給了翠兒，自己便趁着火車開行之際，悄悄的從火車站出來，有時徒步，有時乘着街車，直到天明時候，纔到一個地方。這地方和扶露蓮府相隔數里之遙，喚做梗白山莊，這梗白山莊，臨近萬山之中，人跡罕到，倘若潛身在這個村中，十年五年恐怕也是沒有人尋得到的。緞珠因為早起了厭世之心，所以常常留心，這意大利避世絕人之所，一路夜色朦朧，想來這裏暫駐行蹤，後幾天到瑞那和翠兒約會，再回英國拏定主意，天明到在這裡，暫租一間小屋，這本是交通極不便的地方，連那器用飲食，一切都講定了。只是心中不知怎麼刺促不甯，後顧茫茫，想起了各種事情，此番棄了丈夫，棄了兒子。棄了家產身分，真和死人一樣，但是死了倒也罷了，偏偏留個活人在世，此復光陰，但以淚洗面而已。又過了兩天，想着翠兒總在瑞那久候了，那子爵邸尋我的人，或者也歸去了，到那裏買幾張新聞紙來瞧瞧，載這事沒有？便在離這裏數里之遙一個小鎮上，買來扶露蓮府的

新聞紙數張，回來點起燈火，換順了日子讀下，剛翻的第一張，只見挺大的頭號字，記着一行道：「火車之衝突」——「瑞墩附近之大慘事」——緞珠一見，心裏就物物的跳個不住，連忙讀下；上記道：「此新聞方印刷中得急電，瑞那行之火車，於瑞墩附近大街突，死者十餘人，重傷者數十人，已派社員前往，餘詳報」。緞珠想這一次，瑞那行的火車，一定是翠兒所坐的了，心裏意慌。再把第二天的報紙翻開來一瞧，只見一張報紙，大半的地位，都記着這事，中有一段道：「吾人所聞之而增悲慘者，則英國某貴族之夫人，亦遭此劫也，去年來此之，英國貴族巨籟達子爵夫人，以急事歸英國，不幸亦乘此火車，其死狀甚慘，第一號之上等車，幾全壓此夫人之面，容顏不可分辨，而衣服頭髮，及所持之物，證明其確為夫人，電告子爵。收拾遺骸，子爵志不可仰，放聲大哭，醫師警官同為墜淚，想見其伉儷之篤也！」就在這條之後，附列一條題曰：「可憐絕世之美人」記事中說道：「巨籟達子爵夫人，素有國色之稱，今日家中園盛宴，夫人乃身歸國，頗以為奇，特夫人貞靜幽嫻，決不慮其有他也，緞珠瞧了手先發顫了，報紙丟落在地，不覺掩面大慟，想翠兒一條性命，全喪在我手裏，可不是我害死了她嗎，又想我丈夫難道還有情於我，來哭我一場嗎？於是再把新聞紙讀下去，第三天，便是，「子爵夫人遺骸。」七個字的題目，記的：子爵把夫人靈柩扶歸。再下去，便是買葬地，準備葬禮，最後一紙，便說：「今日舉行英國巨籟達子爵夫人的葬式，美人薄命，千古同慨，記者也表此弔。」緞珠想從此以後，翠兒的事情完，便是我的事情也完了，翠兒的軀壳，和我的精神，一同埋在深黃土之下，不再顯露在世界上，我的一生，也就此算歸泉壤了。緞珠又想：如今我丈夫知道我死了，世界的人也知道我死了。我在這世界上，不着一點痕跡，可不是天從人願，使我不死

而死嗎？我這一回出來的宗旨，原是要子爵歡喜，還他個自由之身，但是我一天不死，子爵終是一天不得自由，此刻弄出這番岔事，可不是天然湊巧嗎？只是現在第一步，我得先求一個人跡罕到，避人避世之處待我回到英國和父親商量，或者向田舍人家，求一個職業，問問雨，戴月披星，做一個農家婦也可！總要變換我的形狀，使子爵見了，也不認得我，纔好！緞珠一夜思量，又想：我到明天，一定得去想法易容，易了容後，再到翠兒的墓前，弔奠她一番，而後再回英國才算死心塌地了。她想到這裡又取個鏡子，自己先照了一照，數日之間，忽覺容顏大變了，本來憂能傷人，一個人在悲痛之中，最足使人顏色憔悴，而今目眶果然漸漸發黑，口輔邊生出一條一條的皺紋，想這個容顏，就是不再設法變易，我子爵設或見着大半也不認得我了。只是我這豔豔黃金之髮，一瞧難免使人認得，也要改變了它纔好！緞珠一發狠，取把剪刀齊頸一剪，都剪了下來，把頭髮藏在身邊，戴上寡婦的頭巾，又把身上各種縐羅的衣服脫了，穿上些木棉的衣裳，又把寡婦頭巾遮在前額上，這樣一裝扮誰還知道。是豔名噴噴的巨賴達子爵夫人呢？況且這子爵夫人大家又都知道是已經亡過的了呢。緞珠就在這晚上出門，趁着夜裏沒有人聽見，便乘着火車直回到扶露蓮府來，一路上尋着子爵夫人的墳，就是翠兒的墳，她想我懨沒死，自己到先來上墳了，那個墳本來也在其間墓場之側，這時光已在十二點鐘之後了，墳丁早已安睡。緞珠想橫豎是個新墳，一認便是，也不去驚動墳丁，緞珠走到墓場之，只見一丸冷月，正照在雪白的大理石碑碣之上，下面短樹叢叢。環裹着各種香花，一瞧見，那淚珠兒就破眶奪門而出，不由得跪在墓前哭道：翠兒我害了你了！我本願意受這個災厄，偏偏你當了去，我雖然不死，但是也和你一樣，後此再也不能出現於世界了。你一旦代了我，我死之

後，不知葬在那個荒坵之中，你永遠頂了我的名了罷！翠兒！翠兒！我不遠也要到你那去的地方去了，我此刻還在這裏哭你，只怕我死之後，還沒有人灑一滴同情之淚呢！綉珠哭罷，立起身來，把身邊剪下的頭髮取出來，也埋在墳土之中，再在墳前採下兩朵野玫瑰花，一朵供在翠兒的墓上，一朵藏在身邊，說我永久不忘你，見花就如見了你的面了。綉珠憑弔一回，自去不題。再說英國地方有個小都會，喚做台勃爾鎮，這個鎮上有一家剃髮店，開了好久了。這店裏頭，還有男女的化粧用品，各國來的香水肥皂，紅白粉之類，也在這裏出賣，這店主人名喚蒲利威，是個法國人，住在這裏也好久了，和本國人一樣，他這理髮之術，算巴黎第一等的師匠，頭髮要蹺要直，可以惟命是聽，還有一種，可以使頭髮非常長的藥，地十分秘密，不肯傳人。這位理髮店的主人，又是最有趣的，本來法國人的性質，活潑風趣，是其擅長，所以他也最得一般婦女的信用，他的年紀已五十歲了。卻還沒有娶妻，人家問他爲什麼守着獨身主義呢？他道：娶妻有什麼好處，我是最有愛情的，世界上的女子，都是我妻，我何必做一個人的奴隸呢？人家聽他說出這樣話都說他是有瘋病的，他的理髮術，果然是妙，但是他的招牌，也非常有趣，他的招牌，便是自己的頭顱，他把自己的頭髮，用美奩左右分開，還用一種香油香水，刷的光光的，真個一塵不染，據他說自己是個禿子，因爲研究出這種藥來，所以和少年人的頭一樣。而且他店中人，也沒有一個禿子，這是他的特色，所以他全店的人，都是活招牌呢！這一天他吃了早飯，沒有事，坐在店裏等主顧，只見遠遠地來一個婦人，好像個貴婦人模樣，店主人眼力極銳，說道：有客來了！這時他眼睛注着當門一個大着衣鏡，只見戴一頂寡婦頭巾，濃濃的遮着面目，穿的衣服，却甚是樸陋，但是一切舉止態度，確是個貴婦人模樣，行到店前

，店主人欠身而起，便恭恭敬敬垂頭鞠躬，施了一個敬禮，原來這店主人意思，是一事兩勾當，既一面行了敬禮，又一面可以把他的招牌，供獻人前。只見那婦人款步進店，大大方方的坐下，並且不去面幕。主人道：請問夫人到此？作成些小店什麼東西？那婦人低低的說道：這裏有假髮沒有？主人道：有！有！各色都有！夫人是要長長的，露出在頭巾之下的嗎？那婦人還沒開言，店主人又道：這裏各色的假髮都有！近來最流行的貴人紳士清客串，都用小店裏的假髮，不知夫人要什麼顏色？婦人低聲道：可有黑色的嗎？店主人向那婦人頭巾之下一瞧：只見滿頭艷艷黃金之髮，暗想她怎麼要買黑色的假髮！定然是要喬裝罷了！再瞧她這個態度，穿着木棉的衣服，就是個破綻！再者，她發聲却帶着悲顫之音，想她必是那一家的人，定然有一段悲慘的歷史在裏頭呢？當時店主人取出黑色的假髮種種說：這都是劇壇上最上等的。那婦人就在裏頭選了一號最短的毛髮，說道：聽說這裏，還有一種染眉毛的藥，可有沒有？店主人道：有！有！這裏有那一色的假髮，便有那一色的染眉藥，用黑黛描的，這裏也有。婦人道：如此最妙！店主人道：夫人只消一瓶，就可用幾年了。那婦人取了兩瓶而去。店主人也不知道這婦人到底是那裏的夫人，好在這個店裡，像這種事一年也不知有多少次呢，這一段故事兒講完，又要講那夏末秋初，瑞波磴地方某小村的旅館有一位女客，喚做幽蘭夫人的，看官們，要知道鄉村之中的旅館，倒比都會地方的旅館，情意懇摯。都會的旅館，往往不問旅客的來歷，痛癢不關，鄉村的旅館，待客極其信切，非常忠實。所以幽蘭夫人住在那家旅館裏，不上幾天，就和男女主人家處得親切了。那男女主人雖不知道夫人真正的來歷，但約略知道她是個苦難的人兒，頗表同情之意。這天據夫人自己說：她是孑然一身，到處飄零，也無親戚，也無朋友，也無

職業財產，因為身體不健康，所以到這鄉村人家暫住幾天，或者弄一個事情做做也好。她身邊總共只有五十磅，將來或者教教裁縫針線，或者教幾個小孩子，不論男女，這倒都使得。那女主人於她男人口中得了這個緣故，便道：經你這樣一提說，我倒想起來了，這裏鄉村都有個小學校，惟有這村裡沒有，這裏小孩子往鄰村去讀書，非常覺得不方便，前日牧師會說過，咱們這村裏，小孩子也多了，自己想法子要設立個小學校纔好！並且村子盡頭，有所房子空關已久，不如咱們去租了來，開個小學校。男主人道：不差！自從這房主的祖父死了，一向沒有人租過，風吹雨淋，想來租金也不很貴，女主人道：至多不過十磅，定可租得來了，男主人道：無奈這地方太冷靜，一個女人家住在那裏，怕是膽小！此時幽蘭夫人在旁插嘴道：我不膽小，我最喜歡清靜，這時女主人便去租了這屋子，略為收拾，夫人就到那裏，把學校的匾額掛起，一切有他男女主人夫婦幫忙，居然這村裡的男女小孩子，都來上學了，加着那位幽蘭夫人待人接物，最是和藹親切，課餘之暇，她還有時到村裏的貧民病人之家，去安慰他們，去看護他們，一村子的人，都說這位夫人，或者是個天使，也未可知說！那幽蘭夫人教育男女小學生，真個和自己的兒女一般。不過在這裏一個小地方，一月所得，那足以支持生計。幸虧夫人尚有這五十磅贖，時時津貼，却也又快完了。幸虧這村裏最尊敬的石田博士，又喚做石田牧師的，狠感念這位夫人，便在教會中有时募集幾個錢，每月補助夫人，却也有限，但是這夫人在村裏所施的恩惠，那可書不勝了書。所以有病之人，只盼望這夫人來了，痛苦便減了一半，臨死之人。只要這夫人來了，好登天國。夫人除了貧病之家，一概不到外；其餘就是到石田牧師家，和他夫人們閒談話而已，從此年復一年，如花美貌，似水流年，都斷送在這荒寂的瑞波地方，真個做了

空谷關了。恰巧開痕州一個子爵領地上，要招個小學校事務長，由田博士出面，遍登廣告，石田牧師就把幽蘭夫人舉薦了去，幽蘭夫人拚着自己身世一想，也就答應了，所以才會到這裏來。這是做書人的補筆。如今再講子爵聽了田博士的話，一路歸家，他想田博士從來不肯輕易贊人，今天却如此傾倒，果然如此，我妻柔雲見了，一定歡喜，他又常在這學校之中，咱們請了她來，也算應盡的主人敬禮之心。這天的夜裏，子爵和柔雲說：這位幽蘭夫人，你該送些東西給她，書籍圖畫之類，是不可少的，或者咱們花園中花果時鮮之物，都是婦人愛好的，可知道學校辦得好，也是咱們家的名譽！柔雲聽罷，不能不贊成，只是胸中有些疑惑，說道：你和這位幽蘭夫人非常要好，非常佩服她，敢是以前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嗎？子爵呵呵的笑道：夫人說那裏話來！面也不會見過，怎麼說在什麼地面見過！柔雲是第一個疑心病重的人，她處處防閑子爵，她的妒心最是根深蒂固，牢不可拔，所以無論甚麼事勸輒要疑心他人。到了明天，柔雲到書房裏整理書籍，檢點贈給幽蘭夫人的書籍，暗想送她些什麼才好呢？隨手在玻璃中取出一本很美麗的書來，一瞧却是一部，福爾士福斯的詩集，打開第一頁上，便寫着一行小字道：巨額達。蘭蓀敬贈吾最愛之妻，緞珠二十歲壽辰之紀念。柔雲屈指一算這是緞珠十八歲結婚，到二十歲做親，子爵在最歡愛當兒贈給緞珠的，我和子爵何嘗有這麼一次，因此妒火又漸漸引上來了，說這種書，留在家裏，見了徒令人惹氣，不如送却別人倒也乾淨，除這部書籍，餘外又選幾種書，送到幽蘭夫人那裏去。咳！人亡物在，這樣的書籍，最該保存在家裏的，柔雲因為氣恨緞珠，所以凡關係緞珠的東西，一概不留，此時幽蘭夫人，早在學校中預備好了一個屋室，房雖不大，却是非常精緻，還用了一個小婢，伺候夫人焚香烹茗，幽蘭夫人甚為喜歡，博

士想這都是子爵夫人預備的。所以他處處感念子爵夫人，便道：夫人你瞧瞧。這位子爵夫人，模樣都周到，她改日還要親來奉訪呢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先自一楞，勉強答應一聲是！湘靈夫人也說道：子爵夫人，最是和氣的，她常常把書籍鮮花之類，教人送來，你要什麼？儘管向她要去！反正在這裏沒有什麼客氣的必要！幽蘭夫人又低低答應一聲，知道！心想我今天居然在這裏做客了，觸起前情，眼圈兒一紅，幾乎流下淚來。恰巧那婢女送上茶來，田博士和湘靈夫人也都用了茶，幽蘭夫人問道：子爵家有幾位公子？田博士道：只有先夫人生的一位哥兒。夫人道：這位哥兒，想來是很好？田博士道：若說這位哥兒，容貌：心悟：舉止：都是第一等最體面的！正是子爵家後福！幽蘭夫人一聽，便高興起來，雪白的臉上，沒出幾分血色。便道：想她母親，自當格外歡喜？田博士道：夫人沒聽得老夫說嗎，這位公子不是現在的夫人生的，是已前夫人生的，這位公子名喚良彥他的母親，可憐已亡過多年了，老夫以前曾見過這位夫人兩三回，覺得這位公子的眼睛口邊，都很像她母親呢！說着，田博士把眼睛注視着幽蘭夫人，夫人道：這回，停了停兒。田博士又開口道：那一天我遇着子爵，我問他這哥兒，他道：這哥兒只有一個兒子，捨不得他離家，夫人你想？子爵可真是太疼愛了！幽蘭夫人道：是呀，這哥兒可真是個罷？田博士道：這倒不用說得，凡是體質健全的小孩子，總是跳躍跳，極其淘氣的，不過這位哥兒的性質極為良善，外面惡劣小孩子的脾氣，一些兒沒有！幽蘭夫人道：我幾時要見這公子一面，不知可能不能？湘靈夫人道：怎麼不能！既然住在這兒，別說是一面，保不住將來天天還要到這裏來呢！以前雲苔夫人在這裏，他常常來頑耍，何況你是喜歡小孩子的呢？說着。又指那庭前一個破花盆說：這是他打破的，那天一個球子滾在花盆架底下，他便鑽進去取那球兒

，一個不小心，把花盆打破了，夫人你瞧？不是一個皮球，還在那階台底下嗎？他多早晚還要來取了去呢！幽蘭夫人道：小孩子太淘氣了也不好！等他來此，我慢慢地瞧他，是個怎麼樣兒，他們三人講了半天話，博士先立起身來說，夫人，學校中的時間，是從上午九點鐘起，到午後四點鐘止，此外的時間，請夫人隨意自便！此刻雖然狠冷靜，往後習慣就好了！幽蘭夫人道：我這會當堂的人，沒有什麼不便之處，請博士費心。博士還講講了幾條學堂注意的事，便與博士告別，幽蘭夫人便發覺走了。幽蘭夫人一個人，走到花盆架下，替那兩個着色的皮球來，把皮球放在房前，每個皮球發覺一樣，低低的說道：這是我的東西嗎？良彥！良彥！我這會當堂無日無夜，在這裏想念你嗎？你以為你母已經做了黃泉之鬼，可知道你母還在世界上嗎？我今後雖然可以和你見面，無奈母子名義，已經隔斷了！可憐可憐！幽蘭夫人想着，淚下如雨，便在草地上的椅子上的坐下，掩面而泣，既而忽然想起我這個樣子，倘被人家瞧見了，可算什麼情形呢？於是便回在自己屋子中，把小婢支使開了，恁情哭了一場，這是幽蘭夫人進了這學堂第一回下淚。明天她就到學校中，果然許多女學生，都和這夫人親熱。過了兩天，子爵家差人送瓜果來，說是子爵夫人致意夫人，明天還要到學校親自拜訪呢！幽蘭夫人道：多多拜上子爵夫人，說我十分感激！她雖然這樣說，心裏却暗々想這如何可以見她呢？原來幽蘭夫人，當初到這裏來的時候，並沒有知道是巨籟達子爵夫人家的私立學校，她自到瑞波後，只是掛念着良彥，以為如何可以想法子和我的良彥會一面會，就死也瞑目了，我甯可做個乞食的婆子，徘徊巨籟達城之旁，偷着瞧瞧我這嬌兒，便是立刻跌倒在巨籟達城之旁死了，把森林中的木葉遮

掩了，也所甘心。天天她這樣的想，恰巧那招致事務長的廣告出現了，這地方和瓦賴達城相近，便由石田牧師介紹到這裏，不料就走到自己家門裏來了，此刻她恐怕她們認得出，既而一想，我現在易容改裝，已是經過好幾個年頭了，也沒個再知道我，況且大家都知道緞珠已經葬在大馬路高大理石碑後的墓中，難道還能從棺材裏逃出來不成？雖然這般說，其實也要真知道這學後是柔雲辦的，她再也不能來的，但是現在變了騎虎之勢，只得往前廝混。她每每聽人家說子爵夫人長，夫人短，胸中就勃勃的跳個不住，如今又聽得索與她要到學校裏來了，萬一被她窺破，如何是好。害得幽蘭夫人一夜不會安眠，她又想他們既然都知道我死了，子爵自然要續娶，續娶的人不是柔雲可是誰呢？我出來的時候，原是與子爵以自由的，既是與子爵以自由，無論他續娶的是誰，自然稱他的心意與我無干，只是我身世，雖生猶死，不過多一口氣罷了，幽蘭夫人坐在那裏，癡癡的出神，忽然有一種恐怖兜上心來，她道：咳嗽！這是我的罪名！這是我的罪名！便從床上起來，直到神前懺悔說：爲擔待了個欺我夫君之罪，陷我夫加個重婚的罪名在身上，雖我不出世，法律上是逃得過的，上帝的眼睛是逃不過的，重婚之罪，上帝是最不許的，第二個妻，要算是犯了姦淫了！我丈夫是沒有知道，以爲我已死了，就是柔雲她志高氣揚，做子爵夫人，其實不過是個私通者罷了！譬如今天我一出世，說是意大利火車失事時候，死的是翠兒不是緞珠，如今好好兒的回來了，依舊來做子爵夫人，那時候柔雲的地位，可怎麼樣呢？她豈不要羞慚死了嗎？幽蘭夫人足足想了一夜，不會安眠。夏夜甚短，一會兒就天明了。早晨起來，自己先定一定心，今天要和柔雲見面了，須得預備預備。於是到那綠陰之下的椅子上坐了一坐，煩惱的頭腦，被曉風一吹，覺得清醒了許多。又想起我這一番棄了丈夫，

棄了兒子，自己便算死人一般，到底合於天理嗎？我自己要不尋短見，要等自然的一死，蒼蒼者天，應該早早使我命盡祿絕，把這雖生猶死的身體，收拾了去，豈不是乾乾淨淨嗎？她正在那裏想，只見旭日當空，斜照在樹林之梢，學校的鐘，已經打了六下，和子爵夫人見面的時期越近了。她把自己的心先按定了，千萬別在柔雲的面前露了怯相。授業的時間在八點鐘，此時的時間還早得多呢。幽蘭夫人回到屋子裡，臨鏡徘徊，見自己的頭髮已經截短了，想當初是何等的愛好，到如今反極力的自掩其美，却還掩不迭！於是嘆了一口氣，依舊把寡婦巾戴上。用過早餐，便到校中來，她名為事務長，其實還担承一半教學課程。停了會兒，只聽得一個學生囁了進來，說夫人！夫人！子爵夫人來了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好似一把利刀，直刺入耳朵之中，不知不覺的立了起來，想走出去，不知不覺的又坐了下來。只覺得耳中一陣響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第一，我見了柔雲如何的和她周旋，開口說那一句話好呢？咳！此番沒有第二法子，只求上帝保佑我，別教被她們看穿，這關係是很大的呀！幽蘭夫人這時心裏的念頭，比電氣還快，往事如潮，一一都從心上過，覺得柔雲和子爵兩人愛好之情，一閉目好像幻燈一般，都懸在目前，只聽得一陣馬車之聲，鱗鱗然已到了學校門首，幽蘭夫人遠遠的一望，這馬車是紫漆的，確是子爵家的馬車，當時定造這一對馬車時，子爵還何我商量式樣和漆色着，再瞧瞧那御者，還是舊人，我認得他，他可不認得我了。幽蘭夫人本來是預備出迎的，誰知兩隻腳重逾縛鉛，不知爲什麼緣故，一步也拖拽不動。那柔雲已經慢慢的下了馬車，學校中的學生，又囁進來道：子爵夫人下了車，進來了！幽蘭夫人迎了上去，只見當日的柔雲姑娘，和今日的子爵夫人，略有不同了。第一衣服的華美貴重，所有裝飾：如耳環、項鍊、胸飾、指輪之類，都是寶光燦爛，是歐洲

都會第一流的東西，第二顏色較以前豐滿了。從幽蘭夫人的眼光中瞧去，不及做姑娘時候的美麗，看官們，要知道已出閣的女子，和未出閣的女子，正是一個蛻化時代，出嫁後，不是肥了，定是瘦了，把以前的美質，都要損壞了，並且還能把從前種種天然愛好之心，也要漸次消滅，不俱顏色變換，連性情都能改變，這難道不是心理學和生理學上的關係嗎？你只瞧枝上的鮮花，和瓶裏的鮮花，那一種花好？爲什麼偏偏要攀折鮮花，供養瓶中，雖供人們一己的流連歎賞，可憐不到三天，那花便憔悴零落，無有顏色，勢必向牆角邊一丟，美人也含有這樣的趨勢。所以在下說美人不可早婚，使美人早婚者，其罪當入九幽十八層地獄，永遠不得超昇咧！貪狡閑文，耽擱正事，且說柔雲雖然沒有以前的美麗，却是滿面得意之色，好像臉上有一種特殊光彩。在她的意思，以爲這個品位，人人都要羨慕的，可憐她還在夢中，要知道她現在所立的位置，不是你自己的地位，一說穿了，她不是個置身無地之人嗎？這時柔雲十分得意，一手提起了自己的裙，唏嘩唏嘩的響，一路進來，漸漸和幽蘭夫人接近了。幽蘭夫人低了頭，眼望著地上，真個像柔雲處下所用的人一般。只是今天這兩位夫人相見，可也算得奇妙了，一個是真正子爵夫人，倒萎縮做了個雇用的教師，一個是要講實際上只好算私通者，（按西洋無妾之名稱）今天倒自以爲是子爵夫人，非常得意，你道奇也不奇？看官們，第一注意的，今天柔雲瞧得出，幽蘭夫人是誰嗎？在下先說明一句，是瞧不出的！爲什麼瞧不出呢？一則：年代究竟久了，二則：幽蘭夫人今朝自己十分注意，三則：柔雲這一副志高氣揚的神情，也不放什麼在心上。所以她一路進來，一路說道：今天我來得太早了！不妨礙你們授課時間嗎？今年一夏，同咱們子爵，和幾位友人，出去做避暑旅行，倫敦巴黎的鬧了些日子，狼累得慌，今天又送一個客

到別處去，老早就到火車站，此不過便道到此拜訪來了，一派言語，都是誇張她交際之廣，幽蘭夫人微微答應一聲是！柔雲道：我先瞧瞧學生們，再到你屋子裏坐，咱們還有話說，幽蘭夫人又輕輕答應一聲。她上下兩唇，好似不肯相綴合的樣子。柔雲想她是瞧我的神威，所以十分恭敬，不敢高聲，因此心中非常得意，說她很知道自己的分際，慢慢兒便到課堂上來了，或者向幾個幼穉的女學生撫摸撫摸頭，或者把她們所做的手編物，拿起來瞧瞧還說：很好！很好！不枉我一片熱心，又向着幽蘭夫人稱謝說：以後一切都要費心了！如今咱們到你屋子裏坐坐罷？她便提起了雪花飛點裙子在頭裏走，幽蘭夫人低了頭，隨在後面。柔雲一路上指東說西，說這樣，說那樣，甚是高興，幽蘭夫人者不開口，走過學校的曲徑，便是幽蘭夫人住的屋子。柔雲親同自己的家一般，先走了進來，指着個椅子道：幽蘭夫人你。請坐了！咱們好說話。幽蘭夫人便坐了。柔雲道：夫人！我瞧你這身子怯弱兩狠！想你別是有什麼病嗎？你這裡住得慣住不慣？幽蘭夫人低低的答應道：沒有病！也狠住得慣！這屋子狠好！柔雲道：咱們創辦這個學校的意思，原是爲推廣教育起見，是愚夫婦的一點願心，只是一向也不甚十分發達，總想逐漸的改良，難得夫人惠然肯來，這是好極了！幽蘭夫人還沒有回答她。柔雲見她戴着寡婦的頭巾，又接着掉轉話頭道：夫人如何方在青年，便遭不幸？幽蘭夫人便憤然的說道：我不但無夫，并且無子！柔雲道：啊呀！如何如此不幸？可憐！可憐！夫人你是第一回到這地方來嗎？幽蘭夫人也含糊的回答道：我一向住在瑞波，柔雲道：你嫌寂寞時，可到我家裏走走，咱們園子裏常有鮮花鮮果，我教人送來，你還喜歡讀書嗎？幽蘭夫人道：除了讀書以外，沒有最喜歡的事了！柔雲道：前天我給你預備一個書架，裏面裝著許多書，備你暇時瀏覽之需。幽蘭道：多

謝夫人！日來匆匆，還沒有指讀過！柔雲一面說，一面便走到書架之前，可是最觸目的是這一部福爾斯福士的詩集，她便不知不覺的抽出這部書來道：夫人！你喜歡名家的詩集不喜歡？幽蘭夫人還沒有回答，就她手中一瞧，心中詫異道：咦！這部書好似我二十歲生日的時節，子爵送我的紀念品，因為這部書是特別的製本，所以最容易認識，一向在子爵的書房中收藏，想我丈夫對於遺愛。怎麼一點不存故劍之思！這種書因人及物，也該鄭重的保存纔是！即便不分鄭重，也應該留在家中，何至於拏出來送人，男子之心，如此的薄情，令人可歎！一回兒又想別是送出來時，誤夾入這些書裏也未可知。便向著柔雲道：夫人！這一部詩集，是你們府上的紀念品，想是誤夾在裏頭了！明天我教人送還府中去吧！柔雲道：不消！這都是子爵自己選的，大概這種書，他是不用了，我也不喜歡瞧這個！幽蘭夫人聽了，胸中一痛，眼前一暗，那淚珠便滾下來，借着瞧別部書爲名，把臉兒背轉了。柔雲道：這書架中的書，你慢慢兒讀起來，也足殺你消遣了，你要別種書時，我那裏都有，你儘管向我屋子裏要去。停了停兒，又道：今天我兒良彥在前村散步，也許要來幸虧這一句，不然幽蘭夫人的臉兒不能回過來了，如今聽說良彥要來，不覺轉悲爲喜。柔雲又道：過一天再來瞧你罷！現在我回去了。說著，頭也不回，出來上了馬車竟自去了。幽蘭夫人送柔雲去後，自己回到書室裏，坐在書架之前，把那部福爾斯福士詩集，展玩了半晌，忽而鈴聲響動，預備要上課了。幽蘭夫人便在小抽屜裏，取出一柄裁紙刀，把裡面子爵寫的一行字裁去，藏在身邊，自去上課不題，再說柔雲的馬車，出了學校，便到田博士家裏來，說今天到學校。會見過幽蘭夫人，比了以前那位雲苔夫人，在這女子教育上頭，還適當得多，而後她回到家裏，又把這事告訴子爵道：這位夫人，

到底是那一國人，據他們說眉毛是黑色的，想是西班牙種族，亦或是愛爾蘭人？瞧她的情狀，好似有什麼憂愁之事，大凡愛爾蘭人最是善感的人種，子爵道：過一天，我去拜訪她一遭，見了面，就知道了。不提子爵要來見那位幽蘭夫人。且說，幽蘭夫人當時聽得柔雲說良彥要到這裏來，心花跳躍不已，想良彥不知長成個怎樣的人物了？今天白晝已過，漸漸的晚了，不知道良彥來不來？此時四點鐘已過，學生們都回去。幽蘭夫人只等良彥來此，幽蘭夫人這時坐也不定，立也不穩，只望着巨籟達城的一方面，真個慈母倚闌，比別的事摯切得多，那巨籟達城一直綠望將去，兩傍都是鬱叢大樹，中間隔一小山，砌着個甬道，直達巨籟達城外的表門。幽夫人望着那邊，心中却雲湧潮合，呆呆的思想，只見前面好像有個人，騎着一匹馬，隱隱的向這邊來，他想來的人或是良彥，胸中先騷亂不已，想良彥七歲之時，在意大利，母子相別已七年，他今年十四歲了，想來一定是個很可愛的孩子，不知他心中還記掛着自己的母親否？便尋記掛着，也是只當母親早死了，又誰知你母親還在這裏現世呢？又恐怕我兒只知道現今的子爵夫人，是他的母親，不復念及自己的母親了！幽蘭夫人一面想著一面流淚不已。便避進室中，把淚痕擦乾了，定了一定心，再出來瞧時，果然是良彥乘了一匹小馬，已到門前，手中垂著個絲鞭，一頭走，一頭在那裏東瞧西瞧。幽蘭夫人恨不得奔出，把良彥攬在懷中，叫一聲我兒良彥，你生身之母在此！只是關係甚大，不能不極力向自己抑止。良彥本來是個小孩子脾氣，走到門前，只聽那綠槐樹上的蟬聲，噪得狼急，他便把鞭子去打。他的態度困悶，却不知屋子裏有個和他至有關係的人，胸中萬疊愛波，忽起忽落，急急的等他下馬呢。幽蘭夫人經此感動，幸虧身體支持在門上，不然幾乎要跌倒在門下了，她牢牢注視著良彥的面龐，再想自從意大利

分別以後，我只有我兒在睡夢中接了個吻，如今面龐長的，又和以前不同了，倒有三分像父，七分像母，又和在印度戰死的我哥哥陶村時介差不多，真是一位英姿秀挺少年，這時幽蘭夫人把思念丈夫，憶想阿兄的心，都併集在良彥一人之身了。良彥下了馬，也把這位夫人相了一相，便從馬鞍之旁，解下幾枝鮮花，和那兩三種的果物，說道：夫人！這是咱們子爵夫人，送給夫人的。幽蘭夫人想要回答，無奈喉中哽塞，一時答不出來，好似全身起了拘攣。便伸出手來，受他的花果，偏偏那手又震顫不已，良彥見這位夫人，戴着寡婦巾，而且容顏抑鬱知道她必有深悲極慟，藏在心裏此時天氣炎熱，良彥例應在此休息。以前雲苔夫人在這裡時，良彥出來散步，總在這裏歇腳，已成了個慣例了。良彥道：待我把馬繫在門前樹上，再進來坐坐。良彥繫上馬執著鞭了進來，好似和自己家裏一般，便道：夫人，我常常到這裏來，你嫌我討厭嗎？從前雲苔夫人在這裏時，我是常常來的！幽蘭夫人道：公子說那裏話來！你永遠在這裏，也不嫌你討厭！良彥道：今天口渴得很！有水借喝一杯！幽蘭夫人道：有有有！比水還好的東西！那時幽蘭夫人悲感略減心花朵朵開放，喜氣充盈全身，早取出一瓶檸檬水，和一串葡萄。良彥先把檸檬水喝了，連聲道：美哉！美哉！而後便徐徐的摘葡萄吃。忽然想起道：啊呀！我吃了，夫人沒有了！幽蘭夫人道：我這裏多着咧，你儘管吃，不妨事！這都是學生家的父母贈給我的。夫人見良彥吃得非常得意，怔怔的看癡了，又從頭頂上瞧到腳底下，沒有一處不可愛，把自己所有可悲可恨之事，一見了兒子，都拋入九霄雲外去了，又恨不得從他周身撫摩一遍，總之這時候的幽蘭夫人，也沒有天地，也沒有世界，也沒有自己，統統都沒有，只有一個兒子良彥罷了。可見父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。幽蘭夫人的眼光旋轉在兒子身上，好似鋼針受了磁石

的吸引一般，少時良彥吃了葡萄，得意道：好久沒有吃這個葡萄了，格外的好吃！夫人道：怎麼說？良彥道：好久沒有吃了！停了一停，又道：家裏是有呢？子爵夫人不許吃，她說小孩子們，都要像斯巴達的少年，與以嚴重之教育，不該吃好東西，養成嬌貴之風，所以我在家裡，是沒有吃！幽蘭夫人聽他口口聲聲喚子爵夫人，已經有些兒詫異，又知道柔雲待良彥十分嚴厲，但是對於小孩子的嚴厲，本是有，還是出於愛的嚴厲呢？還是出於憎的嚴厲？這時幽蘭夫人心中一動，想如何把良彥託付在我手中纔好？不禁問道：呵！子爵夫人怎樣？良彥道：子爵夫人是我父親的後妻，我的母親，是沒有的了！幽蘭夫人道：怎麼沒有了？良彥道：我母親是在意大利火車衝突的時候，已經遇險死了。夫人不知！我死去的媽媽，是個很美麗的媽媽！這時幽蘭夫人的淚珠只望肚腸裏閣落的咽去。良彥又道：我媽媽的美麗，好似天使一般，我還記得，我每夜做夢，總見我媽媽非常的疼我，她把我攬着坐在膝頭，和我接吻，把我的頭髮梳理，我以為媽媽真個活了，誰知醒來，還是一場空！世界上沒有母的人，是很可憐的，我媽媽倘然在世，可不是好嗎？說到這裏，良彥幾乎要流下淚來了，又說道：我想我記掛媽媽，我媽媽也一定記掛我，所以在夢中常來慰我，後來我問父親，我的媽媽在那裡，我父親說早登天國了，我說也到天國去瞧瞧母親，父親道：癡孩子！人沒有死，不能去的，你快快將來做一個顯親揚名的人，你母親在天國，瞧了你也歡喜！幽蘭夫人！我不知幾時可再見我媽媽呢？幽蘭夫人還沒聽他說完，從椅子一骨碌翻身轉下，跌在良彥身傍，那淚兒似絕線珍珠一般，只見她玉肩雙縱，一起一伏的波動不已。良彥見子慌道，夫人：可是我剛才所說的話，莫非有得罪夫人之處嗎？爲什麼如此？他說着也泣起來了，幽蘭夫人慢慢的立起來拭乾眼淚道：沒有什麼！沒有什

麼！你別着驚，帶着苦笑安慰良彥，良彥不知不覺也笑了。看官們，你別瞧他們一哭一笑，沒甚關係，可知她兩是關於母子天性。這喚做天然的同情，要就生理哲學上講來，又是一大篇文章呢，在下也不便東扯西引，只說良彥急急的問道：夫人你爲何落淚？幽蘭夫人笑道：公子說出來難乎爲情，我們婦人家最是心軟，稍有心中難過，那淚兒便就出來了！良彥道：夫人你心中到底爲什麼事難過？幽蘭夫人道：不瞞公子說，我以前也有個孩子，和公子一模一樣，如今却失散了，所以想着了我兒，又瞧見了公子，不禁悲從中來。良彥道：這又奇了，我沒有母，夫人又沒有兒子，咱們兩人倒是同病相憐，幽蘭夫人道：我的境况，自足悲傷，若說公子，且不可時時想念你母親！良彥道：夫人倒說得好笑！你的兒子，不過失散，想現在還是活著，你倒傷心，我的母親已死了，倒不許我想念，除非我母親還活著，我死不傷心不想念了！幽蘭夫人想：不好了！再說下去，就要露出馬腳來了，便語鋒一轉說：公子你以後可以常常到我這裏來嗎？良彥道：一定來！一定常常來的！以前雲苔夫人在這裡時，我也常來，只要子爵夫人不惱我，我天天可來的！幽蘭夫人暗忖要是子爵夫人惱時，便是不許他出來了。便問道：子爵夫人常常惱你嗎？我想她待你不至於有甚麼不好啊？良彥高聲笑道，也不知道因爲什麼緣故？她和我意見上終有些衝突！想她心中還恨我呢！幽蘭夫人道：這樣嗎？她說着，不知不覺的握了良彥的手。心想柔雲窘辱我還不彀，我已經把位置讓給她了，她還要窘辱我的兒子，此人良心何在！天理何存！這時幽蘭夫人好似人家立刻要害她兒子一般，自己要極力盡保護之責了，忽而一想，不對！我兩人不能過於親近，連忙放了手，良彥也不知道怎麼，說道：夫人！你的手又白又軟，倒和我母親的手一樣，我們子爵夫人的手，自是白了，只是堅硬似鐵板一般，

幽蘭夫人道：你怎麼知道？良彥道：我的臉上，曾受過她打，有一天她怒惱了，擊我一掌，臉上登時就腫起來了，所以我知道她手是硬的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心痛難忍，好似這一掌打在自己臉上，又是氣，又是急，紅雲透腮說：你的父親不說什麼嗎？良彥道：父親那裏會知道？她常着父親，還十分愛我，要是父親知道了。便要鬧得合家不安，我也不犯着爲了一掌，使我的父母不和，所以父親跟前一字不提！幽蘭夫人道：可憐可憐！良彥道：到底女人的手如何？我雖挨了打，在子爵夫人之前，總不討饒，也不覺痛！良彥說着，似有傲然不屈的樣子，可見他氣骨中，含有此英雄的性質，便向壁上取下所掛的帽子，說幽蘭夫人再會了！幽蘭夫人想他第一次來，不便強留他久坐，便說：明天早些來！我還要安排東西在這裏。在臨去的當兒，兩人的目光恰好相合，良彥忽然道：咳！夫人！又想了一想說：夫人！你是誰呀！幽蘭夫人？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？幽蘭夫人連忙把身體背轉說：沒有！沒有！良彥道：我一定是在那裏見過的！我一時記不起了，決不是第一次見面，這時夫人背轉了身體，良彥却四面的窺視，把個幽蘭夫人只急得欲避無術，吃吃的笑着說：世界上面貌相同的人很多，莫非公子在那裏瞧見過和我面貌相同人嗎？良彥表示出很可愛的樣子，側着頭，只管在那裏想。幽蘭夫人捏着一把汗，想被他想着了，可不是耍子！良彥又說道：你也覺得在那裏見過我嗎？你也認得我嗎？幽蘭夫人想，這話很難回答他，又不好在自己兒子面前故說誑話，便打岔道：面貌相同的人很多！良彥道：決計在那裏看見過！說著，出門跨上馬背，回願又說夫人明天我還是到這裏來！加上一鞭，那匹小驪駒，直向巨額達城去了。夫人送了他回來，這一夜天，又是悲，又是喜，又想起柔雲和良彥都來過了，轉瞬子爵也就要來了，已經算逃過了兩重關，這第三重關，又不知怎

麼呢？但是子爵比不得他人，更容易瞧出破綻。我要是逃走了罷？只是自從一見良彥，我這身體好像縛在這學校中了，這一個愛情的網張着，如何走得呢？所以有良彥在這裏，我便不能走，柔雲不必說，子爵也把當日紀念品送給人家了，想他心中無我，也不必說只有我的兒，還時時刻刻掛念已死之母，到底是我自己養的，此番柔雲待他，也就可想而知，我如何不暗中保護他呢！又過了數天，幽蘭夫人在這學堂裡，非常熱心勤勉，學堂裏的學生和家屬，大家自然都很歡喜他。有一天在午後四點鐘時候，她因為忙了一天，非常疲倦，手持一冊愛讀的福爾斯福士的詩集到樹蔭中少憩，這時還繫着一抹斜陽，在林梢樓角，却是新秋天氣了。金風送爽，玉露涵秋，早晨夜晚的時光，便覺有一股蕭疏澹蕩之氣。幽蘭夫人煩雜了一天，現在凭着椅子稍憩，被晚風一吹，沉沉的睡去了。原來人們的睡容，善人的睡容，和惡人的睡容，大有分別，善人胸中，坦蕩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隱，所以他的睡容，自然恬適，睡熟後，微微露有笑容，不比惡人有許多奇狀怪態，這都是胸中不正，自然表現於外，如今幽蘭夫人睡熟了，她是個善人的睡容，還帶着美人的睡容，不曉得夢見些什麼？口邊又微笑的態度，這個姿態，傳齊了倫敦許多的畫工彫刻師，以及一切美術家，怕也是描寫不出來的，那夫人正在黑甜鄉裏，誰知有人前來訪問，只見前面走進一個紳士，這時幽蘭夫人的侍兒，也出去了，紳士踱了進來說道：「怎麼一個人沒有？誰在這裏睡着了？看官們，你道這位紳士是誰？便是當今赫赫有名的巨額達子爵！若在不知規矩的男子，趁着夫人熟睡，可以細細的瞧她容顏，或者故作什麼聲音，破壞她的安眠，那子爵是當世真正的紳士；對於婦人非常守禮，他想幽蘭夫人自到這學堂裏來，十分勤苦，這樣秋暑的天氣，教育管理，麻煩了一天，可不要疲倦了嗎？我可以隨意走走，勿驚

勸她才是。剛要走時，不知道怎麼，把手中的杖，在椅子腳上碰了一下，那夫人最是心靈的，微微有些聲音，便驚覺了，幽蘭夫人驚覺醒來，一瞧自己椅子旁邊，立着一個男子，已經詫異了，再仔細一瞧，那男子不是別人，却是自己的丈夫蘭蓀子爵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直豎的立起來。子爵見了，便安慰道：夫人勿驚！我便是盼望這學堂發達的一人，名喚蘭蓀子爵，今日失禮得狠！不知夫人在此休憩，未免太覺造次了！幽蘭夫人先定一定心，見子爵沒有瞧出她什麼破綻，便道：不知子爵駕臨，失逐勿罪！子爵脫了帽子，恭施一禮說：夫人每天如此辛苦，合該休憩一二小時，不當在此驚擾，又說：這裏是個偏僻地方，夫人倘嫌寂寞，不妨到我家去，遊玩幾天，這裏種種我還要求其完備呢！幽蘭夫人道：不消承蒙子爵夫人招呼，非常周到，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之處！說着，仍坐在這椅子上，一時却不能立起來。子爵道：聽說夫人身軀嬌弱，想是連遭不幸，自然憂能傷人！尚望夫人一切寬懷！自己保重為是！幽蘭夫人這時語帶悲聲，說我的悲事，伴我一生的了，幽蘭夫人她自以為對於了爵的愛情，當自己走出子爵邸時，早已化作輕烟，散諸天空了，誰知雖是如此說，那科學家有動力不滅論，我如今又新發明出愛情不滅語。他們說動力變成熱，我說愛情變成恨，要講原根性絕不能消滅。這個恨便是從愛中生發出來的，所以越是心中恨，這個愛越蟠據在胸中不肯出去呢？今天幽蘭夫人見了子爵，雖然極力自己用強制力，要求淡然無事，但是胸中這一股怨恨之氣，如何消得去，相當初咱們夫婦愛好之情，如何沉摯。如今都付與流水行雲，就是一冊小小紀念之書，偌大的子爵邸，好像都沒有地方可以藏得，男子心腸之薄，一至於此！想着眼光便漸漸的注向這部詩集上去，不去理他，只是那眼光在書上，心却不在書上。她又見子爵近來的面色也狠憔悴，七年不晤，眼

枯頰瘦，臉上又生出悲哀的筋，未過四十歲的人，如何竟同老夫差不多了！以前是個很活潑的人，現在却變了個狼陰沉的人了，以前好比是春時的花朝，現在好比那秋天的月夕，這却是什麼緣故呢？看官們。你想這個夫人，果然要是愛情消滅，便該心如止水，無論到什麼境界來。一定漠不關心，不想今天幽蘭夫人稍爲有所感觸，心中便大動起來，這叫做愛根不斷，情緣未滿，一會兒，又想起種種來，暗道：我所以隱姓埋名不出現於世界的，原是爲要子爵快樂自由起見，誰知如今瞧起來，子爵非但不見得快樂自由，而且好似有憂愁不幸之事，在他身上負擔着，這樣想來，他豈不是還辜負我一片之心嗎？幽蘭夫人想到這裏，低頭不語。子爵道：夫人有什麼不滿意之處，儘管向子爵夫人說就是了！幽蘭夫人道：沒有！沒有！子爵從夫人的背後望將去，忽然見這一部書，狼覺觸目，便皺着眉毛說道：失禮得狠！這部書請夫人給我一看！幽蘭夫人心中一動說：這也是子爵夫人贈我許多書中的一冊。子爵道：這一定是弄錯了，不知怎樣的夾在裏頭，這部書萬萬不能送到外面來，是很要緊的書，請夫人原諒！幽蘭夫人這時心中才明白，知道又是柔雲搞的鬼兒，謊說是子爵親手自選的其實大半是柔雲自己覓了此書，心中先嫉妬了我，所以才弄出來我到幾乎錯怪了人。這一下子，幽蘭夫人對於子爵，好像是已經定了死罪的囚人，忽然宣告無罪，把心中的恨一齊都銷了，臉上漸漸泛上血色來。子爵又說道：夫人你愛讀福爾司福士的詩集我另外送一冊來，這一冊却是別有緣故，不能送給夫人！說着，也不等幽蘭人回答，便裝入衣囊之中。幽蘭夫人只不做聲，心中却未免有些感激，停了停兒，子爵也和良彥一樣，說是好像在那裏見過夫人一面？夫人說不會！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很多，況且我是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到的，那裏會和子爵見個面子？子爵這時也無話可說，便道：明天

我另換一部詩集，囑良彥送來，這一部只得帶回了子爵去後，幽蘭夫人又添了萬重心事，只因子爵容顏憔悴，比前衰老了幾分，又見子爵爲這部詩集，如此着意，可見他雖戀新歡，仍未忘掉舊好呢，但是我要打算安慰子爵的心，還是自己說穿了好？轉念一想不好！倘然說穿了，爲子爵設身處地計，那就沒有辦法了，柔雲雖然和我感情不好，到是子爵一方面，我得顧慮到才是，我總算是一死的人了，依舊做我的幽蘭夫人，只是住在這裏，也很危險，良彥和子爵心中這一點疑雲，頗難去淨，怕的被他們認出來。所以到了明天，夫人便到鎮上去，購了一副藍色眼鏡。她在人前只說有眼病，却借此可以遮住她一雙美目。又過幾天，良彥便將詩集本子送來，從此以後，良彥和幽蘭夫人格外的親熱，每天必來一次，後來柔雲偶然也到學堂裏來，要顯露她是個慈善性質，便問起良彥常到這裏來嗎？常常來這裏淘氣嗎？幽蘭夫人怕說了什麼，再不許他來，便道：不淘氣！不淘氣！足見子爵夫人，教育得好！柔雲聽了，有些兒得意，便道：這小孩子性質不大好，所以必須與以嚴重之教育，常到這裏，你覺得討厭嗎？我可以關照不許他來！幽蘭夫人急急的說道：不！不！不！他來了，我很歡喜，我以前失去的一個孩子，也和他一般年紀，我見了她狠想起我的兒子。柔雲點了點頭道：大概做過的母親總是喜歡小孩子的，我在這裏好幾年了，膝下無兒，真是不幸之甚！看官們要知道，柔雲這個人，不大肯說實話，這幾句倒是從她良心裏說出來的實話呢！說着，連連歎息，把粉頸低了下去，凡是婦人家榮華富貴，尙且可以勉強做得到，惟有這個兒子，憑你有多大力量，却是想不出別的法了來造。天下事權利義務，總是相劑於平的，男女之間，女子似比男子多喫一番苦，便是那生育上的關係，然而生出個小孩子來，女子精神上的快樂，自然又較男子爲多，所以英國人有句古話道「小兒

者女子無上之賜物也」因此上甯喫一時之痛苦，將博永久之歡愉，無論貧富貴賤，總逃不出這重關，如今柔雲瞧着良彥漸漸長大，想他是穩穩的一個未來子爵，我空勞了一世，用盡心計，到頭來還是一場空，雙手付於人家罷了，想倒此，心中恨恨不已，現在和幽蘭夫人講話，不覺流露出來。幽蘭夫人無可回答，半晌說你年紀還輕着，不必焦急，但是她自己想我有這樣一個體面兒子，身體又強壯，也可以自慰，究竟比柔雲還是得意得多。又過了一月，那一天柔雲和子爵又到這學堂裏來，這一回却是巨額達子爵邸中的客，前來參觀，這一羣客，共有七八人，其中有女客三人，有一對還是新夫婦！大凡獨身的人，見了人家伉儷之篤，總不免要落淚傷心。幽蘭夫人可也算是個活活的孤孀，瞧了人家熱刺刺的愛情，如何不動心呢？再想當初我和子爵，也何嘗不是如此，今日覲面相逢，乃同陌路，豈不可歎！幽蘭夫人這時又不禁把冷眼去瞧子爵，和柔雲夫婦，只覺子爵很淡漠，和現在那對新夫婦比較起來，果然比不上，便是把當初子爵和自己的神情，比較柔雲，也似覺着差得遠呢，幽蘭夫人自想當初和子爵兩人情好的時候，子爵的一舉一動，好似都有個愛字的分子，化合在裏面，無論到那裏，子爵總携着我的手同行，我的一雙手，常在子爵腕中，簡直可算個形影兒不離，就是到後來子爵常常抱怨我，不合貴族體制，他也總是懇切的和我說，其實依舊是爲的愛我起見，也就是他以為我的恥辱，便是他的恥辱，無奈我的性質和族旅一切體制不相近罷了，但是如今瞧他們兩人，好似隔了一重薄膜在中間，子爵和柔雲說話，雖然也很親切，却和他人說話，無甚兩樣，柔雲是柔雲，子爵是子爵，不相連屬的夫婦，如何能好？子爵也不常常携着她的手，我瞧起來，柔雲沒有嫁，子爵的當兒，子爵倒還和她親近些，因此我當日不能不起這個妒心，如今想來，我本要玉成他們，

難道反而造成這不良的姻緣嗎？又想子爵這樣一個人，不期愛情遽冷到這般，又見子爵的旁邊良彥，常常隨在一處，子爵好似一刻不能離開良彥，譬如一面和人家說話，一面還把手去撫那良彥之肩，或按那良彥之頭，行動當他一枝拐杖，父母愛子是當然之事，但是子爵現在這個情狀，好似把那愛妻之心，都移到愛子身上去。幽蘭夫人思深腸動，便時時去瞧子爵的舉動，他又不會帶慣這個藍色眼鏡，常常從眼鏡的側裏去瞧子爵，恰巧子爵的目光，和夫人的視線，在半空中打個正着。夫人不覺歎的朱顏紅暈起來，要問這幽蘭夫人爲何這樣紅暈，當時做書的也沒交代明白，譯書的也不好多說什麼，只好算一個書中闕文，請看官們自己尋思罷了。却說又過了幾天，柔雲忽然害起病來了，據醫生的勸告，須到溫泉場的別莊，轉換空氣。若說柔雲這場病，果如就此不起，早已的去此人世，幽蘭夫人從新做了子爵夫人，可不省了許多筆墨，無奈這部書的情節不能戛然而止，便是做書的也不肯輕輕放過她。自從他轉地養病以後，秋去冬來，到了聖誕節的時候，柔雲就有信來，說是年年每逢聖誕節日，子爵郎間有周卹領地貧民之舉，或錢或物，年年是個老例，向歸子爵夫人分派的，今年夫人不回來了，一切都託幽蘭夫人料理，來個上柔雲身體如何，却不會道及，大概就是不能即時歸來而已，且說柔雲養病是有子爵出去伴着的，家中只有一個良彥，他祖母近來更是最爲憐愛，也不能管他，好在他也不往別處去，無非每日到幽蘭夫人那裏來。先是柔雲到別莊去的時候，依舊子爵的意思，本要帶着良彥同行，無奈柔雲不肯，她說小孩子家，帶來帶去，成什麼樣子，子爵拗不過她，又恐因此反損了他的康健，所以只得留良彥在家中，而今家中有了幽蘭夫人和良彥所以更不冷靜。幽蘭良彥本來母子天性，如今兩人益發親密，良彥家的老祖母，起初有些兒不放心，後來大家聽得

這位夫人的德望，亦就聽憑她了。從此後幽蘭夫人學堂中工課一完，就盼望良彥來，良彥也無論寒暑風雨，也是每天必來，習以為常，到了聖誕節分餉領地貧民錢物之時，良彥幫着幽蘭夫人料理一切，又恐幽蘭夫人不知道，一時的告訴她，幽蘭夫人心中暗暗的好笑，說好孩子，你不用說了，這個分餉領地貧民的例，還是你娘創出來的，我何用你這樣的前來教導呢？這是幽蘭夫人心裏話只是可憐他如何知道，也只得和他敷衍而已，還有時故做不知的問他，有一天良彥忽發奇想，向着幽蘭夫人道：夫人！我若害了病，你也肯來陪我？看護我嗎？夫人聽了大驚道：你為何說出這話來？害病是個不吉的事，好端端的說這話做什麼？良彥笑道：不是真個害病，譬如這樣，夫人肯來嗎？夫人道：你身體強壯得狠！如何一時就能害病，快休作此想！良彥道：不是！請夫人你說了，使我好安了心！夫人道，倘然你果要不幸有病時，我無論什麼天大的事都不管！一定去看護你的！良彥道：如此更好了！說着，又捧了幽蘭夫人接了一個吻，好似定了一個約似的，良彥去後，幽蘭夫人心中狠不快活，想小孩子家的口舌最毒，好端端的說出害病的話來，他要果然有病，我真簡能到子爵邸去當看護婦去嗎？光陰荏苒轉瞬又是春末夏初了！巨籟達子爵邸中的人，都說子爵夫婦不久就要歸來了，誰知子爵夫婦一歸，好似又開了劇場上一重幕。幽蘭夫人聽得學生們講子爵夫人已經回來心中捏着一把汗，怕的以後良彥往來，不能如前此的勤密，這天到了向晚時光，忽見良彥狠得意的樣子，縱縱跳跳的進來道：夫人！夫人！你知道我有件可喜的事嗎？夫人道：可喜的事？是什麼事啊？良彥道：夫人！我又添了一個兄弟咧？幽蘭夫人聽了這話，不意之中，好像受了一個打擊，便道：怎麼說：你添了兄弟嗎？良彥道：正是！幽蘭夫人你道歡喜不歡喜？這小弟，我很喜歡他！幽蘭夫人這時沒

有第二句話可說，心想柔雲居然生下小孩子來，這可如她的願了！既然如此，她自然沒有什麼缺憾了！只是我這良彥，可要步步入於危地，從今以後，更要加一倍小心，好好的保護他了。不提幽蘭夫人在那裏沉思，再說婦人的生產，也有種種不同，有難有易，產後身體復原，也有早有遲，當子爵的前妻緞珠可算得是遲了，也因為心境不甯，在產磨之中，就被柔雲氣了幾場，所以是很遲的，如今柔雲却不然，他生產極快，產後也就復原，真個比生了小豬小狗還快，當時就雇用個乳母，到了第七朝，就從別莊上回來了，那時乘了狠講究的馬車，只見那乳母抱了個小孩子，真似蠟娃娃般的一個，子爵夫婦自然又添一重喜氣，那乳母抱着個嬰孩進來道：諸位恭喜！子爵爺和夫人，大家都恭喜！小世子，一路順遂，易長易大！這時一個信息傳了出去，比電報還快，領地內一般人衆都曉得了，那時一村一村的派著代表，來祝賀子爵，登時禮拜堂的鐘，噹噹的響聲振動遐邇。他們到了裏面，第一個就是良彥抱著他父親的頸項，說父親回來了，子爵撫着良彥道：兒啊！見過了繼母！還有你的小兄弟咧！良彥瞧了那小孩子一眼道：噢！這是我的小弟弟嗎？我可喜極了！說着，便連縱帶跳的跑過來，要仔細瞧他的小兄弟。柔雲連忙向前一擋，說你這個樣子，別驚了他！說着，又向他瞪了一眼，良彥見了！便也不趕向前去。看官們要知道，在起初柔雲當着子爵的面，從沒有這個狀態，對待良彥，如今剛回了家，便放下這個臉來，這明明她以為自己生了兒子，從今以後，是一家的主權者了。子爵不敢說什麼，却呵呵的笑道：那裏便驚了他！這也是良彥喜歡兄弟的心，說着，從乳母手裏抱過嬰兒，一連接了幾個吻，這是他調和妻子之間的苦心。子爵抱了這嬰兒在手裏，一時間忽然想起當初緞珠初生良彥情形，緞珠當時要把我兒的名中添一個「時」字在內，後來大家反對了她的意

思，因此她狠不願意，早知今日，當初無論如何，也允許了她。子爵想到這裏，臉上略有沉憂之色。良彥一瞧，別是父親爲着子爵夫人呼叱了我，所以心上不高興嗎？便想我有兄弟，父親也應開懷便道：父親！咱們家裏有喜事，可以告訴人家嗎？子爵道：怎麼不可？良彥道：要是這樣我也去告訴個人兒！子爵道：誰？良彥道：就是那幽蘭夫人！夫人把咱們家的事，當作自家的事，咱們有喜事，她必也高興！子爵點了點頭。良彥見父親允許了，便如飛的直奔幽蘭夫人處來報信。他見幽蘭夫人得知這個喜信後臉上不十分有喜色，又道：夫人！你道可喜不可喜？夫人道：可喜！良彥道：我家裏有這喜事，想夫人心中也歡喜？夫人沉吟了一會道：果然歡喜！而後良彥又說這樣，道那樣，絮絮不已。夫人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，都沒留意，停了一會，忽然抱着良彥道：呀！公子！你心地裏是很好的！不知他人可和你一樣不一樣呢？正說時，禁不住一滴淚痕，直注在良彥的髮上，良彥覺得熱溜溜的，是什麼東西？便急急飛步退後道：夫人！這是什麼東西？落在我頭上啊？忙把手去一撫，好似清露一般，便道：阿呀！夫人！怎麼又泣了？這不是個淚痕嗎？夫人嗚咽着開不出口兒。良彥道：我知道了，夫人又是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吧？幽蘭夫人正無可回答，便道：原是！我偶然想起了他！良彥道：這是我該在夫人面前提說，倒惹夫人傷心。良彥說着，自己頗覺懊悔。夫人道：這不關你事，你自放心，良彥道：我歸家告訴父親，說幽蘭夫人想起她自己兒子，在那裏垂淚！夫人道：這千萬使不得！大家正當喜氣沖沖，我却在這裏哭泣，還成事體嗎？況且我心中也非常歡喜，你家裡的事，與我家裏的事，差不多呢？良彥道：如此！我說幽蘭夫人喜歡便了！良彥說完話，就要回去，幽蘭夫人道：且慢！良彥道：還有什麼話？幽蘭夫人道：我且問你？你家這小弟弟，容貌如何？

良彥道：容貌俊不俊，我却不懂，我只覺得怪可愛的！他的面龐，却不像你，據子爵夫人說，很像吾父親，吾父親的容貌，可不是很俊的嗎？幽蘭夫人想只道一句話，一定不是個好心！便又問道：你父親自然格外的喜歡你小弟弟了？良彥道：喜是很喜歡的，但是我父親剛纔和我兄弟接吻的時候，臉上狠有一種悲涼之色！夫人道：悲嗎！爲什麼事呢？良彥道：父親不說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纔想起了亡過的母親，我來這裏時，他還在那裏傷心呢。幽蘭夫人歎了一口氣道：只恐未必罷？人已死了，還傷心他做什麼？良彥道：不是！我父親常常思念我母親，夫人道：這是你父親心中的事，你那裏知道？良彥道：我怎麼不知？我常常見父親一個人，獨坐着呆呆的出了神！我有時在他身旁走過，他見了我，總向着我說：良彥你想你的母親嗎？我又見父親常在書桌的抽斗之中引出一物，時時的瞧，瞧了又安放在那裏，安放了又取出來瞧，我問父親是個什麼東西？他道：是我母親的遺物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又是悲，又是喜，正似心中打翻了五味瓶，甜酸苦辣鹹都有。良彥說罷，就回去了。到了明天，巨瀨達郎中新生的世子，又要預備命名式了。子爵和青柳夫人及柔雲三個人，先商量起來，和良彥命名時的一篇老文章，却又不同，先由子爵向着柔雲道：夫人你道題個什麼名兒好？青柳夫人插嘴道：不用說！自然在歷代祖先中揀取一個名兒，照良彥當初一樣的辦理罷了，說着，她便命人把家譜取出來，幾十代連綿的統系，都掛着線，還有各人的列傳，一齊的搬出來，擺在柔雲之前，柔雲約略翻了一遍道：可惜！好名兒都被人家題去了！這先祖中最好的是良彥公！良彥公可是吾家第一位英雄！子爵道：良彥兩字，是孩子的哥哥取名去了，不能再題給他！柔雲道：當時也是我替他題這名兒，不想如今自己倒落了空！柔雲這時一臉子的不高興，就在乳母身上抱過這嬰孩來，說

道：孩子！你生得太遲了，好名兒被人家占去了！子爵聽了覺得這話有些觸耳，便道：自家弟兄說什麼占去不占去？青柳夫人道：咱們家的祖先，那一位不是英雄？那一位是惡劣的？難道良彥公以外，再沒一個好名兒嗎？子爵道：不差！除了良彥以外，聽憑你選擇便了！青柳夫人道，是你的小孩子，你喜歡題他什麼名兒，就題他什麼名！柔雲道：當真嗎？子爵道：真！柔雲道：如此據我的意思，不必定用先祖的名字，還是就我的關係，喚他做柔雲也好！她說出來時，子爵和他母親都呆了。不是別的，大家都想起當初緞珠給良彥取名時候，要把她老子的名兒，嵌一個字在裏，是她十分反對，說一定要取先祖的名兒，如今輪到她自己身上，她先就反對了，真是個具有外交好手段的呢？且說，柔雲自從得這小孩子以後，好似做生意的人，得了資本一般，倘然有人來誇揚幾句，說這位公子很像他父親，必是個未來的巨擘子爵，良彥那裏能及得他！柔雲聽了，便非常得意，只是一轉念來，又想我的兒子，無論怎麼樣，終越不過良彥去，他是個長子，他是個未來的子爵，有他在前頭終是我兒子的一個障礙物，他將來既不得爵位，又不得財產，倒底有什麼好處，想到此時，便抱了他那個柔雲說：兒啊！你到底不是這子爵那的繼承人，早有人奪去了你的地位，便似當初有人奪去你母親的地位一般呢？不說柔雲種了個痛恨良彥的根子在心裏頭，且說自從子爵夫婦回來以後，便有許多客來道喜祝賀，說話之間，大家總講幽蘭夫人的好處，要是不提起學堂則已，提起了學堂，大家都不是說她品性優美，便是道她性質柔和，學生輩也瞧她和自己的母親一般，總算這學堂請着了一位主任的好教師，算是有幸運的了，種種讚美之詞，到了柔雲的耳中，若是柔雲些微兒知道這位幽蘭夫人便是緞珠，立刻便要妒嫉萬丈了，但是不知道，這位夫人要是他人學堂裏雇用的人，

她也要心中不快活，好在就是自己的學堂、自己的雇人，也長自己的威風，人家誇贊幽蘭夫人，也和誇贊自己一樣。她有時還對人說：我用人時，只要一過我目，便知道這人適用不適用？其實何嘗是她雇用的呢？柔雲這時心中又想，人人都道幽蘭夫人好，怎麼我們夫婦回來後，大家都來拜望過了，獨有她不來？莫不是這人被人家誇贊了，便有驕傲之心了嗎？她不來，我倒偏要去找她來呢，當時便呼良彥說：你到幽蘭夫人那裡，請她到這裡，瞧瞧咱們家這新生的小孩子，你別多說什麼，教她就來！原來自從柔雲生了柔彥以後，便不大許良彥進房，如今教他去邀幽蘭夫人，以為柔雲又看上了他非常高興。子爵此時在旁也沒有別的想法，不過心中想一個歸人家，生下個孩子來，實在是一生最得意的事，所以同波斯獻寶一般，都要給人家瞧瞧他，心中雖然這樣想，但是笑而不言。良彥想幽蘭夫人本該到我家來走走，便是沒有生這個小弟弟，也該來呢，這是小孩子的思想。他一口氣跑到幽蘭夫人那裏，把柔雲請她到家裏的話說了。幽蘭夫人却有些夷猶不決。良彥道：夫人！你可不是最喜歡小孩子的嗎？你既然喜歡小孩子，難道不喜歡咱們家小弟弟嗎！不去瞧瞧他嗎？幽蘭夫人道：公子！你可是知道的！我是見了人家的孩子，就要下淚的，萬一見了你家小弟弟，不免落淚起來，人家歡天喜地的當兒，我鬧這個笑話，不但是自己失禮，也教人家見了憎厭！良彥道：夫人！你可不知咱們家子爵夫人，自從生了我兄弟，她喜歡得了不得！很要人家去瞧瞧她這孩子，要是那人不來，她倒要見怪，所以我要是說夫人不去，子爵夫人勢必之就要見怪，以後亦或不許我到這裏來呢！幽蘭夫人一想，良彥這話不差！柔雲恨我不去瞧瞧她兒子，却不要緊，萬一她因為恨我之故，牽累良彥永遠不許良彥到我這來，那不就難了。我爲了良彥的事，雖赴湯蹈火，有所不辭，何況去見她，又是第二

次了呢？這時幽蘭夫人已打定主意，決計到她家裏去。良彥却又說道：夫人你到我家裏，我還有許多東西給你瞧，以前我在學堂中，得了個優等的獎品，父親許我收拾了個書房，所有我喜歡的東西，都放在那裏，這書房裏又裝飾得非常華美，夫人你到我家，先瞧瞧我的書房，若是不去時，我可失望了！幽蘭夫人愈覺不能不去了，便道：我去！我去！良彥見幽蘭夫人肯去了，非常的歡喜，便說：夫人就去才好！幽蘭夫人道：此刻就去嗎？良彥道：怕夫人不認得我家的房屋，我可以在前引導呢！幽蘭夫人暗想我怎麼會不認得自己的房屋？便道：就去也好！於是兩人出了學校的門，直向巨額達城而來。良彥自命是個嚮導，一路上把所見的風景，告訴幽蘭夫人，這是什麼山，這是什麼水，這是什麼橋，什麼路，一一的說明。幽蘭夫人口中答應，心中却想河山無恙，人物已非，真箇令人感慨不少！漸漸到一個小山之前，良彥就引了夫人到小山的絕頂上一望，覺得那巨額達城一覽無餘，橫在子爵邸前，有個大公園，回想這個公園，是我做了子爵夫人，初入子爵邸的時候，那些領地上所有人民歡迎之處。又瞧這公園盡處：有一方很廣大的石磴，會記得初入子爵邸的時候，我丈夫立在這石磴之上，和一班領地人民周旋的所在，會幾何時，又換了一番景象，真令人不能無今昔之喟！幽蘭夫人一面沉思，一面走，漸漸的下了這個小山，進了巨額達城的大門，從廣場裏又進幾重門，一帶迴廊穿過去，更引得良彥言語多了，說這裏是寫字間，那裏是會客廳，幽蘭夫人却都不在意。只想我見柔雲怎麼的向她敷衍？便道：公子，咱們在那裏，休息一回兒？再去見子爵夫人吧！良彥道：夫人你身子太柔弱了，要是我從學校裏到家中，一天跑他一二十次，也跑得動，別說這一次！說着，就在那迴廊下有個小廳接室裏坐了。良彥便吩咐僕婦們送茶，稍爲停了一停，依舊由良彥引導着。

轉轉抹角的進來，剛走到那邊，只見那邊走出一個年老的夫人，向着良彥道：良彥這可不就是大家稱道的那位幽蘭夫人嗎？幽蘭夫人這時心裡頭怦然一動，因想我婆婆如何老得這般快！不聽她的聲音，幾乎要認不得她了，又想她所以老得這樣快，大約也是心境不佳之故！這時幽蘭夫人心裏動了感觸，險些兒露出破綻，連忙的自己支持住。良彥道：夫人，這是我的祖母！夫人便低了首，握手爲禮，敷衍了幾句，便走過去了。青柳夫人在背後見了幽蘭夫人的後影，便道：怎麼這背後影，活脫像那個人呢！真是奇事了！一會兒自己又道：啐！想到死人身上去！青柳夫人說着，仍回自己房中不提。再說幽蘭夫人和良彥兩人，上了樓，恰巧子爵從樓上下來，脫帽爲禮，又向着良彥說道：請幽蘭夫人多坐一回兒，而後再領到繪畫室中隨意瞧瞧！良彥答應了一聲，子爵便下樓去了，這時良彥私向幽蘭夫人告別說，夫人你一個人進去罷！我陪你去房裏，子爵夫人又不願意咧！幽蘭夫人微微點了一點頭，知道柔雲憎厭良彥，便道：我一個人進去也好！看官們，要知道這個地方，幽蘭夫人閉着眼睛也能進得的，她想當初我住的那一間屋子裏，是子爵夫人的正室，如今柔雲自然也住在這裏了，便一直的往那邊來，誰知到了房門前，小盒鎖兩把，鎖住了門，幽蘭夫人又想，這一定是我出門之後，子爵怕有入進去故而閉了，只得迴步向有人處走來問，子爵夫人的房在那裏？早有侍女們引進去，踏進了房門，只見柔雲好似女皇一般的在長椅子上，手中抱着嬰兒，見幽蘭夫人進來，也不起身，只道：幽蘭夫人嗎？進來請坐，我知道夫人是喜歡小孩子的，所以着良彥去相請，來瞧瞧咱們這個孩子！幽蘭夫人道：多謝夫人！這時她頭也不抬，聲細如嬰兒。柔雲心中得意，想她如此的恭順，足見我的尊貴非凡便道：夫人在學堂中很辛苦，人人都稱贊夫人勸懲，我聽了也歡喜！咱們這學

堂，夫人一來，可算是得人了！幽蘭夫人道：這是夫人和子爵的熱心，我何功之有！這時幽蘭夫人一而和柔雲說話，一面瞧那小孩子，見那孩子果然生得美麗，却未必一定像子爵。他正在那裏出神時，柔雲却雙手把這孩子抱過來說：幽蘭夫人你抱抱他！他一定不哭！這是柔雲十二分的面情，要是等閒的人，手也不許觸呢？幽蘭夫人接過來，抱在手中，但見這孩子果然不哭，只嘻嘻的笑，幽蘭夫人想起了前情，一陣心酸，那眼睛中淚兒直滾出來，一滴一滴精華之淚，早落在這小孩子美麗的圍裙之上，幸虧柔雲沒有瞧見。柔雲還說道：你瞧瞧他像子爵不像？比了良彥是像得多吧？幽蘭夫人聽了不敢做聲。柔雲又道：良彥是子爵前妻所生，可憐這良彥一些兒不像子爵，單像他生身的母親，他母親是個鄉村之女，非貴族中人。所以怕這小孩子種氣不良，將來不能出勝！幽蘭夫人聽了，早氣得手足都冷，暗暗的說道：柔雲你太毒了！已死之人，你還要如此糟塌她！你這人良心何在！停了一停，柔雲又道：以次序言，良彥總是子爵的長子，只是這件事，實在令人不滿意！不但是咱們這樣，便是旁人瞧了，也如此說呢！幽蘭夫人聽了早身子發抖，開不出口來。柔雲道：夫人！你是怎麼的！身上不舒服嗎？幽蘭夫人連忙道：沒有什麼！沒有什麼！當即把幾句話岔過去了。只是滿肚皮忐忑不安。她想柔雲如此憎厭良彥，良彥在家狼狽危險，我又不能常到他家裏保護他，這如何是好呢？轉念一想，我是這裏正統的夫人，良彥是這裏正當的嫡子，如今倒弄地出不得頭，柔雲她自以為是很尊貴的子爵夫人，誰知實在是個私通者，她的兒子，可憐以法律上瞧去，只好算個私生子罷了，柔雲她是自取其辱，倒也不是惜，只這小孩子，本來清淨無垢，却被人害了。做個社會上繁籍的人，豈不可悲！我若是存了個復讎的心，只要一說穿，管教她們置身無地，但是我當初已經自己允許別

全他們，打定主意，甯可自己吃苦的絕不累及他人，難道如今因為他添了個小孩子，又作這
 個孽嗎？柔雲見幽蘭夫人不語，使道：我自從有了這個小孩子，越覺得小孩子可愛！這話便是
 柔雲的心理，可見得她的愛，是單愛自己的兒子，餘人都不在她的眼內呢。幽蘭夫人這時只得
 敷衍她道：這是為父母的心腸。一般人也是這樣。柔雲道：幽蘭夫人你道我這孩子命名柔彥，命
 得好不好？幽蘭夫人正要回答，恰巧子爵進房來了。幽蘭夫人這時正抱着柔彥在懷裡，要想走
 又不能走，只得坐着。子爵先到柔雲身邊說：夫人你顏色很難看！不是冷了嗎？便取了個披肩
 代她披在身上，而後又走了。幽蘭夫人無話強做話，把小孩子的頭撫了一撫！說很可愛的孩子
 ！幽蘭夫人想當初良彥初生的時候，子爵也是這樣，如今好似一場夢了。呆坐少時，便把這小
 孩子授還了柔雲，起身告辭。適子爵進來說道：夫人不到咱們家繪畫室裏瞧瞧嗎？那裏頭都是
 些各時代的名人傑作，可也算得美極了！丈夫回答可以子爵又喚良彥在外面等着引領了。幽蘭
 夫人到在外面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想這裏的名畫，我是都瞧見過的了，會記做新娘子初進門之時
 ，子爵便導我參觀各處，我還携着子爵的手，聽子爵一一的說明，那一幅畫是何人何代，後來
 我做主人的時候，也引着許多客到那裡去過幾次，我還瞧這個則甚？不過我結婚以後，子爵曾
 經請了一位有名的畫工，給我畫了一幅肖照，我想這幅肖照，一定還在這美術室裏了，怎得不
 借此瞧瞧呢？子爵一路送幽蘭夫人到房門外，又笑着說：咱們良彥這小孩子，天天到夫人那裏
 去，不淘氣嗎？他親愛夫人，比自己的父親還熱呢？說着，呵呵的笑。幽蘭夫人不敢說什麼，
 恭恭敬敬施了一禮而退，子爵回頭，向着柔雲道：這幽蘭夫人倒也奇怪，無論怎麼樣，她總不
 開口，不出聲。柔雲道：凡是小家婦人，見了貴族，大概都是如此的！也是因為受着格外的待

遇，心裏非常的惶恐罷了，子爵道：因為她小心翼翼，担負這女子教育的責任。所以才最為適當呢。不談他們夫婦兩人談論，再說幽蘭夫人走出至迴廊下，只見良彥早在這裏等着，說道：呀！夫人！我父親說引領夫人到美術室參觀後，再到我書房裏來，我母的肖像還在那裏，夫人也可以看看，幽蘭夫人暗想我本來不要瞧什麼美術室，只是要瞧瞧自己的肖像畫掛在那裏？如今聽得良彥說在他書房中，更道：嗚！你母親的肖像畫懸在你的房中嗎？良彥道：當初本來在我父親的書房中，自從我收拾了書房，我硬向父親討了來。幽蘭夫人道：你父親許給你嗎？良彥道：我父親起初不允說，只有這一個肖像畫，你要是拿去，我這裡就沒有有了！我道：柔彥有母親，孩兒沒有母親！這個肖像畫，權當做我的母親，並且我瞧著畫中母親，畫中母親的眼睛，也瞧着我，好似真個母親在那裏護著我呢！父親聽我說得很可憐見的！也就允許了！夫人聽到這裏，禁不住淚珠兒奪眶而出，只得跟了良彥先到他書房中來，却也精緻幽雅。壁上懸着古英雄肖像四五張，當中一個女像，良彥指點道：夫人你瞧！這便是我的母親！幽蘭夫人抬起頭來一瞧，不覺自己歎了一口氣，只見那懸的肖像，真個似未滿二十歲的女郎，把現在自己的形容比較，只好算這個肖像上的幽靈了！良彥却在旁頻頻的問道：夫人，你瞧我母親美麗嗎？你瞧我母親標緻嗎？幽蘭夫人暗暗的想道：癡孩子！難道教你母親自己稱讚自己嗎？不過這幾年來容顏憔悴，好似真個換了一個人，便道：縱使容顏美麗，到如今已經不是這世界上的人了！良彥道：若是我母親在世時，也不過幾年，也和如今的子爵夫人差不多！幽蘭夫人聽了良彥的話，覺得陣陣心酸，恨不逃出他書房纔是。偏偏良彥把幽蘭夫人纏住不放，說這樣，道那樣，又道：如今的天公，最不公平道，善人偏是早死，我的母親要算世界中第一個善人了

上帝不許她在世上，早已引登天國去了，惡人在世上，上帝却不管，一任他作惡爲非，可不是奇怪！幽蘭夫人只是低頭不語，良彥遂又催促道：夫人！你瞧我母親這肖像，可不是個美人又是善人嗎？這樣的人，該早登天國的嗎？夫人道：一個人隨化歸盡，這是天地自然之理，誰顧得美人和善人？良彥道：夫人！你瞧瞧我母親，纔知道我想念母親卻非無故，這樣的母親，如何教人不想念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勉強著笑道：公子，你又講戲話了！世上做兒子的，那一個不戀著父母，說什麼這樣的母親！那樣的母親！良彥道：不是！我想我母親是長逝了！世界上安得有像我母親的人物，感情聊勝於無，我隨處留心，却終沒有遇見過，如今見了夫人，却覺得很像我的母親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心中一怔，便道：公子！這話更奇了，如何我像你母親？那相像之點却在何處？况且你母親是貴族，我是平民，烏鴉如何比鳳鳥！良彥道：夫人別說這話，我母親也是平民人家出身，雖處貴族之中，他心中從沒有貴族平民階級之分，至於夫人和我的母親相像之點，第一就是親愛，夫人待我真個和自己兒子一樣，我記得當初我母親待我，也彷彿如此！夫人道：這也是你天然教人親愛，見了公子這般的兒童，誰能不生愛憐之心呢？良彥道：不是這般說！人家的親愛，和母親的親愛，是兩樣的，人家的親愛，是暫時的親愛，母親的親愛，是永久的親愛，所以我只覺得夫人的親愛，和我母親有相像之點！幽蘭夫人一想不好，再說下去，要露出馬脚來了，便起身告辭。良彥道：還有繪畫室裏，夫人沒有去瞧？夫人道：不用去了，今天已經在你書房裏，拜見你母親的肖像，儘足般我摹想了，其餘各種名畫，改日再來展覽好了！夫人說罷，便出了良彥書房，也不知道自己怎樣的走出了子爵邸，胸中只是迷迷惑惑的回來，也等不及回到房裏，便在花園中綠陰下的鐵椅子上坐定，恣哭了一場。看官們試

想，這時的幽蘭夫人，不是像紅樓夢裏的林黛玉，時時要遺淚嗎？話分兩頭，且說巨額透郎自從幽蘭夫人來後，子爵和柔雲，都褒美幽蘭夫人的幽嫻貞靜。不過子爵總說這個婦人，不知在那裏會見過的，一時想不起來罷了。又問柔雲你有些兒覺得嗎？柔雲也說好似見過！再和那老夫人說青柳夫人道：那天進來時候，我瞧見她的背後影，髣髴有些熟識，無奈却越想不到，慢慢兒自己就會想出來。也是有的！子爵想這話不差，便也斷了這個念頭，幸虧如此，不然被子爵忽而想着了，這可不是件奇妙的事嗎？却說柔雲自從生了柔彥以後，越發漸漸的憎厭良彥，把做後母的脾氣，逐漸擴張出來，她愛自己兒子的熱度加一度，憎厭良彥的自然也加一度，所以就天天把良彥柔彥兩人，做成個對照表。向着人前，言語中隱隱常含着一個柔彥比良彥高的意思在內，似乎說良彥不該做子爵的繼承人，她說良彥不該做，就是柔彥該做便了，你想，柔雲詞鋒，是何等的利害？真是一個女雄辯家，死的也能被她說成活的，無道理的事，她也能說成了許多道理，就事實上講來，良彥是兄，柔彥是弟，天然定了順序，任憑你花言巧語，也說不出個理來，偏偏柔雲東扯西扯，扯出個歪理來，倒說柔彥比了良彥，更像子爵，應該柔彥繼承這子爵，往後又提出什麼血統論來，這個血統論，也不知道那一位明師傳授的，誰不知道良彥是子爵的長子？就血統上，誰敢不說是貴族的嫡派？要是有人說出異樣的話。一定有人笑罵他，批駁他，無奈出於柔雲是當家女主人之口，大家都不敢說什麼。她的主意，無非說良彥不是純粹的貴族之子，只可算個半貴族半平民的血統。就是說貴族之家，須要純粹的貴族，方可繼承，不能教半平民來繼續，所以她常和人說，我家受貴族純粹血脈之人，倒沒有份，却教個半平民來繼續，恐怕有些兒對不起那先祖呢？柔雲不過是向旁人講這話，却不敢在子爵前

透一絲兒氣，她知道子爵近來非常喜歡良彥，一說這話，子爵定然發怒，但是她心中是終氣良彥，不過便造成這個輿論的法子來。咳！一國的政治，常有政黨鼓吹，造成輿論，不意一家的政治，柔雲也想像造成輿論，所以她存了排斥，良彥的隱謀在胸中，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概。仗着一張利口。因此一樣的話，只要加減些兒，那話便改易宗旨了，後來慢慢兒就和良彥起了一個外號，喚做雜種兒，你道可氣不可氣！怎奈良彥這孩子，氣質既佳，心地又好，真個和他母親一樣的性质，英國地方有句俗語。是「梅檀之木，嫩葉自香。」一個人的好歹，從小兒就見得到的。却說有一天，良彥向着子爵道：父親！我聽得這裏的執事人等，都說這巨額達郎的爵位財產，要世襲下去，這世襲兩字，究竟怎麼講？子爵道：這也是各國的通例，世襲者，就是代代把爵位財產傳於長子，依着血統的順序，繼續而下，綿綿不絕，這就喚做世襲，良彥道：他們說孩兒是長子，該世襲這巨額達郎，但是孩兒想這爵位財產，都是孩兒的，柔彥未免太苦了？子爵心中有些焦燥，說我兒你聽誰說的？他們不該把這些事和小孩子們說。這是子爵恐怕日後良彥彥彥分起黨來，故有此急不擇言的一問，良彥道：他們沒有什麼！不過就講世襲罷了，孩兒的意見，把所有財產和柔彥平分了，可不是好？子爵道：這是有繼續法規的，不能如此自由，因為沒有一個長房世襲，大家便要四分五裂的俄散，所以功勳子爵邸，往往有絕嗣之憂，過幾百年後，恐怕連他的宗姓，也沒人知道了，因此才定出個繼續連綿的世襲法，以便傳之永久，良彥道：我當時問過幽蘭夫人，我說爲什麼做哥哥的，享受父親全份家產，如此便宜？做兄弟的沒有何等享受？則，未免太吃虧了！子爵道：其時幽蘭夫人怎樣回答呢？良彥道：他說世間多少不平事，豈獨這個！子爵道：可不是！但是這也是習慣相傳之法，就是我家也

從沒有越了哥哥，把家產傳給兄弟之事，也沒有哥哥做了承繼人，兄弟要分一半之理，這也算
是我家代代不變的家法了！良彥道：一樣的人，我總不懂兄弟之間，如此差別？子爵道：你還
沒有知道繼續上法律之事，所以沒有明白等你長成了，潛心學問，那時自然就會知道的咧，這
一場問答，在良彥可算得是備寬安大量的人了。若使他人的後母，倘然聽得這話，無論如何，總
是心裡有些兒感激，做兄弟的聽了長兄說得這話，也自然有些感動，但是獨有這位柔雲夫人，
她非但不感激良彥，並又加了一層憎嫌，添了幾分怨恨，她以為良彥故意在父親面前十分討好
，是個固寵之法，教父親知道他寬宏大量，他這地位，便可以永遠保得住，沒有人再可以施排
斥手段了。柔雲因此又是忿怒，又是絕望，好似火上加了一桶油一般。從此以後，柔雲痛恨良彥
，常在暗中想法子，作弄他，窘辱他，幸喜良彥秉着她母親的性質，在婀娜之中，有剛健之性
，他吃了苦，決不哼一聲兒，逆來順受，依舊活潑潑地，後辱待他如何酷虐，他在父親面前，
從不透一絲兒氣，還是歡笑跳躍，有一天柔雲便呼良彥，不知道他有了什麼不遂的意事，便道
：我原說這是個雜種兒，那裏上得臺盤！良彥聽在肚裡，「雜種兒」三字，他也能解釋得出來
。良彥的性質，要是打他罰他，他都可以順受，惟有這種侮辱他的話兒，他却耐不得，他想我
怎麼是雜種兒呢，他這時呆了一呆，便一口氣飛也似的跑到自己書房裏，關上門，對着他死母
的肖像，伏几大慟。看官門試想這雜種兒三字，可以胡亂罵人的嗎，細細一辨味兒，何等酷毒
！不比咱們中國湖北人，把這兩字作口頭語呢？如今良彥並沒有深知其中意味，也沒人把他母
親在世所有的事去告訴他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母親，當日和柔雲不和的事，原來當日柔雲百計傾
陷紹珠，不但把子爵瞞住在鼓中，就是巨額達邸合府上下，也沒有人知道她的手段，只有做書

的和看官們知道，那裏會傳入良彥之耳呢？良彥只知道這雜種兒三字，不是尋常的罵人，或者指我的母親，不是有爵位人家的女兒，只是你要罵？罵我一身就是了，如何要牽着我已死的母親？罵我一身可，牽着我母親不可，這口氣教我如何耐呢！良彥想旁的事我不向父親講，這句話我非要問問父親，究竟我是不是父親生的？這雜種兒三字作何解？我雖是個小孩子，但是也知道些兒好歹，良彥想着，便一直奔入他父親的寫字間來，誰知他父親不在家，想來是在馬廄裏瞧馬去了，到了馬廄裏，小馬夫說：子爵騎了馬遠遊去了，怕要到晚上纔歸呢，良彥這時覺得悵悵無之，仍舊回自己書房裏，只覺得胸中鬱勃難舒。想還是去訪幽蘭夫人罷！夫人所說的話，是最有道理的，原來這位幽蘭夫人，當良彥在他那邊的時候，常常把那古時英雄古賢人的遺聞軼事，講給他聽，小孩子家是最喜歡聽的。幽蘭夫人又講得極其懇切周到，借着談話之中，一方面便是教訓他，企望良彥日後成一個偉大的人物，立於社會之上，所以預先要養成他極高的人格。自從良彥到幽蘭夫人那邊常常去後，良彥的教育問題，便似握在幽蘭夫人的手裏了。天天受她的薰陶，自然也成個好孩子了，所以家庭教育，是小孩子最要緊的，當時良彥便直到幽蘭夫人那裏。幽蘭夫人見良彥每天來時，歡笑跳躍，興高采烈，今天却有些快快不樂。想這是什麼緣故呢？你想，良彥今天的生活不高興，幽蘭夫人如何高興得出來？不免層層盤問他，他起初不肯說，後來想我除了父親之外，第一個親切的便是幽蘭夫人，我也不必瞞她，便把剛纔的事，一五一十都說了出來，只是這雜種兒三字，良彥終覺得說不出口。要是自己在人家面前說出這三字，未免是自己侮辱自己，所以說到那裏，便住了口，只是眼紅，好像那言語攔住在心頭，不能脫口而出。幽蘭夫人知道他今天又吃了後母的苦頭，但是他向來不是如此，終是

十分忍耐的，可見今天必有萬難忍辱之處，便不知不覺歎了一口氣說：何苦呢！糟蹋人家小孩子！這個人的心也太狠毒！良彥見幽蘭這樣說，不覺心中大感動，便道：可惜夫人不是我的母親，要是我母親此刻活着，她們敢如此侮辱我嗎？一個人沒有母親，還有什麼興味？我倒羨慕柔彥，他有母親保護他，我便做了巨額達城的承繼人，也救不轉我母親的還魂，只要有我的母親，甯可巨額達這爵位家產都不要！幽蘭夫人聽了，恨不一把將良彥抱住，大哭一場，一陣子迷亂，幾乎要發狂，幸虧自己百般的支持，却只是眼瞪瞪地望着良彥，良彥詫異道：夫人你眼瞪瞪地瞧我做什麼？噫！不是爲我眼圈兒紅紅的，以爲我哭了，笑我默氣嗎？我是沒有默氣的，咳！她要不是子爵夫人，不是我的後母，我一定同她格鬥！幽蘭夫人道：我那裡笑你默氣！我只說像公子這樣年紀，却能辨別事理，令人非常感心！良彥又道：我既不能和她格鬥，只得自己到書室裏，對着死母的肖像哭泣，倘然，有像夫人一般的母親活着，自然來守護我；如今這個肖像如何能守護我呢？良彥說着，不覺眼淚又流下來，停一會兒又道：我本來想去告訴父親，父親又出外去了，所以只得到夫人這裏來！幽蘭夫人這時恨不得叫一聲兒子，我就是你母親，你瞧瞧是你母親不是，只是現在這個當兒，決不能說出，要是說穿的，我早就說穿了，何必待至今日，只得依舊咬緊牙關，握着拳頭，噙住眼淚，忍將過去，把眼睛瞧着窗外說：公子你以後有煩惱之事，只管來告訴我來，我必安慰你！良彥道：夫人你能保護我嗎？幽蘭夫人點點頭道：你母親的肖像，在那裏眼巴巴望着，她也在那裏保護你！幽蘭夫人這時不好直言，只得託諸肖像，良彥那裏明白得這個道理。良彥道：難道我母親的魂靈，附在那肖像畫上嗎？只怕沒有這事！除非夫人你能代替我母親纔好！幽蘭夫人微點了一點頭。良彥大喜道：既如此

！我也不再告訴父親了！夫人你能保護我嗎？你能保護我嗎？夫人道：保護！有什麼事？你就到我這裏來便了！這時良彥和來的時候便大不相同了，依舊縱縱跳跳的回去。幽蘭夫人見良彥去了，便嗚咽着說道：我早知道要如此……咳！原來幽蘭夫人初出家的時節，她想我犧牲了自己一身，讓我丈夫如了願，我兒子也不致於因母親之故，得了賤名，誰知到如今瞧起來，我丈夫也未見十分得意，並且也不能忘情故舊，又將良彥，竟陷入非常不幸的境遇中去了。幽蘭夫人又想剛纔聽良彥說，只要有了母親，自己便是沒有巨額達城爵位財產也不妨。可見得我前番這一走，對於良彥大大的對不起他，我走了便是奪去了良彥的母親，奪去了他母親的親愛和保護，使他遭這後母酷虐的待遇，我當時要是不走，自然永遠沒有這事，這可不是生生把一個嬌兒，投入不幸的深淵；教他吃苦嗎？咳！我兒！今日陷此悲慘之境，都是你母親害了你了！如今一時也沒法可想，惟有暗中竭力保護良彥，好在我已吩咐良彥，有些兒委屈的事，教他就來告訴我咧！又過了兩三天，不見良彥來告訴什麼事，幽蘭夫人也漸漸放了心，只是到了一星期，却不見良彥來，幽蘭夫人有些兒奇異，過了兩星期，依舊不見良彥的蹤跡，幽蘭夫人十分疑慮，她一天盼到晚上，待那學堂授業時間已畢，出了門，向巨額達城望着，直要到天黑了纔回來。她想良彥從沒有這樣長的日子，不到我這裏來，一星期裏頭，無論怎樣，終要來的，別說是十日以外了。要不是害了病不能出來，定然是被那忍心的繼母，用法子驅使他出去不在家裏了，但是無論怎麼樣，我終該知道一些兒。他心裏胡思亂猜，想出種種的意思來，到底不知道爲什麼不來呢？又想倘然今天再不來時，我便自己到巨額達邸去，問個明白，只是人家要怪異，然而我也顧不得人家怪異了。主意已定，預備明日到子爵邸去，誰知那天晚上，巨額達

邸有人來了，來的不是良彥，却是他父親關孫子爵，幽蘭夫人暗々納罕，想這個時候，子爵到這裏來做甚？又瞧着子爵神氣之間，一點兒興會也沒有，滿面憂愁之容，夫人先擰着一把汗，想別是在良彥身上有什事嗎？這時幽蘭夫人胸中如小鹿亂撞。子爵還沒坐定，便道：今天有一事，要來仰懇夫人！不知夫人肯允嗎？夫人聽了，心中又是一怔！因想子爵是個貴族，素來應對周旋，極講禮貌的，那有見了女子，突然之間，說出這話的道理！可見他必然有非常情急的緣故，更覺猶疑不定，却又不敢問他。本來自從幽蘭夫人到這學校裏來後，只見過子爵兩三回面，不但不會發問子爵什麼話，就是回答話也是很少的，今天夫人見了子爵仍是異常的不安甯，像往日一梯的汎點，只因子爵的顏色，子爵的聲音，好似都有縛住她的力量，大概怕的是一發聲，教子爵聽出來，也是一個因由呢？子爵見夫人不語，便又道：夫人！你可知道，良彥病了嗎？他這病勢很篤！天天在那裏呼幽蘭夫人，無日無夜的亂叫，我想請夫人把學校裏的事，暫託助教處理，可否委屈夫人到巨額達城瞧瞧這孩子？到病好了再回來？幽蘭夫人一想，前幾天這孩子聞我道：我若害了病，夫人你來看護我嗎？今天果然害病了，前天這話，可不是個不吉之兆嗎？便驚問道：病勢危篤嗎？子爵歎了一口氣道：如何不危篤！他這病已經好久了！不過小孩子家不肯說病。貪着玩耍而今已起不來了，幽蘭夫人撐着悲哀說：怎麼病已久了？他到我這校中來，一點兒沒有病容，子爵道：可不是？在這半個月，實在不能支持了！幽蘭夫人聲音也震顛了，說到底是什麼病呢？子爵道：據醫生說，是一種慢性的熱病，漸漸兒的胃納不進，氣力衰弱，種種小兒的興會，漸次消滅，以後便在腦體中呈露異狀了。不過這幾天，常常呼着夫人，子爵說着，又歎了幾口氣。看官們要是真夫婦之間，爲了孩子的病，愁眉不展，必定

互相安慰，如今子爵和幽蘭夫人一個是巨額達郎的勳爵，一個是小學校的女教師，似乎兩相關，但是這時候幽蘭夫人幾乎要說出來道：「你不要急，你急壞了，我更急了」她這話已到在唇邊，又連忙嚥住，到變了個默默無言。子爵心中却有些奇怪，想這位夫人，真是世界上第一個黃金吐款的人，我這樣的告訴她，她不和我說一句表同情的話，可算是個極冷淡的性質了！她果是最喜歡良彥的，也不至如此啊！但是我不管她，只要她肯同我回去便好。子爵又道：夫人！你索性允許到我家裡去吧！學堂裏的事，有助教料理，你不必憂慮，我是爲了良彥而來，夫人，你也可憐這小孩子吧！幽蘭夫人聽了良彥有病，恨不得立刻就奔去瞧他，如今那有不去之理，便道：我去！我去！我就去！子爵聽幽蘭夫人答應前去，非常喜悅，又道：夫人肯去！不勝感激之至！到了巨額達郎，夫人只算在自己家裏一樣，不用一點兒客氣，儘管隨意使喚婢僕們，我已經吩咐過的了。那個良彥的病室，在家裏頭一個最靜地方，喚做綠梅館。那屋子只有兩個別室，雖然屋子不大，却很幽靜，我已經預備一間作夫人的臥房了。幽蘭夫人聽了，想子爵這話，倒是有意說的，本來這巨額達郎是我的家，我到自己家中，瞧我兒的病，如何還說只算在自己家裏呢？幽蘭夫人想到這裡，禁不住雙拋珠淚。子爵道：良彥的看護，交託夫人是最好的，只是這小兒的病，中用不中用，尚在不可知之方面！夫人知道子爵心中非常着急，便道：小孩子家年與月晦，總是有些兒免不掉的，好在公子素來身體壯實，只要醫治得法，加以調理，自然漸漸兒就好了！子爵又歎一口氣道：這小孩子，是我最愛的！安知不是上天要懲罰我，把我這小孩子奪去呢？停了停兒，又道：我自己想只怕沒有這福氣，享受此佳兒！便是我和他母親，得成配偶也算是莫大造化，誰知我沒福享受，上帝奪我愛妻而去，現在這孩子，想又

是上帝要把他送到他母親的所在去了？子爵說着，便取出手巾來，握住了臉兒，吞聲而泣，這幾句話，句句都打入幽蘭夫人心坎中，幽蘭夫人見子爵一哭那裏還耐得住，連忙背轉身軀，好似逃的一般，說道：「既如此！子爵我先到府上去了！」子爵抬起頭來，那幽蘭夫人已經走了，只見個背後影兒。幽蘭夫人向巨籟達郎走來，和前時同良彥來的時候，迥不相同，前時來的時候，路上一草一木，都流連撫歎，如今那有這個餘暇，心裏頭有九分裝著良彥的事，賸一分也早把子爵的事塞滿了。一刻兒工夫，便到了巨籟達郎，先入在一個處理事的管家婆房中。幽蘭夫人是熟悉子爵邸的情事的，管家婆便把良彥病中的事，約略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良彥如何和一般看護的，狠不親熱，如何嚙語中只喚着亡過的母親，和夫人你，醫生說終要吃些東西才好，如今勸他吃，他只是不肯吃，反說吃了要吐呢。」幽蘭夫人躊躇了半晌說：「子爵夫人如何？這小孩子病勢如此，她難道不悲傷嗎？」管家婆道：「悲傷嗎？停了一停，又道：「夫人你不知道，這位公子，不是現在子爵夫人所生的，他是先夫人所生的呢！」幽蘭夫人一聽，便知道這語氣之中，隱含有柔雲冷淡的意思在內，可見不獨瞞不過我，也瞞不過衆人，管家婆又道：「聽說咱們這位小主人，和夫人格外親熱，也是今生的緣分！」那管家婆說着話，却又把幽蘭夫人上下的打量起來，夫人道：「這也沒有別個意思，不過我常常到我這裏去罷了！」管家婆道：「本來該先引夫人。到子爵夫人那裏，却因為剛纔小主人使人來關照，一徑領夫人到綠梅館，子爵夫人那裏，有空再去罷！」幽蘭夫人道：「好好！請你在前引導，這時夫人的心，好似早飛到良彥身上，偏偏越性急越慢，管家婆一面走路，一面言語兜兜搭搭，問這樣，問那樣。夫人又想這個綠梅館，我閉着眼睛也找得到何必定要這管家婆子引導？無奈自己直闖的進去，却又不像，只得忍着性子隨

在管家婆子後面，到了綠梅館向良彥書房而來。幽蘭夫人一瞧一間屋子裏，黑魔魔地只點着一盞燈，一個看護婦，縮在壁角裏真個是鴉雀不聞，靜悄悄一點聲響也沒有，中間向壁安着一張金縷錯采的床，床上鋪着雪白的被單，那良彥面朝着裏床，昏沉而眠，只聽着呼吸之聲，非常急促。管家婆走到牀前，輕輕的叫了一聲公子，幽蘭夫人來了！良彥也不答應，停了一回，從裏牀一骨碌翻身轉來，口中不住的喚，幽蘭夫人！幽蘭夫人！良彥這時正在昏沉之中，并不知道幽蘭夫人已來在牀前，此不過口中囁語罷了。幽蘭夫人連忙走到近前，彎著身子一瞧，不覺大驚，原來良彥的形容大非往日，不是先前的情狀了，臉上的肉也落了，眼睛上兩個黑圈低窪下去，唇乾欲裂，眼澀無光，便輕輕的說道：公子！幽蘭夫人來了！說着，便用手向他額上一按，覺得滾燙的熱，出氣不住的喘。臉上燒的似林擒一般。這時夫人又是可憐，又是可變，再也耐不住了。想當日我從襁褓中終日捧著抱著接吻着，如何把我的孩子，病到這般模樣。好在這時候，管家婆已回去了，那個看護婦，也在張羅別的事。幽蘭夫人將全副精神，都聚集在兒子身上，兩手輕輕將良彥抱將起來，在他滾熱的額上，一連接了幾個吻，呼道：良彥！良彥！要知道，幽蘭夫人以前從沒有直呼良彥兩字的名兒的，如今情急亂忘其所以滿肚皮是自己

的兒子了。良彥正在昏昏沉沉之中，見一個極慈愛的人，把他抱了起來，他揉了一揉眼睛，把兩隻手就在幽蘭夫人頸上一勾，叫聲阿喲！我的母親在此了！我的母親在此了！這時夫人的眼淚，點點滴滴都落在良彥額上，他想世上無母之兒，如此悽慘，這是我的罪惡，好好的家庭幸福，被我這一走，不俱斷送，並且累我嬌兒受此苦楚。我當初本想帶着他同行，因想他是巨籟達郎的承繼人，將來的希望也不小，如今瞧來，他覺得無母之苦，比遺棄這巨籟達郎反要重要

呢！夫人當時嘆道：良彥你清醒些！良彥定了一定神，放下夫人，把夫人相了一回兒，說道：呀！原來是幽蘭夫人！我在那裏夢覓，我道是我的母親來了！這時把兩個眼睛四面望了一望，說：夫人你來了，我很歡喜！方才我在朦朧之中，便把你當作我的母親！夫人！你還要回去嗎？夫人道：是你父親特地迎我來的，要待你病好了，然後我才回去呢！良彥道：好好！夫人！我房中除了你外，不願聞別種聲音，我這個頭痛得如刀劈一般，夫人！我這個病恐怕是不濟事的了！幽蘭夫人道：何至於此！公子！你放心！一般人偶然有些病痛，請醫生瞧瞧，吃些藥自然就好了。況且我在這裏看護你，你大可安心！良彥點了點頭，自從幽蘭夫人來了良彥果然心中安慰了好些，只是他那病體，却日重一日，起初非常的冷，漸漸的發起熱來，熱勢非常的猛烈，良彥平時雖然壯實，到底是個小孩子，那裏經得起如此發燒，這時那巨箱達城近邊的醫生，差不多都請到了，便是倫敦的名醫，瞧一次病總要花幾百圓的，也請了好幾個來，凡是退熱的藥，沒有一個醫生不用到？無奈他這個熱只會升高，不會退下，這個病全不合醫生的手，醫生也說不出到底是何病症？眼瞪々地，瞧着這個大家稱贊的小孩子，命如懸絲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到了熱極時，令人見了心痛，身體逐漸的疲弱下去，有些支持不來了。當時又由倫敦請來一個著名的醫生，他說這個病，第一要能殼睡得着，還好醫活，無奈你家公子，絕對的反對，在他的年紀，本來是個困毛團，論理至少每天十點鐘沒有間斷的睡眠才覺適宜，他却雙目炯炯，並沒有睡眠的時候，就是偶然朦朧，勢必囁語，這不是叫睡眠，這是沉迷。但是要教他自己安穩穩的睡着，是沒有的事，只得利用安眠藥水，無奈起初還有些效用，後來竟不靈了，越是要他睡，越是睡不着，那熱度逐漸高亢起來，便是尋常健康的人，這樣失眠也要支持不來，何況

他又是這樣失眠，又是這樣的狂熱呢？這時良彥正氣已喪，時時嚙語，有時把手在牀中亂指。說：這個不是我母親嗎？每在熱盛的時候，夫人便把他抱住了，良彥覺得安靜些，一離夫人之手，便非常的煩悶暴躁，無一刻可以寧貼，除了幽蘭夫人之手，沒有再可以使良彥稍爲安樂的法子的。又過了幾天，病勢非惟不見輕，並且加重了許多，更瘦得不堪言狀了。子爵見了醫生，終問怎麼樣，這小孩子能保得一命嗎？醫生總寬慰子爵說：只要有得眠睡，這病就有轉機了。雖是這樣說，無奈良彥那裏說能夠睡得着，這可不就是沒有轉機的證據嗎？人急則呼天，所以宗教到這時候，也有用處了，那良彥這樣的睡不着，幽蘭夫人惟有朝夕祈禱。望上帝佑護，使他安睡。便是子爵，也在那裏熱心的祈禱。這時巨籟達一家的人，那一個不望良彥一唵兒睡到天明呢？只是有一個人却不知道他心地如何！做書的也不敢忘斷，你道是誰？便是這裏的女主人，柔雲夫人罷了，從她表面上瞧來，她對於良彥的病，狼爲憂愁，並不和大衆有異，也常常到綠梅館來，向着幽蘭夫人道：夫人你一個人太覺得辛苦了，我們替代你，你也休息休息，幽蘭夫人那裏肯離開良彥，那裏肯把良彥交給柔雲，只說：不辛苦，我看護病人，是向來慣了的！柔雲本來是故意說一聲兒，見她不要自己替代，樂得安逸，往下再也不說甚麼。柔雲無論如何，每天總來良彥房裏一次，不過教丈夫知道她雖是繼母，心中也很有焦急之表現呢。又當子爵禱告時，她也一同禱告說這小孩子再要失眠，是實在不能支持了！不過她的禱告，能否感達上蒼，這又是另一個問題，自不必說，大概她外面到也是無懈可擊，心底裏雖不敢說，想來也是和轆轤一般的旋轉呢。所以她在自己屋子裏，立刻把滿面憂愁之色除去，另換出一副歡笑之容來，及出了自己屋子，再把那一副憂愁假面具戴上，但是還常常要漏出笑容來，這却爲何

原來他以爲良彥倘然沒了，子爵便是他們母子唯一的世界了，這便是柔彥獨占勝利，如何心中不喜呢？再講那幽蘭夫人的看護良彥，大家都說便是自己兒女也，沒如此親切周摯，所以都是十分贊嘆和十分敬重她。這時良彥因爲病得利害，老也睡不着。幽蘭夫人因爲良彥睡不着，所以自己也睡不着，她是急得睡不着，不問可知了。其餘的看護婦，都是更番輪替，那幽蘭夫人却不在輪替之中。原來他早有個決心，萬一良彥死去，她也不再留在世上。追隨良彥一同去不返，也就完了這重公案。有時子爵來瞧兒子，見夫人終在良彥病榻之旁，子爵道：夫人你太也辛苦了，夫人說：不妨事！我剛才休息過了。後來子爵每問她，她總說剛纔休息過，其實何曾休息過呢。有時良彥被夫人抱在懷中，良彥道：夫人這樣的抱着我，我實當你是我的母親！夫人接了幾個吻道：我聽了你這話，狠爲歡喜！那天良彥又喘吁吁的說：夫人！我懣氣的時候，我願意緊緊的握着你的手，那時我母親總在天國接引我，我握了夫人的手，就算是握了我母親的手一樣了！幽蘭夫人這時一陣心酸，只哭得成了個淚人兒一般，停了一會兒拭淚說沒有這事，我是一刻兒不離你之側的！說着，抬起頭來，幸虧得房中除了自己和良彥之外，再沒有第二人，少時良彥熱勢又盛了，便仍是囁語不休，他自己以爲這個病是絕望的了，早些兒到在死母跟前也是一件好事。到了明天，熱勢漸退，心裏頭覺得清快些，便向着幽蘭夫人道：我這病，第一件的大事是睡不着，因爲睡不着，所以想出種種色色的事，我想母親倘然在此，也替夫人一樣的看着我，我這病或者要好些，夫人聽了，心中一動，幾乎要說出我就是母親，那時良彥又直瞪瞪的望着，幽蘭夫人說：夫人！我越看你越像我的母親了，不過就是頭髮，有些兒異樣，我母親的頭髮，是很長的金絲髮，夫人的頭髮，黑而短，顏色也不好，夫人你既然

見過我母親的肖像畫，大半是知道我母親頭髮好的！夫人道：我知道！良彥道：我還記得我母親當日抱着我安睡，索索絡絡的長頭髮，遮了我一面，我也不覺得討厭，只覺得我母親的頭髮，又香又滑，我如今有好幾年沒有嗅着我母親頭髮了，還有我母親把臉貼着我臉時，和夫人貼着我臉時，也是一樣，只是沒有長頭髮罷了！幽蘭夫人道：公子，你靜靜兒睡一晌罷！只管想她也是無益！就是你已故的母親，在天之靈，也盼望公子早日痊癒，將來與家立業，做個前途很有希望的少年呢！良彥道：我也如是想，無奈這病，由不得人做主，我若死時，我知道我母親必然來領我！夫人，你還沒有知道我母親的喜歡我！疼顧我呢？所以我知道我母親必來，我携着母親的手，同登天國便了！咳！我甯可早死！這樣的活着，委實受苦！我喉中乾渴極了！幽蘭夫人道：好了！別再說了！說着，就在枕邊取出清涼劑的藥瓶，連滴幾點在良彥口中。良彥啞啞咽下，覺得稍清靜些。便道：夫人，你抱着我睡一回，我覺得你抱了，心中安穩些兒，可以睡去，也未可知！幽蘭夫人便把良彥抱了懷中，良彥的頭便滾入夫人懷中道：當時我母親抱我的時候，也是如此的，夫人道：別再說了！睡去罷！良彥這時把眼睛閉了，夫人只在那裏默默的禱告，求他早些得以安眠，誰知良彥眼睛閉着，衣舊不得安眠，停了一回兒，又張開眼睛來瞧着夫人，又把手來撫摩夫人的面龐，漸漸的有些兒睡去了，忽然之間，又狂呼道：啊！熱極了！熱極了！煩躁了一陣子說：還是睡在牀上罷？便仰臥在牀，一動兒也不動。喘吁吁的說道：我盼望早些兒死了倒好！夫人道：爲什麼如此？良彥道：活着終不得見我的母親，死了或者一見。這時幽蘭夫人要抱一個奮勇告訴他道：立在你床前的，就是你的母親！誰知道這個當兒，却又有誰來了，你道來的是誰？便是良彥的父親蘭蓀子爵。子爵帶着頹喪的樣子，走進

來，輕輕地的說道：怎麼樣？沒有什麼大變動嗎？說着已到在良彥病榻之前，見良彥雖是閉着眼睛，却沒有睡着，而且神經極靈，知道父親來瞧他的病來了，便道：父親啊！我的母親往那裏去了？要是我的母親在我身旁，兒的這病早就好了！子爵聽了，打了一個寒噤。良彥是沒有見幽蘭夫人却是親眼見的。子爵道：兒啊！你別只管想你母親，你要知道你母親是早登天國，不是這世界的人了，現在她是在冥冥之中，保護着你呢，況且除了你母親，咱們大家都歡喜你！疼愛你呢！良彥道：父親自然是疼我的，還有幽蘭夫人，也是第一個歡喜我的！子爵道：可又來！幽蘭夫人在你病中，不是很辛苦的吗？良彥道：幽蘭夫人歡喜我，原個和我自己母親一樣！子爵道：好！既然幽蘭夫人歡喜你，和自己母親一樣，你只當她母親一般看待便是了！幽蘭夫人聽了這話，心中又是一怔。良彥道：幽蘭夫人果然歡喜我，但是我自己的母親不見，這病終不得好呢！子爵這時禁不得悲從中來說道：兒啊！你別只管苦苦的提起你母親，教阿父聽了，心如刀割！子爵說到這裏，便蹣跚道：咳！緜珠！緜珠！你在冥冥之中，也知道我心中的苦楚嗎？我以前總有不合之處，你也該原諒我，如今你扔下我獨自去了，連個良彥你也忍心拋放在這裏，咳！緜珠！這時幽蘭夫人却在子爵的背後，瞧了他們父子，都是爲着自己，在那裏悲傷愁歎，她如何還熬得住，只是身軀動彈不得，口也不敢開一開，好似公家花園石造的女神一般，因爲些微一動，眼淚便要留不住，眼淚要一出來，勢必就要放聲大哭了。良彥見幽蘭夫人背轉身軀，坐在那裏，便道：父親！你瞧瞧這個幽蘭夫人，不像我的那母親嗎？子爵便從背後望了一望，幽蘭夫人捏着一把汗，暗々地叫聲不好，這是我那最後之時到了，萬一被他瞧出，如何是好！幸虧子爵不留意，便向良彥道：兒啊！世界上像你母親的人到有，但是生

你的真母親，究竟是沒有了！想你母親是天上的天使，偶涉塵世，現在上帝仍舊召還天國去了！幽蘭夫人聽了這一句話，便放了一半心，趁着他們父子兩人講話，便輕輕避出了病室去了。看官們，要知道一個人精神上的苦痛，比了肉體上苦痛，自然要加重幾倍，當日幽蘭夫人沒有負氣出門一節，或者火車失事，教人知道死者不是緞珠，再不然他永遠與巨賴達福絕，揀一個世外鄉村居住了以終天年，也受不着這種種種煩惱，無如大要作成文學家，這一部小說，偏偏把個幽蘭夫人鬼使神差的，弄到巨賴達耶來，便生出以後許多文章。只是苦了這位幽蘭夫人，眼睜睜望着自己兒子，一聲聲喊着母親，自己却不敢答應，直到了病體如此沉重，還不敢承認是他母親：豈不可悲？大凡一個人，無論怎樣窮困極惡。到了疾病痛苦之際，或者清夜夢回，良心發現之時，總要想着自己父母，這一點便是本性之善，萬劫不可磨滅的，禽獸尚且如此，何況是個人類！我這部書，本來不是什麼倫理學，修身書，也不是什麼勸善文，翼教篇是，一部小說，隨意亂寫，供看官們酒闌茶熱，做個消遣之資料罷了。不過聽着良彥聲呼他母親，令人想起無母之痛，但是良彥的母親還在，不過他自己不知道罷了，彼那真個沒有母親的人，瞧到這裏，能不肝腸寸斷，熱淚淋漓嗎？閑文一敘，且說如今良彥徬徨於生死關頭，一心思念母親，而且子爵近來形容憔悴，大不如前，心傷故劍，也時時追悼他的前妻，幽蘭夫人處在這個環境裏，如何能忘情於子爵，所以雖口不言心裏却也萬分的難過，但是時勢所趨，狂瀾既倒，怎能一時挽回，不過徒呼奈何而已。良彥的病，却一天重似一天，眼兒得不濟事了，到了明天，良彥的主任醫生來瞧，纔着眉頭說：可憐！可憐！不過等時候罷了！原來這等時候三字，便是絕望之別名，就是他的呼吸等到什麼時候停止，便算什麼時候了局，子爵聽了這話，瞪着眼

，望了這個主任醫生半晌開不得口。醫生見了，也覺有些難過，便道：法子是還有一個法子，如今只好就馬當他活馬騎了！倘然這個法子再沒有效驗，咱們也真個束手無策了！子爵巍顛着聲音道：先生總要想個法子，救我這孩子的命！主任醫生道：今天晚上，別種的藥都不要進，到十二點鐘時，只要進這一種催眠藥，用藥時四面極靜，不許有一些兒響聲。教全府人都去安睡，這藥方也是根基於鴉片作用的，但是個新發明的秘方，各國局法所不載的，倘若可以奏功，倒有三分把柄握得住呢！停一回兒，我教人送來，醫生說著辭去。這時子爵憔悴的面上滿佈失望之色，恰好柔雲來了。柔雲是把醫生的言語，聽得清清楚楚，心裏頭泛出一種說不出的快樂，但是一瞧子爵的容顏，她也不能不裝出一副愁顏淚眼的形狀來，不過一個人的態度天然發出來的，和裝出來的，到底有些兒差別，因此她總是帶些兒勉強的樣子。子爵這幾天來因為心境不好，覺得事事都不如意，也瞧出柔雲有幾分偽態，却也不便明言，便道：請你去喚幽蘭夫人到我的屋子裏，我有話告訴她？柔雲因為心中紛亂不定，正好借着這機會出去自己鎮一鎮心，吩咐手下人去請幽蘭夫人之後，自己慢慢兒轉到子爵的屋子裏來，此時子爵已由病室回來，俯伏在長椅子上，兩手握著臉兒，正在傷心痛哭。大概男子不比女人，女人本來善哭，往往有些年輕的女郎，七情都付之一哭，悲了要哭，驚了要哭，怒了要哭，自不必說，還有喜了也要哭，羞了也要哭，這眼淚好似他的防身本事一般，至於男子的哭，大概非有深悲極痛，是不容易哭的。如今子爵傷心已極，所以在此痛哭。柔雲把手撫在子爵背上，又把他身體搖了幾搖道：子爵！子爵！子爵悲聲塞住喉嚨，却也抬不起頭來。柔雲道：子爵你自己身體也要緊，別只管這樣悲傷，現在這位主任醫生，他的最後方法，安知別無效力，就是萬一的不濟事了，良彥有

個不幸，子爵究竟還有柔彥，還有我呢，所以也不必如此的悲傷！聽天由命好了。看官們這幾句話，柔雲是想趁著子爵在悲傷之中，把個柔彥輕輕送過去，貼在子爵的心坎上，這意思就是良彥雖死，還有柔彥，猶之乎當日，緜珠身死後，她去安慰子爵，意思中便有緜珠雖死，還有柔雲在這裏一樣的解法。再進一層說，便是緜珠的兒子儘管死，我柔雲的兒子固是無恙也，你想這話刻薄不刻薄，這時子爵聽了，心中老大不高興，暗想這不是來安慰我，實在是來觸我的心境。便道：我家小孩子果然有兩個，一個死了，還有一個，似乎有兩個小孩子的人，死了一個不足悲傷！子爵說到這裏，又歎了一口氣道：不過良彥是緜珠所生的兒子，緜珠到我家來，並沒享一天安樂日子，大都是憎她是個鄉下人，一家子沒有個瞧得起他！後來到了意大利，硬要教她終日在這虛榮的貴族社會裏鬼混，她有不到之處，大家都笑她，就此在那個悲憤之中，送却一條性命，如今仔細回想，就是我自己，還有許多對不起她的地方呢！子爵拭着淚，又說道：會記得當初我們訂婚時候，她原執意不肯，說貴族如何偶平民，恐怕將來非福，也是我百端譬解，地方纔應允了，如今想來，我這百端譬解，全是哄騙她上了鈞，現在她已死了，只留下個良彥，天天在我眼前，做個紀念品，我滿意把這小孩子撫養成成人，做個社會上有名譽的人物，也不枉她留下這點骨血，誰知良彥又害起病來，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，我想起來，大概是天懲罰我不情，所以要奪我良彥而去，其實我當初對於緜珠，未免也有苛責之意，如今萬分的懊悔，也來不及了！我豈是爲着一個兩個兒子的傷心嗎？子爵這一席話，要講西洋的風俗，原是不大應該向後妻說的，而且他的後妻柔雲，一向在子爵家裏，曉得他們的事，而且子爵所說憎厭緜珠的這句話，第一個就是柔雲，柔雲聽了，那得不觸心呢？子爵也知道這話不該在

柔雲面前說，無奈一時悲傷氣憤，不覺發洩出來。你想向來嫉妬之念最深的柔雲，聽了這席話，心中耐得住嗎？胸中雖然怒浪湧起，外面却仍是不露一毫在臉上。看官們請看柔雲爲人，是何等的利害。這便是她在可以發怒的時候纔發怒，在不可以發怒的時候，却萬不能發怒，所以在尋常子爵心中一些兒沒有煩惱那時，柔雲也斷斷乎不肯讓步，今天她知道子爵胸中有事，怕的言語之間，弄出齟齬，倒要不得下場，萬一自己占了下風，以後不是倒要失去權勢，所以善保勢力的人，決不妄用勢力，恐怕因爲一時失了勢，便減退了自己的威光，故而不教孟浪開此禁例，從來貴婦人對於丈夫，大概如此。所以柔雲今天見子爵心中煩惱，便不敢再得罪他，維持和平，就是保守自己的勢力，那時另換一副面孔，扭般糖兒似的扭着子爵說道：子爵我瞧着你心中悲傷，十分難過，倒比我自己悲傷，還要難過幾倍呢？又把頭撞在子爵懷裏。誰知子爵今天的不高興，是十分的不高興，一手把柔雲推開道：你讓我在此靜坐一回兒罷！這個時候，恰巧關的一聲那門開了，幽蘭夫人走了進來，幽蘭夫人見了他們，心中先自一跳，暗忖的說道：這是柔雲奪了我位置後，第一次被我瞧見她和子爵親熱之狀，想是子爵爲了良彥的病，在這裏悲傷，柔雲是這樣的安慰他呢？但是瞧子爵，臉上也沒有喜悅之色，不但不承受他的撫慰，而且又把他推開。幽蘭夫人心中，始而恨繼而却又有些兒感動，想子爵和我，從來却沒有過這種情狀，於是也不必偷窺他們，便裝做沒有看見，低着頭說道：適蒙呼喚，有何見諭？那時柔雲見有人來了，連忙離開子爵之側，心中不覺的叫聲噯呀！立時面漲通紅起來，自覺非常無趣，便搭訕着說道：幽蘭夫人來了？子爵正等你說話呢！子爵道：良彥怎麼樣了？比那主任醫生來瞧的當兒，稍爲覺得好些兒罷？頭上的熱也退些罷？幽蘭夫人道：似乎好些！我終日在他

床前，自己正覺着有些迷感模糊，大概不見得什麼樣增病就是了！子爵道：怎麼見得？幽蘭夫人道：今天晚上，閉着兩眼，似睡非睡，覺得那嚙語少些，要講那身體上的熱度，比了昨天前天，實在差一分一厘沒有減少，不過神氣略安靜些！幽蘭夫人說着，皺了眉頭，話裏頭含着一片的熱誠。子爵見夫人隱隱含有悲意，歎了一口氣道：這小孩子的病，帶累得夫人，又是辛苦！又是憂愁！幽蘭夫人道：可不是！但願公子早日痊愈就好了！柔雲道：夫人的令郎，當時也是長病嗎？幽蘭夫人道：長病！子爵道：也是夫人自己看護的嗎？夫人道：無晝無夜，是我一人看護，不假他人之手！子爵道：請夫人來沒有別的事，今天那主任醫生來過，他說良彥別無方法，只有最後的一種藥，是個新發明的催眠劑，這藥可以幫助良彥安睡，但是這藥再要沒有效驗，那可就沒有法兒想了！幽蘭夫人搓着手道：噯！除了這藥，沒有別的法子想了嗎？子爵道：可不是！所以今夜要遲至十二點鐘後，極靜的時候，纔服這藥！幽蘭夫人道：可以交託與我，必不誤事！子爵道：今天要吩咐合家大小，到十點鐘一律安寢，不許有一些兒響聲纔好！子爵說着，取出個小金錶來一瞧道：如了差八點鐘了，那醫生的藥，大半快要送來了，夫人你瞧良彥今天的神氣如何？比了昨夜前夜些微睡些嗎？幽蘭夫人道：鬚髮安靜些兒，或者吃了這藥，可以望他安睡，也未可知？這時柔雲在旁聽得良彥可以安好，面上登時露出不悅之色，把剛纔假裝的悲顏，全消滅了。恰巧幽蘭夫人抬起頭來，正和柔雲打個照面，柔雲連忙藏之不迭，把面孔就轉到別處去。可那醫生處遣人送藥來了，這藥便是那最後的一方的催眠藥了，這藥奏效與否，便是良彥的一個生死關頭。子爵解開紙包來一瞧，內有一個小瓶，小瓶裏面盛着和清水一般的藥水，子爵道：這是很貴重的東西，也沒一些兒顏色，到底不知是什麼藥？說着，

柔雲也湊過來瞧，又伸出手來取那瓶子，子爵便授過去，只急煞那位幽蘭夫人。她想這小小一瓶藥水，便是良彥的性命在內，教她弄出什麼虛花，可不是頑的，但是柔雲是這理當家的女主人，難道可以不教她瞧不成？在幽蘭夫人的意思，埋怨子爵不該把這瓶藥交給柔雲瞧，恨得不教他立刻取回來才是，柔雲將藥接在手中，胸中非常騷亂，幽蘭夫人把兩個眼睛注視柔雲，不敢放過一些兒，瞧她取這藥瓶做什麼。柔雲取了這藥，也不過瞧一瞧說：好一瓶清潔的藥水，就有這樣催眠的功効嗎？柔雲說着就把這瓶向鼻子邊嗅了一嗅，也沒有什麼氣味兒，又把這瓶又交還子爵，幽蘭夫人才透了一口氣，暗想還好，並沒弄出什麼毛病兒來，子爵接了這瓶，轉授與幽蘭夫人說：今天用這藥時，須要夜靜更深，纔有效力！幽蘭夫人道：我知道了，待十二點鐘過後，四邊寂靜的時候，我給他吃這藥是了！少時幽蘭夫人辭別子爵後，回到良彥病室之中，把這瓶藥放在良彥枕邊的一個小桌之上，看官們我把良彥的病室說明了，列位纔能知道後面的事，原來這綠梅館本來是一大間，向陽有三扇窗兒，因為這屋子太大，前代的主人，早把這屋子三分之一夾開，掛了個狠可考究五彩花緞，非常華麗的大幔帳，因此一屋分爲兩室，一間是兩扇窗，那一扇窗的屋子，是預備看護人的住處，兩扇窗的屋子中，設一個榻，那枕頭恰在緞帳之前，那緞帳和暖簾一般開時。絕無一些兒音響，遮了時，便密密的不聞他室的聲音，可算是個最好的病室，因為窗外種幾株綠萼梅，冬來暗香疎影，自饒逸韻，所以喚它做綠梅館。不談幽蘭夫人回到病室，再說子爵見幽蘭夫人去後，他說：今天我有些兒不放心，讓我自己看護良彥一夜，一來也可以讓幽蘭夫人節節力，二來我自己給他這藥吃，免得提心弔膽，睡不安甯。柔雲聽說子爵要自己看護良彥，便急急的說道：不可！不可！這斷斷不可！子爵道：怎

麼不可？柔雲道：今天這一夜是最要緊的，萬一你去打一打擾，妨了良彥的睡眠，可不是件大事嗎？子爵道：我去看護他，何致妨了良彥的安眠？柔雲道：男人終沒有女子這般沉靜，況且良彥此刻的神經，是最敏銳的些，微兒有點聲音，便睡不着，你萬萬去不得！別一天倒不妨事，惟有今天，更加要緊！子爵瞧她十分熱心，便道如此，我喚那管家老婆來也好！柔雲聽了，搖手道：管家婆，這更使不得了！沒有到夜她就先自睡着，打睡的聲音，好似黃牛一般，比了男子更爲利害！子爵道：這管家婆瞧他平日間，很規矩很穩重的！睡了後却這個樣子，我倒沒有知道。柔雲道：一個人睡熟了，打鼾聲，何關乎規矩穩重與否，並且她自己睡熟，一概也不知道，那管家婆的奸聲，是她們同伴中素有名譽的，誰不曉得呢？子爵道：幸虧你說了，你若不說，我弄了這老婆子去，反而受累不淺咧？柔雲道：依我說，很容易的事情，也不用另外派人，依着醫生的說話，到十點鐘大家安寢，不到明朝天亮，不許開門。子爵也別到良彥屋子裏去，去張望着有了響聲，帶累孩子睡不着，那病室中要有幽蘭夫人一個人，便也好了，房中人數越少越靜，幽蘭夫人也一定喜歡如此，必不說什麼的。子爵道：我也知道幽蘭夫人一人，足抵家中許多人。柔雲道：倘若幽蘭夫人一個人不放心，我倒可以幫她的忙。子爵道：這倒不必，我想既託了幽蘭夫人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停了會兒，只聽得火爐架上的小金鐘，噹噹的敲了十下，子爵便下一個緊急命令，吩咐合家大小，一律安寢，不到天明，大家不許開門，子爵說的話，那一個敢不依，當時一個巨賴達郎，弄得寂靜無譁。子爵自己又睡不着，想去瞧瞧良彥，此刻是怎麼樣了，便輕輕一步一步的掩入良彥病室中來。柔雲也隨在後面，到了綠梅館，子爵先向幽蘭夫人招招手，問她：來個人給你做個助手好嗎？幽蘭夫人回答：不要，倒是一個

人愈加靜些。柔雲也說：幽蘭夫人既然如此說讓她一人倒是靜些，我們又何必來打擾她呢？正說着，那良彥却在床上呼道：父親！父親！子爵道：兒啊！你說什麼話？父親在此瞧你！子爵便走近良彥病榻之前，只見良彥眼瞪瞪地望着他，良彥本來豐頤肥耳，如今變成個骨瘦如柴，臉上的肉都落了自然不成個樣子咧，子爵想好好一個孩子，如何病到這般田地，倘然今天晚上，服了這催眠藥依然無效，到了明天，大半良彥就算不得是這世界中人了。一個好好的孩子，不料做了個空花水月。想到這裏，子爵禁不住腸斷淚落，呼一聲兒啦！你！今夜靜靜兒安睡，別想什麼心事，你到今天睡了一覺，明天就好了！別只管胡思亂想！說着，便俯向他那瘦頰之上，接了幾個吻，一陣心酸，不知不覺幾點淚珠兒，落在良彥而龐之上。良彥一眼望見父親背後，柔雲立在那裏便道：子爵夫人，我好久不見我那弟弟了！怕今世裏沒有見他的日子了！萬一我的病好了，子爵夫人許我和弟弟一同遊玩嗎？柔雲道，這個自然！只是良彥這一句話，子爵聽了却非常的刺耳，暗想良彥和他兄弟一同遊玩，怎麼還要柔雲的許可，這一定是柔雲用兩樣心腸，對待兩個兒子，不許良彥常常親近他所生的柔彥了。良彥本來又是最愛兄弟的，他見後母不許他親近小兄弟，那得不心中抑鬱，子爵想到此處，腹中不免起了一團疑雲，由這一團疑雲裏面，又牽想起良彥的母親。停了會兒，子爵道：良彥你今天須要靜靜兒的安眠！別再想旁的心事！柔雲也說別驚動他了，讓他安樣的睡罷！臨去的當兒，柔雲却注目良彥枕畔小桌上的一瓶藥水，接接連連的瞧了它幾瞧，後來見幽蘭夫人向她瞧了，他纔回過臉兒去。子爵和柔雲出來，幽蘭夫人直送他們到瞧不見纔回。良彥早在床上呼道：夫人你來！你來！幽蘭夫人走近良彥床前。良彥握着夫人的手道：你別去！坐在這裏陪我！幽蘭夫人道：我可不是陪你在

這事嗎？良彥道：夫人！我有句話問你，你可要老實回答我！幽蘭夫人道：什麼話？良彥道：我今天晚上要死嗎？夫人道：你怎麼說出這話？良彥道：今天我父親向我臉上接吻，不是含着眼淚嗎？既然我不死，父親爲什麼要如此悲傷呢？良彥停了一會兒，又道：死我是不怕，只是我死之後，我的父親要十分悲傷的！我只是捨不得我的父親！幽蘭夫人聽了，含着眼淚珠兒說道：你別只管這樣想，過幾天兒就好了！我唱個歌，哄你睡，你只閉着眼睛，漸漸的就睡着了！良彥點點頭，幽蘭夫人便坐在床沿上，拍着良彥，用一種低柔和藹的聲音，唱那眼兒的歌，哄那良彥。良彥忽然又張開眼睛道：夫人！你唱的歌和我母親一樣，我母親當日哄我時，也唱這個歌，我聽了夫人眠我的聲音，恍惚我母親坐在我身旁呢！我眼皮上覺得重重兒的，好像真個要睡呢！看官們，要知道這個時候，在十一點十五分鐘，相距吃這安眼藥的時候，只差得四十五分鐘，四面靜悄悄地，一些音響也沒有，幽蘭夫人想良彥的性命，在此一着了，平心靜氣的哄了他一會，一面又自己默默的誦禱，願上帝呵護自己的兒子。少時走到那邊瞧瞧時辰鐘，長短針已指到十一點五十分鐘了。夜氣寂靜，真個把一個巨額達郎，彷彿沉入地獄之底，覺得一陣背上發冷，毫毛凜凜的直豎起來，好像隔着緞帳，似有女人足步之聲，並又有衣裳綵縵之聲，也不知是被風吹動了怎的？幽蘭夫人倒有些膽寒起來了，不覺打了一個寒噤，因想今天晚上，合府大小的人都睡了，還有誰到這屋子裏來，又兼接連這幾夜，看護病人的人，腦筋已經都是疲弱的睡了，那來得這異樣的聲音呢？這時幽蘭夫人一萬分的不放心，睜開了眼睛，側着耳朵，整頓全神的聽著聽着，第一件注意的，便是懸那帳幔的地方。幽蘭夫人髮髻覺得這緞帳一動，仔細瞧時，却又不覺得了。因想別是我的神經昏亂了，心疑好像緞帳在那裏動不成？

況且今夜合府的人，都已睡著，子爵出了緊要的命令，莫非誰還敢不從嗎，再想這裏的門戶，都鎖得嚴嚴密密的，難道有什麼外來的人，偷入這關巨籟達郎嗎？夫人不覺起了一種恐懼的心，身體便發起震顫來，又想起危篤的病人之傍，常有死神徘徊，別就是死神來了嗎？幽蘭夫人又是疑惑，又是恐怕，想這死神的形狀，我還是在畫上曾經見過，今天倒可以實驗的了。只是良彥這一條小性命，僅有一絲之繫，要是良彥今天睡不著，可就是死神把他的性命切斷了。這時夫人神經過昂，精神倒提了起來，剛剛一轉眼間，那緞帳裏面突然伸出一隻死神的手來，雪白像個女手一般，這時幽蘭夫人見了，身體縮成一團，要是膽大心雄的人，走上前去一把扯住，倒也罷了。但是幽蘭夫人那裏有這膽力，只睜著眼，望那帳幔。停了一會，那手忽然縮進去了，不到半分鐘的時候，那手又伸出來了，恰恰在那小瓶的背後。一轉瞬間，那一個與良彥性命最有關係的藥瓶，忽然不見了，也沒有了一些兒聲息。要是幽蘭夫人今天不注意在這帳幔，誰能知道這藥瓶失去呢？這時幽蘭夫人心中宛如電氣注射的一般，反而不覺得恐怖了。因想沒有這藥瓶，就沒有良彥的性命，今天不取這這瓶，再也沒有取還的日子了，便也不管他死神不死神，望了一望良彥，還靜靜兒的躺着，便直奔前來，拽開這個帳幔，到那邊屋子裏去，却是黑洞洞不見一物，連忙再把帳幔一拽，借着良彥臥病屋子裏的燈光一照，恍惚見個人影，好像是要逃走的光景，那邊屋子裏的門，已經洞開，這分明是她掩進來的時候開了的，此時那個黑影已逃出門外去了。幽蘭夫人這時把恐怖之心，拋撇在九霄雲外，因想今天我和這死神拚命罷了。幽蘭夫人本來是個弱女子，今天却爲了良彥的生死關頭，勇氣百倍，好似飛鳥一般，追在後面，那個影子一閃，向迴廊而行，她也向迴廊追來，幾次跌了下去，依舊爬起來追趕，她心

中想這到底是人？是鬼？是死神？還是活人呢？也不必問她是誰，我只追着了，向她要還這藥瓶便了，那時幽蘭夫人的氣力，非常之大，看看相離不到幾尺地步，她猛的向前一撲，早把那人抓住，任憑那人怎樣用力，却掙不脫，幽蘭夫人喘吁吁說道：還我藥瓶！萬事全休！不然無論如何，終不放你！那人把幽蘭夫人推了幾推，誰知始終抓住，好似她的手，附着在自己的臂膊上一般。那人逃又逃不脫，灑又灑不開，更不敢開一聲口，防的一開口，便教人知道是謊了。那人正在沒法，也只得拚着命奪她的手，幽蘭夫人如何肯放，此推彼扯，扭做一團，幽蘭夫人一手又拖住了那人衣服，纔知道那人也是個婦人，原來不是死神，也不是別的男人，心上又壯了許多，便放着胆子，和她拚命般的相撲。你們想，兩個女子。脚下能有多大的力量，所以相爭相撲，相持了不多時，一個旋轉，那個婦人，先立腳不穩，跌倒在地上了。幽蘭夫人拚命拖著她，那人跌下，幽蘭夫人自然也牽連而下，反倒伏在那婦人身上，那婦人更着了急，便在地下亂滾亂掙，想要掙起來。幽蘭夫人便乘勢騎住了她，伸手向那人手內搜那個藥瓶，那人至此，已知無可解救，除掉掉了這藥瓶逃走，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。正在幽蘭夫人捻住了她手的時候，她便用力將幽蘭夫人的手一推，又趁勢將手中的藥瓶一丟。她意欲丟在遠處，好讓幽蘭夫人去尋，然後自己好乘機逃走，這也是她急中之智，不料這一丟過去，正丟在廊外石條中，只聽得丁的一聲，幽蘭夫人聽這聲音，知道她是把藥瓶丟了，即時捨了那人，立起身來，去尋那個藥瓶，那人得此機會，果然一溜烟似的逃走了。幽蘭夫人尋至石條上，只見瓶子已經破碎，瓶內的藥水早已流完了，心中一急又復跌倒在地上。暗想事到如今，我這個希望是一毫無有的了，不如和她拚了命倒一痛快。便歛的立起身來，再向前追去，但見黑影一閃，差不

多相難有三丈之遙，幽蘭夫人用一個飛燕斜掠勢，撲將過去。那人見後面仍有人追着，心中一慌，要向東誰知轉望了西，那西首本是不通行的，所以三脚兩步，早被幽蘭夫人追着，此刻的幽蘭夫人是和她拚命，並不是向她討藥瓶了，只是自己却不敢聲張，因為離病室還近，怕的驚了良彥。那人也怕一開口，教人家知道了是誰。因此兩人都不開口，只在黑暗之中互扭。但聞兩個人呼吸喘氣之聲，一路上連扭帶跌，到了一個屋子門前。這屋子卻喚做直宿舍，常有僕人在裏面住宿，今天却一個人也沒有，因為子爵吩咐，今夜不許有人住在這裏，恐防驚了良彥。但是這屋子裡，還留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，那門卻是虛掩着。被幽蘭夫人扭着這人一推，兩個人一齊跌了進去，靠著這一點燈光，幽蘭夫人却看見認得那個女的面目了。你道是誰？不是那位子爵夫人還有誰呢？幽蘭夫人這時不禁失聲道：「噫！你是柔雲嗎？這時幽蘭夫人任憑什麼樣好性子，到此也忍耐不住了，便道：「好好！原來是你！原來是子爵夫人！你今天不是爲着良彥的病，也一同跪着在那裏禱告嗎？可知你實在不是個人！犯着殺人的大罪過了！柔雲只不做聲的扎掙，這屋子裏有個床，兩人扭到床上。幽蘭夫人把一隻脚抵住了柔雲。這時的柔雲又是臊，又是恨，又是怒，一個如花似玉的容顏，兇惡如夜叉一般。到了這步田地不但種種辯才惡智，用不着了。就是連那說話的聲音也沒有了。她巍巍顫顫的說道：幽蘭夫人你爲什麼如此無禮！你再這樣，我使呼巨籟達子爵來了！幽蘭夫人不回答她。柔雲又道：夫人！你可不是發瘋嗎？想是看說病人勞碌的發了瘋！可憐！可憐！你既發了瘋，就不能住在這裏，應該送往瘋人院，只好告訴子爵辭退你便了！幽蘭夫人聽了，無明火升高三丈，積十餘年的恨怒，集在一時，便道：「你道我發瘋嗎？誰發什麼瘋！咳咳！柔雲！柔雲！我只問你！你爲什麼偷入良彥的病室？奪

他最後的藥水瓶？我知道你確是有心要陷害良彥，良彥是這裏的當家的繼續人，你想要害死了良彥，把柔彥補他的缺。誰知天不從你的願，卻被我看見。大半你爲着良彥是子爵前妻兒子，所以非常憎厭他，非常虐待他！蓄意要把他謀害！以遂你惡心願！所以才起這個殺心！我今天誓不與你並立！並且子爵吩咐我看守此瓶，你要把此瓶偷去，我如何對得起他。柔雲！柔雲！你心也太殘忍了！柔雲道：幽蘭夫人此事不與相干何苦要如此討好！幽蘭夫人哼了一聲道：什麼話！人家殺害我的兒子，我使不管嗎？幽蘭夫人不知不覺說出這話來，分外的觸了柔雲的耳。柔雲驚愕道：你說什麼？誰是你的兒子？說着，回轉頭來，細細的相幽蘭夫人之面，幽蘭夫人想，已經到此地位，索興說穿了罷，便道：良彥是我的兒子，自然由我保護！柔雲道：你別是發了瘋嗎？幽蘭夫人道：誰發瘋！譬如有人要殺害柔彥，你肯罷休不成？柔雲道：奇了！你到底是誰？幽蘭夫人道：你不知道我是誰嗎？你只問問自己的心，良彥未生之前，既生之後，無日無夜，被你窟窿的是誰？後來被你驅逐出這巨額達邸的是誰？奪她丈夫的愛情是誰？你得做這子爵夫人，又是靠着誰的福？柔雲你想想我是誰？我也不必直接的回答你了！這時柔雲的臉上白一堆，紅一堆，她的頭漸漸的低下來。幽蘭夫人道：我知道了！你瞧着這小孩子的母親不在，便想取他的命，一個女子却有殺害人家性命之心，好大膽啦！咳！你做這樣惡事！却不道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！今天却落在我手中，還有何說！柔雲叫道：你到底是誰？爲什麼說良彥是你的兒子？幽蘭夫人道：不差！我確是良彥的母親，你再瞧瞧！你縱不認得我的容顏，終還記得我的名兒，我便是巨額達子爵夫人緞珠的便是！柔雲聽他說出緞珠的名兒來，不覺怒氣勃勃。便道：呸！你別胡說！柔雲停了一會，又道：幽蘭夫人你今天真個發了瘋了嗎？你道

是緞珠，那緞珠不是大家都見她死了的嗎？不但大家都見她死了，我還是親眼見她的死骸裝在棺木之中，葬在墳墓之內，難道意大利的泥土會變人嗎？幽蘭夫人道：別講以前的事，你只認認我是緞珠不是？說着便把寡婦巾帳下，露出艷艷的頭髮，却是黃金之色，柔雲這時心中起落萬丈，自己犯了這殺人之罪，早已慌了，抱着十二分恐懼，情調震顫着聲音說道：你！你！你！難道從墳墓中活轉來的嗎？原來柔雲說出這句話，確認定她是緞珠了。而後又氣喘喘的說道：你！你是緞珠！你是子爵夫人！我是誰呢？柔雲說着，幾乎要發狂了。把身體一灑脫，將手向衣袋中亂摸。幽蘭夫人想她摸什麼？只見她又摸出一個藥水瓶來，將要向前丟時，幸虧緞珠眼快，只一搶，便搶在手中。因想怎麼有兩個藥水瓶來？轉念一想，恍然大悟：她剛纔丟的那個藥水瓶，是個假藥水瓶，這個纔是真的。再把這藥水瓶仔細一觀，她在瓶口上早有記認，確是真藥水瓶，心中倒覺得一寬慰說：好了！這藥水瓶到我手了，我老實說給，柔雲姊你吧！我是死後重生，今日又出現了！一時之間，辛苦看護良彥的幽蘭夫人，臉上也有了血色，立刻發了一層光彩，數年前青春時代的容顏，好似現在復轉來了。只把個柔雲氣得身體發了抖。緞珠又道：柔雲姊你心中的念頭，你不說，我也知道了，自從和子爵結婚以後，你道我奪了子爵和你的愛情，所以百計的窘辱我，可憐我那裏知你們的事，後來我漸漸有些兒知道了，我所以讓了你，可也算對得起你了！柔雲姊，我爲了你，捨了丈夫，捨了家產，捨了我可愛的兒子，這幾年之間，名登死人之籍，想我在意大利身遭火車失事之慘，你得了這消息後，一定是歡喜，誰知道我命不該絕，死的乃是我那侍兒翠兒，我却還好端端活在世上呢！柔雲道：噯！噯！說了這兩個字，却接不下去了。緞珠又道：後來我在新聞紙上，得了這個凶信，我便也將錯就錯，

就算我死了，也讓你們大家如願了，幽蘭夫人不過是我的假名兒，我本來原想到那窮鄉僻壤，及山深林密之中，送此餘生，不再聞那塵世事了，只是我終委決不下的愛兒，朝朝暮暮的思想他，不知不覺的竟到了這裏來，想也是上帝哀憐我，所以鬼使神差，使我來救護了良彥，沒有被你所害！柔雲聽了，好似風吹木葉，身子颯々的亂戰，說道：好好！我不要聽了，世界上有像你這樣惡毒詐偽陰謀奸智的人嗎？你全然借此用計害我罷了！綉珠道：我倒的確沒有這個心腸，我自己的決心，原指望不再出現於世上的了，你要知道我要陷害你，我早就挺身而出，何至於在今又方始說明呢？柔雲道：你別花言巧語，你起初教人家知道你死了，可以使我上你的當，等到我和子爵結了婚，你纔出現，教人家知道你沒有死，破我和子爵兩人良好的婚姻，咳！你這個計策，總算是惡毒的了！綉珠道：柔雲姊，我却的確沒有此心，惟天可表！我要存有這個害人的心，我早教你置身無地了！本來我的真姓名不願再披露於人世上，這個子爵夫人，是讓你做定了，因為你今天要害我的良彥，一時間沒有留神，說了出來，但是我只要你還了我這個藥水瓶，我一切不和你爭執，我的恨心，也可以立時消釋，你別以為我有意坑陷你，我却斷斷沒有這個心腸！柔雲道：罷罷！這也是我今世裏的晦氣，偏偏來了個鄉下律師的女兒，來擾亂我們貴族人家的乾坤！綉珠！我知道你此刻是來復讎？你不用這樣說！你復讎！綉珠道：方才也對你說了，我從此之後，一定是忘了你種種的恨，你也不要記取我的恨可好？看官們把柔雲和綉珠兩人的人格比較起來，如今綉珠許彼此忘却怨恨，可算得是寬宏大度了。無奈柔雲倒反而不願意，把兩眉豎起，說：綉珠要我忘却前恨，我如何忘得了！除非我殺死了，你我纔能忘却呢！這時她的面龐，真如夜叉一般，停了會兒，又道：今天這一場，總算你得勝了，我

輸給你了，但是我道便這樣罷休不成，最後的戰勝，我們兩個人，到底要決一決呢！這時柔雲做了個困獸猶鬪。她本是個處處要佔勝利的人，那裏便肯這樣罷休。她想今天這一着，雖然輸給了緬珠，但是此仇必報，往後遇有機會，終要陷緬珠於死地。在緬珠呢，他以爲今天無論如何，我一心總要救良彥的命。至於我自己如何，也惟有委天任運而已。她想到這裏，便向着柔雲說道：你一要和我作對，也只好聽憑你了，我暫時要回去聽良彥，不和你爭執，我却早有個決心在此！柔雲道：你又有什麼決心呢？緬珠接着說道：若是今天這安眠藥服了無效，良彥還是一個死，這也是他命中該死，他斃死了，我還能活在世界上嗎？那時我也惟有一死，今天夜裏的事，一概葬在我胸中，我也不告訴人家，你仍舊安安樂樂做你的子爵夫人。柔雲道：倘是服着這藥水有效呢？緬珠道：倘然服着這藥水有效，一覺兒睡到天明，那時我倒要打算打算。怕的良彥再被你毒害，我如何防得到，我沒有別的法子，不得不把今夜的事，全數兒告訴子爵，一聽子爵自己的判斷，往後的事，我也不管了，立刻出了這巨嶺，再入我那死人之籍去，我還最依舊讓你安安穩穩作子爵夫人，省得你牽腸掛肚，坐立不安！柔雲沉吟了半晌道：你告訴子爵在什麼時候纔告訴呢？緬珠道：明天晚上，等待子爵一天的事情做完了，空閑的時候，纔告訴他。柔雲道：除了子爵，還告訴別人嗎？緬珠道：不告訴別人。這時柔雲便悻悻然說道：好好！今天這一回，就算我是輸了！說着，便揚長走出這屋子去了。緬珠見柔雲出了屋子，也便帶着藥水瓶，回到良彥的病室裏來，只聽良彥在床上說道：幽蘭夫人你怎麼去了這麼半天，我急得都要哭出來了！叫了半天，也沒一個理我！幽蘭夫人道：我去料理你的藥，因爲今天這個藥水，是一種最靈的藥水，所以包管你喝了這藥水，就可以安眠，幽蘭夫人。一

面說着話，一面倒出藥水來，依舊醫生吩咐的分量，遞給良彥喝。良彥正在喉嚨非常乾渴的當兒，便一飲而盡。這藥下去，不到三十分鐘，但見良彥一連打了幾回呵欠，不知不覺的握着幽蘭夫人的手，漸漸兒睡去了。幽蘭夫人這時身體不敢動一動，眼睛望着他這個兒子，心中只感謝上帝，默默的禱告通神，真個良彥一睡一刻，幽蘭夫人默默的多禱告一刻。良彥自從一點鐘睡起，直睡到四點鐘還沒有醒，只聽得輕輕開的一聲，有人開那病室之戶，慢慢兒探進個頭來，你道是誰？却便是良彥的父親蘭菴子爵。原來子爵掛念良彥一夜天沒有睡着，所以天一亮就慢慢兒起來，蹣手蹣腳，走到良彥房中來，幽蘭夫人見子爵進來，便用手指着嘴唇，又搖搖手，她的意思是說藥水已經喝了，又教他不要驚動的意思。子爵又慢慢兒向前幾步，輕輕的問道：睡着沒有？幽蘭夫人點點頭。子爵又向幽蘭夫人俯身鞠躬，拜了幾拜，然後退去。這時候玻璃窗上，漸漸兒顯出魚肚白的顏色，知道東方發白了，少時窗外梅樹上，只聽得一聲兩聲啼鳥之音，曉日曠曠，慢慢移入病室，良彥還是沉沉睡着，沒有醒轉來呢。俄而鐘鳴七下，只見子爵又輕輕地走進來，手中執着一隻杯子，裏面却是調合的一種興奮劑溫熱的飲料，他這一杯東西，是特為調合給幽蘭夫人吃的，因為幽蘭夫人的手，為良彥緊緊握住，一動不能動，所以子爵便自己恭恭敬敬，把這杯子送到幽蘭夫人的唇邊，幽蘭夫人心中不覺歎了一口氣，想十年之中，久已沒受過子爵如此親切了，想到這裏，不覺心中一酸，那眼淚又在肚腸閣落裏起了一種暗潮。子爵低低的說道：夫人，你這兩天看護病人，實在太辛苦了！這是興奮劑！飲一口兒提提精神吧！幽蘭夫人便就子爵手中呷了一口，誰知第二口被眼淚塞住咽喉，再也咽不下了。便道：子爵，我只望公子早些兒病好，我的身子却不要緊！子爵這時心中有說不出的萬分感激

他，暗想世界上不想竟有如此慈愛的夫人，看護良彥真個比了人家看護自己的兒子，還要勝幾倍呢？子爵因此愈加增其尊敬之心，依然慢慢的退出病室，只是這位幽蘭夫人，此刻却是淚如雨下，她往後思量，不能不教她悲傷。想良彥現在雖然飽睡，今天的晚上，就是我母子夫婦分離之日，我昨天晚上不是和柔雲已經約定了的嗎？這時緞珠的心中，紛亂如麻，想前途一片黑暗的境界，又不知子爵保護良彥能否周全，因此異常的難過。沒有到八點鐘的時候，良彥遂慢慢兒醒了，安安穩穩的睡了七個小時，果然不出醫生之言，這一覺睡過來，身上的熱度漸漸兒的涼了，口中也不覺得十分乾燥了，臉上也不是那危篤病人的樣子微微有些活氣了。幽蘭夫人一瞧，好像良彥已經跳過了病的隘關。遂漸漸的要走入快癒之途去了。幽蘭夫人自然也隨之十分快活，便來親良彥的頰道：公子！今天覺得好些了嗎？良彥道：夫人我好像已經死過去一回再來的人了！我今天倒是好些，快告訴我父親去吧！停了會兒。便有一個看護婦進來，大家聽得良彥病好些了，自然都是歡喜，那時子爵又進來了，幽蘭夫人見子爵立在良彥枕畔，便趁此機會，到那次間裏去，一來自家可以鎮靜鎮靜心，二來又可以休息休息，三來讓他們父子兩人歡聚一會子。緞珠自己又想：看良彥的光景，病勢是不妨事的了，我要把一切秘密告訴子爵，只是如何告訴呢？況且良彥我又如何捨得他去呢？萬一我告訴子爵，子爵再非常動怒，說我有意陷害他，說我爲什麼不在沒有娶柔雲做後妻的時候，沒有生柔彥的時候說穿，却在這時候說穿，未免教人置身無地了，即使那時子爵口內不言，心中又未免不暗暗罵我是陰謀毒計，要是果然那樣教我如何當得起，不如不說破了罷？再想我既然不說穿，我可是到底走不走呢？我要是走了良彥的性命，非常危險，柔雲既存了這個心，她隨地隨時，都可以害死良彥，教我如何放

得下呢！要是不走，我在這裏也萬分危險，依舊不能保護良彥，況且我又是已經答應柔雲走的呢。左思右想，一定還是告訴子爵的好。緞珠剛剛想定主意，恰巧子爵從那病室中出來，一見了緞珠，便滿面堆着笑道：幽蘭夫人良彥這個病，全虧着你，此番病好了，我第一是謝上帝，第二便是謝夫人了！夫人實在良彥再造的恩人，說着，取了夫人的手，重重的執了一執，又在她指尖上，接了一接吻，以表十分的謝意。這時夫人又是悲傷，又是感動，好像有一種極強的電氣，通到全身，但是心裏還在那裏籌畫，到底告訴子爵？不告訴子爵的問題，所以呆呆的立着。子爵見她的情狀有異，怕她是看護得太辛苦了，神經受了損傷，便道：幽蘭夫人你白天休息休息罷？橫豎有看護婦在那裏，說罷這話，便自去了。看官們，要知道這時候，有一位比了幽蘭夫人心中還要難過的人呢，想大家都也猜得出是柔雲的了。那時柔雲和緞珠兩人，悻悻然反了面，一路說要報仇要報仇，回到自己房裏，關了門，幾乎要發狂，想她到底是真是假呢？但是脫了寡婦巾的確是她，和幾年前的緞珠，依舊沒有什麼改變呢？回念一想，我也不怕，她說我要害死良彥，她可有什麼憑據呢？又想我害殺良彥，雖然沒有憑據，但是緞珠倘然出世，在子爵的心坎中，這愛情總要強我十倍，那有不相信之理？本來這個愛根，深深的埋在子爵心田之中，不過暫時枯了一枯，逢春再發，勢必更加以茂盛，況且還有保護良彥這一層，自然是愛上加愛了，今天我們兩人立在子爵之前，子爵一定是要傾向那一邊，自不用說，萬一這一回事，再被緞珠打了勝仗，我那時可不是一敗塗地了嗎？柔雲思來想去，終覺得置身無地，嘆了一口氣道：不想我這一個十分高傲的人，如今弄得進退兩難，要是她一朝挺身而出，人家安能不認她是個子爵夫人？安能不認她是個巨額達家的女主人，我呢？咳！到那時人家一定都瞧起

了我，焉能學我當個正當子爵夫人呢？便是我的兒子，自然也連帶着成了個無名無籍的私生子了。所以論到我將來的結果，我不是離婚，便是死，然而即是使我死了，也洗不脫我一生的恥辱，況且又被緞珠事佔了勝利，這口氣教我如何耐得下去呢？咳！我懊悔不該不早些殺了良彥，沒有良彥，緞珠自然也是不能夠再出世的，還有什麼幽蘭夫人來看護良彥呢？又想總是我自己莽撞，如何被她覺察了，我要一點兒聲息沒有，換了這藥水瓶，豈不是好，再回念一想，又覺得緞珠以前所做的事，樣樣都可以過得去，我所做的事自問樣樣都覺得有些過不去。就是緞珠她願意丟了子爵邸的家產，丟了親愛的丈夫兒子，自己甘心名入死人之籍，把幸福讓給人家，詎可不稱贊她是個貞烈之婦？雖然她是自己走了，然而要被人知道，總是我窘辱他，驅逐她出去的，我可不要教人家唾罵嗎，況且這事情要鬧起來，人家定然正要罵我是個要害前妻之子的毒婦，到那時候我也自然無可分辨，我這面目，可放到那裏去呢？又兼我一向做人，是最要逞強的，却不料一世最有體面的人，沒有一夜工夫前功盡棄，真算是命運太也不幸了，這時那柔雲因悔生恨，因恨生惡，頭腦有些兒昏亂了。到了最後的一着，便成了所說的死物，狂了。看官們你道什麼喚做死物狂？其實就是不知人情，不知義理，也沒人家，也沒自己，真正陷於發狂的境界，這個時候，是個最可怕的時候，柔雲此刻漸漸達到這個地步，眼中無善無惡，心中非常紊亂，怒極反而笑出來道：我好笨啊！到了此刻，還有何法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惟有將緞珠殺死了，纔可以滅口呢。自己又瞑着眼睛，想了半晌道：只有這法子！只有這法子！但是今天到了晚上，緞珠纔把這話告訴子爵，此刻雖夜裏，還有十五點鐘呢，我在這十五點鐘裏頭，可先要預備好，我須要整頓全神對付他，我得先睡一回兒，安安神才是。這時柔雲便走

到自己的臥房來，却又只是呆呆的，好像魂魄已經有了變動，不附她的身體了。原來這死物狂，據那刑事人類學上講起來，確有許多講究，要研究起來，也是一種很深的學問呢。據他們說，一個人要殺人害人，或是自己要極人所殺的，必有一種特異的心質，或是先天的罪人，往往和尋常人生理上，心理上，都有不同之點，並這不是幾句話可以講得完的，我暫且不提，現在還有一件事，到如今是個疑問，就是良彥的這回病，他因為甚麼要害這病呢？莫非是柔雲暗暗的，一天一天用什麼毒藥害了他不成，要是慢慢兒的用毒，便是醫生們住往也有驗不到的地方，只是這一件事，做書的沒有證據，不敢冤誣人家，醫生不說是中毒，做書的怎好武斷，不過心裏有點兒疑念，只好請看官們替我判斷罷了。閑文少敘，且說柔雲主意已定，心想不殺緞珠我的事情不得過去，只要緞珠死了，我的事也就沒有人知道了，便使子爵知道蘭夫人是緞珠的改裝，却是爲什麼要改裝？她自己不說，還有誰知道呢！到那時她改裝不改裝，一切都與我無涉，她死不死，更加與我無干，子爵知道了也不過嗟歎憐惜一番，說當時怎麼不說破，過一兩月後，他悲傷之心自然也慢慢兒的淡了，我還是安安稳穩做這子爵夫人。否則緞珠死了，難道也教我也陪她死不成？柔雲此時殺人的心倒定了，一點也不恐怕，因想今日這幾點鐘裡，不是我死，定是他死，我們母子兩人的名譽身分財產，都取決在這一天，譬如行路遇着猛獸，我不打死這猛獸，便害着自身，這是正當的防禦，想上帝也不加罪於我呢。柔雲此刻預備要害死蘭夫人，就要蒐集材料，這材料是什麼東西，便是毒藥，總要待天已大明，然後可以自己買這毒藥，現在總得睡一覺纔好。誰知種種的心事，如雲而起，先想我不該充什麼慈善夫人，立什麼學堂，自己來破滅自己，又不該讓她來看護良彥，以致我大受厭累，而且她在這裏，也處處露

出破綻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柔雲此刻也睡不着，一回兒工夫。天就大明了，乳媽抱了柔彥前來說：也奇怪！向來這小孩子非常乖巧，不大聽得他哭聲，今天却從夢中哭醒，一直哭了二點鐘，還哭個不了，並有人說過一家大禍將起，小兒的神經先行有了感覺。柔雲見柔彥哭泣不已，不覺接在手中道：兒呵！你也是也知道你娘的事，所以才在那裏悲傷嗎？柔雲到此，心中也不免一酸，眼淚就滴了下來，又停了停兒，便是早餐的時候了。大家來到食堂裏，子爵見柔雲便與匆匆的告訴他良彥昨夜睡了七小時，今天的顏色果然活動得多了。說着話，再看柔雲的顏色不像往日，便道：怎麼你今天面容這樣的不好看呢？柔雲道：這兩天我害着蘭完麥起病，（按此一種骨節痛之病名）昨天一夜不會安眠，所以失容了！子爵道：這可不是玩意兒！今天待良彥的主任醫生來，請他診一診也好！柔雲道：不用這位醫生的藥，我有一種藥，一定要自己去調劑纔好，子爵道：這可不行！你今天睡在床上，兀是不舒服，怎麼可以自己出去買藥！柔雲道：不妨！人家買來的，我有些兒不安心，還是自己坐着馬車出去的好，也可以一蘇病軀！子爵道：只是咱們家一匹雪驪牝馬，很柔馴的，前天却傷了足，那匹鹿毛兒，又病了不能出去，怎麼好呢？柔雲道：不妨我和御者說，無論那裏借一匹便是了！這事不必子爵費心，我自己知道，早餐已畢，柔雲仍舊回到自己室中，心中無非籌畫殺人之事，想到得意之際，不覺哈哈的笑道：好了！好了！及到今天上燈的時候，這事情終可以了，並且又是一樁奇妙的事呢。這時她便吩咐侍兒，取衣服出來說：我今天胸中不舒服，到外面去呼吸些新鮮空氣，還乘便去買點東西，子爵倘然問及，你只說夫人不舒服睡中覺，可以不必驚動他就是了，說着便到馬廄中吩咐御者配好馬車，這時却只有個小馬夫在那裡說：夫人今天沒有馬，不能出去！柔雲道：誰說不

能出去！前月子爵不是新買一對小驪駒，難道不是馬嗎？把這兩匹馬配上就是了！馬夫道：不行！這兩匹是常年新生之駒，還沒有習練過，倘然駕了這馬，教子爵知道了，保不住要停却生意咧！柔雲聽了厲聲道：胡說！子爵停得你生意，我難道停不得你生意嗎？小馬夫沒法，歎了一口氣，便配上這兩匹馬，只是心中很憂懼，額上汗涔々下，柔雲進了馬車，喝一聲快走！且向鎮上一走，我要買東西呢。那馬夫握着韁繩在手，還只是不行，柔雲道：怎麼又不行了？馬夫道：我想這事究竟不好！夫人你待一待，我去教人關照子爵爺一聲！子爵爺說，可以去就去！柔雲大怒道：你也太囉嗦了！要如此煩難，我就不坐這馬車了，你們怎麼終是如此的懶惰呢，馬夫怕觸怒夫人，只得坐上御者臺，緩緩向門外出發，這時馬車從巨籟達邸穿公園而出，公園裏的園丁，見了搖頭道：咳！你瞧子爵家的馬夫，發了昏改了志了！怎麼把一對沒有習練過的新出之駒，駕着馬車，豈不是有千萬的危險，恐怕還要鬧出新聞來呢！誰知剛走到公園路一半，那馬便跳起來，倘然是一匹馬還好，偏偏又是兩匹馬，這兩匹馬本來又是弟兄，不曉得牠們因為什麼拌了嘴，意見竟不睦起來，牠要東，你要西，大家要想獨立，牠們這一鬧意見，却苦了馬夫：還沒有走出公園門，那馬夫的手套，已經開了一個大口子了。過了公園前面，有座小山，那兩匹馬忽然動了遊山之興，牠們兄弟忽而又齊了心，一口氣竟達小山之頂，那馬夫一時收韁不住，可是上山容易，下山危險，馬夫捏着一身大汗，恰恰下坂的地方，又值人家積着一大束蕪草，那馬沒有見慣這個，吃了一驚，便向橫裏一逃，馬夫知道要出岔子了，很命的一拽，誰知那裏拌得住，連馬連馬夫連車連柔雲一古腦兒跌下這十丈餘深的危岸下來，果然不出公園裏的園丁所料，鬧出一場絕大的新聞來了，這時馬車破碎，馬夫半死，兩匹馬中，一匹早已

氣絕，還有一匹壓在破馬車底下，伸長了頭頸，在那裡支撐，那時左近的田舍人家，見半空中落了一輛馬車下來，不覺得大吃嚇，連忙呼集了村中人，老老少少七八個人，大家手忙腳亂，把那輛破馬車扛去了。那匹受傷很重的馬，可憐給牠一手槍送了終，馬夫傷勢頗重，後來雖然留得一命，却一變成殘疾，一言交代，後不再提，就是這柔雲傷勢雖重呼吸却還是有的，當時有兩三人知道她是巨籟達家的夫人，便一面去請醫生，一面到巨籟達邸去報信，大家都起了忙亂，也有幾個老頭兒歎息不已，一個道：巨籟達子爵家，不知交了什麼惡運，聽說先夫人也是在外國受了重傷死的，這位夫人是第二遭了，一個道：可不是！在意大利的火車衝突，我的外甥女兒在子爵家幫傭，所以我知道清清楚楚的！一個道：可憐得很！一回已經悲慘的了，怎麼又弄出兩回來呢？一個道：這幾天子爵爲着公子的病，非常憂愁，今天又鬧出這樣一件事來，真身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！那時大家談談論論，村中的人，越聚越多。停了會兒，醫生也來了，醫生瞧了一眼，便皺着眉頭說：請把夫人先送了回去罷！沒有馬車，就坐着我的馬車吧！於是大家輕輕把柔雲抬入醫生的馬車，這時雖然還能呼吸，却是只剩一口氣兒了。且說這一天，良彥覺得病體好了許多，便向子爵道：父親！我今天身體好了許多，鬚髯是死了而又復活的呢！父親！我以爲是要永離膝下了，不意還有這個救星！子爵道：兒啦！你安心罷！這一回總算是天相你的了，說到那裏，幽蘭夫人從間壁的一間屋子裏走過來，子爵又道：良彥你此番的病，第一謝上帝，第二就要謝幽蘭夫人了！你要知道，幽蘭夫人的恩。是不可忘的！良彥道：是啊！這是孩兒一生一世不能忘的！此番的病！若沒有夫人看護，孩兒早已死去多時了。這時夫人剛剛就座，聽了良彥的話，便把頭漸漸低下去了！要知道幽蘭夫人這時心中非常悲苦，想我

今天只有一天的勾留了，一到明天便是別離的那天，但是我和丈夫如何可以啓口說破呢？就是說破了，他能夠在家裏時時防衛良彥嗎？幽蘭夫人正在那裏悄然思慮，只見室門一啓，一個總管向裏面探了一探頭，子爵回轉頭來，見是自己家裏的總管，却是滿面驚慌之狀，在那裏招手。子爵便跟了出來，心裏也亂跳了，走到迴廊之下，便問何事？那總管還不肯說，直繞過曲廊。總管道：現在有件出於意外的事！子爵跌脚道：到底什麼事？總管道：剛才夫人出去，不願該把咱們當年新買的小馬駕了出去，子爵聽了這一句，便知道有八分岔了，連忙問怎麼樣？總管道：馬車從小山上跌下來，受了大傷，夫人坐了醫生的馬車回來，已經昇入房裏去了！子爵急急的問道：怎樣？怎樣？總管道：馬一匹，當場就死了，馬夫是個半死，已經送往醫院去了！子爵道：夫人到底怎樣？總管道：夫人傷是很重，看光景還有性命之憂呢，子爵聽了，銳叫了一聲，一口氣跑上樓來，見樓上已有許多人，在那裏，他也認不清楚是誰，一直跑到柔雲的屋子裏，只見那床已設在當中，柔雲躺在上面，而臉兒慘白。一些兒沒有血色，星眸半啓，櫻唇微開，似乎向子爵瞧了一瞧，子爵把臉兒湊近柔雲的臉，低低的呼了兩三聲柔雲，却見柔雲的唇兒動也不動，回轉頭來，只見那醫生握着子爵的手，直立在傍。子爵道：瞧這光景，是不行的了吧？醫生皺着眉頭搖首道：可憐！可憐！實在是傷了骨髓，震盪得腦子利害了，是個致命的重傷，我想不過一兩點鐘裏，大半年就不行了！子爵聽了，那能不悲哀，想今天良彥的病，剛有些兒轉機，誰知柔雲又鬧出這樣岔事來了，真是悲慘的命運，跟着我走呢！便向着醫生道：如今她還認得我的容貌，辨得我的聲音嗎？醫生道：據小可想來，夫人此刻精神已有些兒模糊，怕在這個世界中，什麼人都瞧不見了！停了停兒，醫生又道：夫人到是好死，如今恐怕連一點兒

痛苦，都不知道了！看官們這一句是醫生安慰子爵的言語，說他一點兒痛苦也不知道。死了以後，自然還有什麼知覺呢？況且柔雲的心中，還藏着害人意思，祭天理人情方面論去她焉有安樂往生的結果呢？這時恰巧有個婢女，抱着柔彥過來，柔彥見他了母親，咕咕呱呱笑個不已，撲上來要教他抱，却見燈直挺挺的睡着，動也不動，登時就不笑了，又回頭見父親和一個長髯的醫生，臉上都沒有笑容，便哇的一聲哭了！看官們那柔彥算是個不幸的稚子了，方在襁褓之中，便失了生身之母，因為柔雲自己有罪，害及兒子，可憐這小孩子，知道什麼，難道上天也降罪於他嗎？子爵瞧了這個情狀，實在難過極了，便揮手叫乳母抱了出去，那柔彥剛抱出去，幽蘭夫人便進來了，這時幽蘭夫人顏色也急得白了，進了門只見裏面鴉雀無聲，大家都一聲兒不言語，幽蘭夫人輕輕走到子爵前說：夫人怎麼樣子，子爵胸中一時很悲哀塞住，開不得口，便把手向柔雲指一指，教她自己去瞧。幽蘭夫人走到柔雲臥榻之前，俯着腰，把自己的臉漸漸貼近，柔雲的臉，這是大家都沒留意，那醫生取出日記簿，在那裏記，不知記的是些什麼事。子爵也悄然垂首而立，默理他的心事。幽蘭夫人細細的瞧柔雲的臉兒，已經沒有生氣的了，便輕輕的呼道：柔雲姊！柔雲的嘴唇，動也不動。夫人又向她耳旁不出聲的說道：柔雲姊！你聽得我的話兒嗎？你從此後，可以忘我的恨嗎？我願你忘了昨宵之事，昨晚的事，無論何人，我決不輕洩一字，你安心罷！但願你把恨我的心，拋撇天空，我也決不再想起前事了！看官們，這時柔雲的知覺，也不知道還有沒有，假是她還聽得出綉珠的聲音，見她這般慈悲真切，任憑有什麼深仇宿恨，到此也應消釋了，況且綉珠又發誓，把昨天晚上之事，不洩一人，柔雲種種的惡事，自然無人知道，將來柔雲也不至於在子爵心坎裏發生什麼惡感，一家之中，還是

大家敬禮她，便是親戚朋友，也都追念子爵家的二位夫人，都是極其能幹的人，柔雲得此一言，也可以往生極樂了。譬如掉轉念頭一想，若是緞珠死了，柔雲也能如此親切的嗎？可敬緞珠人家要害她的兒子，她非但不報復，而且如此親切道真可算得以德報怨咧！這時緞珠再瞧瞧柔雲的面容，一刻不似一刻了，她便向冰冷的嘴唇上，接了一個吻，要想走出門去。子爵便呼住道：幽蘭夫人你是個慈善的夫人，請你給柔雲禱告一番，祈她早登天國罷！幽蘭夫人聽了連忙屈膝下來，熱心的禱告，其清朗的聲音，真個直通柔雲的靈魂。停了會兒，醫生便道：這禱告最終的時候了，那時柔雲的呼吸果然已漸漸的沒有了。子爵聽了醫生之言，再瞧瞧柔雲的容顏，知道她的事情畢了。便掩面而泣道：我不知道有什麼罪孽，前妻緞珠上一回受了重傷而死，這一次的柔雲，又是這樣……便哭泣不已，不過子爵心中却不明白柔雲爲什麼冒着危險，把當年新生之駒，駕着馬車一定要到鎖上去呢。但是這件事，要是柔雲自己不說，他是永遠不能知道的。再有緞珠本來預備今天晚上，把所有事情要告訴子爵，不想半腰裏出了這件事兒。緞珠只管向自己肚子裏咽。巨達穎郎的人，只當柔雲害着骨節痛，自己出去買藥，遭了此難。到底子爵夫人，是大家尊敬的，現在不幸遭難身死，大家聽了，都有悲悼驚歎之意。這時弔唁的信兒，問慰的電報，似雪片一般，都向巨達穎郎來。本來柔雲在日，對於領地上的人民，也有多少慈善事業，大家都想着夫人的好處，同聲惋惜，後來子爵舉行這個葬式，也非常豐盛，但是所有盛殮一切，都是幽蘭夫人。解他尸骸的頭髮，給她梳理清楚的，也是幽蘭夫人，溝湯在尸骸口中，也是幽蘭夫人，請尸入棺，散許多的香料，也是幽蘭夫人，把花朵握在尸骸手中，也是幽蘭夫人。緞珠和柔雲可算得是最親愛的好友了。最後緞珠還附着柔雲的耳朵，說：

柔雲姊你放心罷！你不必牽掛，柔彥的事情，在我身上，我終把柔彥和良彥一樣的看待！說着把柔雲的眼睛看着，令她安心長眠，這葬式四天已畢，子爵施捨貧民，把殘疾的馬夫，也給了他一份長年撫卹，只是良彥臥病在床，却還沒有知道這事，因為醫生吩咐，現在他這病，正在有些兒轉機的當兒，別告訴他這事爲要。但是良彥覺得這兩天，家中人都手忙腳亂，好像有些兒異樣的變動，所以屢次問他父親，是什麼事？子爵起初回答他沒有事，後來他問了好幾回，子爵只得一一告訴他。論着平日柔雲待良彥一向是酷虐的，今天雖然得着柔雲的死信，宜乎感情冷淡，無奈良彥天性純厚，知他後母死了，真個悲傷，他不但是爲後母，他說：子爵夫人死了，第一我的父親，如何能堪呢？第二還有我所最喜歡的小弟弟，正在襁褓之中，就抱了無母之痛，也替他悲傷！由此看來，這樣的小孩子，將來例巨額達家的主人，一定是個寬宏大量的而無疑的了，這時良彥的病，慢慢兒一天好似一天，俗語說得好，病來似箭，病去似線，醫生又說良彥的病，要別處去旅行旅行纔好，可以轉換空氣，以蘇病軀。子爵聽了他話，預備帶着良彥到別處去，這時那位幽蘭夫人，心中非常遲疑。一霎又是好幾天了，因想在這時說明，更覺得不好，爲什麼柔雲活着的時候不說，她死了纔說呢？可不是我幸災樂禍嗎？人家口雖不說，大半心裏總這般想，我倒不如索性不說明了好，好在從此後，這巨額達郎也沒有什麼變動，我還是做我的幽蘭夫人，辦我的學堂，好在離這裏很近，也照顧得到良彥，也打聽得子爵，並且和已死的柔雲所訂的約，許她照顧柔彥的話，我也可以隨時留心了。這是紐珠第二次不說破的決心不提。且說數日以後，子爵便引了良彥，到蘇格蘭的山村去，轉換空氣。看官們還記得嗎？這便是子爵當日和紐珠新婚旅行的所在。子爵携了良彥出去，家裏自然還有許

多人，子爵的母親青柳夫人，因為年紀老了，憚於遠行，所以不去，幽蘭夫人，子爵却臨行委託了她一件事，就是照顧柔彥的事，相離巨額達郎不遠，有一個風景幽雅的小別莊，子爵便給與幽蘭夫人居住，並把柔彥一同搬了過去，及子爵回來，再做計較。那幽蘭夫人也不覺喜，也不覺悲，做了一個任運隨意的人。子爵本來想幽蘭夫人辛苦了一場，總要叫她舒服幾天，所以想出這個安靜閑適的地方，令她享幾天清福，又怕她太冷靜了，所以把柔彥送過去，知道他是喜歡小孩子的，和她鬧鬧，可以彼此寂寞。所以一面子爵和良彥到蘇格蘭去，一面幽蘭夫人便把柔彥和她的乳母，搬取到白莉曼的小別墅來。柔彥的事情，一切由幽蘭夫人監督，真個和自己母親一般。幽蘭夫人定了決心，把柔彥十分注意，無日無夜，留心柔彥的事，好似當日看護良彥一般注意。從旁的人瞧起來，想柔彥亡過的母親，待幽蘭夫人不知有怎樣的恩意，所以夫人此刻纔這樣報德於她呢。不到幾天，柔彥對於幽蘭夫人，非常親熱，和當日自己的母親，有過之而無不及了。柔彥雖是失母之兒，非常不幸，然而這個不幸，幸虧有幽蘭夫人的愛情去消弭，他也是不幸中之幸了。這時幽蘭夫人想我待良彥好，或者借此消滅幾分罪惡，就是柔雲這番的死，要尋根究原起來，或者也是我的過處呢？再想要不是因為我走了，柔雲怎能做子爵的夫人，柔雲做不成子爵夫人，怎能生得柔彥，這不是我暗暗把他們兩人坑陷了嗎？所以想起這個殺害良彥之心，也未始非由我而起呢？緞珠想到這裏，自己十分懊悔。在那別墅中，過了一月，果然那地方非常幽靜，也沒一個人來訪她，那一天，忽然子爵的母親，青柳夫人來了，原來當良彥病重的時候，青柳夫人身體也狠不舒服，所以也不大出場，況且自從柔雲和子爵結婚以後，柔雲事事攬權，青柳夫人也樂得把家事推與她一概不管，所以和幽蘭夫人見面的時

候，自然是少了。所以幽蘭夫人今天見她忽然來了，不知怎麼動了疑心，再轉念一想，覺着自己疑的不對，暗道：她和我雖然沒有關係，柔彥是她的孫兒，老人家在家裏冷冷清清，到這裏來望望孫兒，也是人情之常，況且這位老人家，其實是我的婆婆，我也已不得她到這裏來，略盡一點子婦之忱，又想起她盼望柔雲做了媳婦，滿望待她格外好些，及至如今，也弄得鏡花水月，一場空夢，依舊冷冷清清一個孤老婆兒，想她的環境也甚可憐。至於此番青柳夫人來整整住了一禮拜才回去。過了幾天，却又來了，她說這裏空氣好，適體於病從此每來多住幾天，却不道她以前瞧不起緞珠的話，如今一天一天反和緞珠親熱起來，再有青柳夫人在柔雲做媳婦之後，就漸漸想起前頭的媳婦，他常常歎氣道：一個人死了，便覺得好些兒，不知是甚麼個緣故？現在青柳夫人和緞珠既然一天一天的愈加親熱，緞珠也覺得青柳夫人萬分可憐，自己又沒有母親，便待她和自己的娘一般，凡事都十分注意，吃的，用的，也都親手料理，送給這位老人家。青柳夫人覺得非常舒服，不過時時留意，緞珠的背影。凡是緞珠在室中往來行走，她總用眼睛注視着瞧，有一天乳母抱着，柔彥已出去，室中只有她和緞珠兩人，她忽然向緞珠問道：夫人，我瞧你十分喜歡小孩子，你心裏是不是把柔彥當作自己的兒子一般？緞珠道：不是！我不過監督着他，可憐他是個沒有母親的孩子，承子爵的吩咐我，所以格外留一點心！青柳夫人道：然則良彥你把他當自己兒子看待嗎？緞珠倒怔了怔，兩腮漸々の飛紅了，暗想這話如何答覆她呢？剛想要說不是，誰知心裏不由自己做主，反微微的答應一聲，話經出口，再想更正，却有些更正不來了。青柳夫人點了一點頭。停一會兒，青柳夫人又道：你肯把我當母親一樣看待嗎？緞珠聽了，覺得這話又有些兒蹊蹺，一時更覺得不好回答，便笑着說道：夫人是貴族，我

那裏敢仰攀呢？緜珠說出這句話來，青柳夫人觸動前情，有些兒自愧，不覺臉上一紅。緜珠再把自己的話兒，回味一想，暗暗的叫聲阿呀，這話我不該說，好像有心奚落她似的，不覺臉上也是一紅。青柳夫人道：我倒很想把你當自己女兒看待，在這裡住了幾天，愈覺得親熱了，所以我才說你可以把我當母親看待。緜珠道：承蒙夫人抬舉，如此是更好了！我也沒有母親，夫人也沒有女兒，豈非兩得其美！青柳夫人道：果然如此。你便當我母親，我便當你女兒就是了！緜珠答應了一聲是！青柳夫人躊躇了半天，說道：還有一句話，我要問你，我的兒子爾蓀子爵，你可以當他丈夫一般看待嗎？緜珠聽了這話，臉上越發開的紅起來了說：夫人這可不是說笑嗎？怎樣說出這些話來？青柳夫人正色道：這倒不是個笑話，我幾番細細聽你，今天纔知道了！你初來的時候，就疑心你像一個人，以後常常留心，到了今天，可就疑雲掃盡了！這幾天中，幸虧子爵不在家中，我在這裏住了幾天，暗中瞧你越瞧越像了，纔知道你不是幽蘭夫人的，確是我嫡嫡親親的媳婦緜珠！咳！緜珠！你還當我是你的母親嗎？緜珠被青柳夫人說破了，這時兩手掩着眼睛，俯伏在桌子上，那個頭再也抬不起來，早已淚兒塞緊了喉嚨，開不出口了。青柳夫人又道：這一件事，大家都不覺得，只我一人覺得，可算得是不可思議的了，你初來的時候，大家都說幽蘭夫人怎麼好，我因此要瞧瞧你，那時我只瞧見你一個背後影，我就覺得緜珠是在那裏瞧見過的，想了好久，纔想起來像我亡媳緜珠。又想緜珠是去世的人，怎麼再能到這個世界上來？天下面貌相像的人很多，以前緜珠用一個侍婢翠兒，不是背後影也和緜珠很像嗎？我想別是翠兒嫁了來，充什麼幽蘭夫人？後來想翠兒那裏般得上，既不是翠兒，愈加疑心到你了。後來你看護良彥，人家說真個自己母親，也沒有如此親切，聽侍兒們講起，說你

一連好幾天沒有睡覺，因此更想你難道真個是緞珠嗎？然則意大利死的到底是誰？並且當那時候教人去打聽翠兒，都說和夫人一同出家不知往那裏去了，所以而今就疑心到當日安殮之際，因為面目模糊，不會細瞧，安知死者不是翠兒呢？那時我也在病中，幾番要想把這話和我兒子說，一想不好，說了，惟恐要大大的鬧出事情來，只得藏在肚裏，第一件說穿了，教柔雲柔彥他母子兩人，置身無地，第二件，良彥的病，正在吃緊關頭你萬一的走了，別說沒人看護，而且一定加重，所以我早想待良彥病好，再作計算。然而想你未必熬得住，或者自己向子爵先要說明。但是子爵每天到我屋子裏去，總要講起你，却還不知道你就是緞珠呢。我心中很可憐你！咳！緞珠像你這樣的人，世上是很少的，一直到良彥病好，你還是不肯說破，保持子爵家的平和，還是做你的幽蘭夫人，你待柔雲總算是很好的了，當日柔雲處處窘辱你，陷害你，要奪你的位置，都在我的眼中，便是我當初也把柔雲當自己女兒看待，未免有地方看輕你，如今纔知道你這個人，正是世界中一般人所不及的人！天道報施善人，現在你是好了！巨額達郎又有繼續子爵的夫人，以前一切，我們婆媳有不滿意的地方，一概消滅，我這話說得對不？你擡起頭來，再瞧瞧你的容顏，緞珠我兒！我如今愛你極了，說着青柳夫人便把雙手攙着緞珠抬起頭來。緞珠卻伏青柳夫人的膝上，成了個淚人兒了。話分兩頭，且說良彥隨他父親出去了，那病漸漸的好了，這一年便沒有歸家，明年春天，良彥的病大好了，子爵想到這孩子，我雖愛他，不能教他失學，況且是進中等學堂的年齡了，便預備送良彥到伊教中學堂。不過他自己想，柔雲已死，良彥又進學堂，家中只有老母一人，偌大的巨額達郎，對影淒涼，實在沒趣得很。再加上後顧茫茫，要想享那家庭樂趣，須得等良彥由中學而大學卒業以後，討了老婆，纔有樂

境。如今回去，那個巨額達郎怎得不視如大沙漠一般，如何消磨得這般長的日月呢。子爵因此又起了出外旅行之心，只得回來瞧瞧青柳夫人和柔彥再做道理，那日子爵把良彥送往中學堂，自己回家，先一日已通信家裏。誰知他到家這一天，只有青柳夫人抱着柔彥出接，却不見幽蘭夫人，子爵有些兒失望，又有些兒詫異，青柳夫人道：柔彥這孩子，一刻兒不能離開，幽蘭夫人，無奈今天夫人身上，有些兒不快，所以在別墅中沒有來！子爵道：原來如此！到在自己室中，覺得冷清清地，不知怎樣纔好。並且時時想起幽蘭夫人，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有一天偶然散步到園林中來，只見芳草似茵，綠陰成幄，一帶碧樹連天，子爵徘徊其間，想這地方，好像我先妻緞珠的家裏檨林鄉的風景。如今觀景思人，不覺令人悄然。這時子爵手中，雖握着一部詩歌集，那心思不知在那裏，好似天空飄沙逐流雲而飛。子爵坐定在一個椅子上，聽那枝上流鶯一聲兩聲的亂啼，不覺出了神，那心思如潮而起，想起當初從征印度，遇着英雄絕世的勇少年陶村時介，他臨死之際，還託我傳言於他父親及妹子。自我到了檨林鄉，送回遺髮以後，不想情絲纏綿於緞珠，她原是不肯，是我強成了這段婚姻，如今想來，宛如春婆一夢。我的最歡榮的時光，就是在那時候，過後便都是煩惱傷心之日。咳！青春不再，那裏再有這溫柔美滿光陰呢？子爵想到這裏，無限感慨，不知不覺的悲呼一聲道呀！我的緞珠在那裏？我的緞珠在那裏呢？只聽得從背後一枝垂絲海棠之外，好似一聲啞啞的鶯鶯，清脆的答道：緞珠在這裏！子爵耳鼓中，好像聽得這五字，愕然起立，四顧不見一人，子爵道：我想是癡了，我的緞珠已死，那裏再有第二個，便再呼一聲道：緞珠！又聽得一聲清磬似的答呼道：子爵！子爵道：咳！明明聽得好像緞珠的聲音，我可是心迷了！怕的成了神經病吧！子爵這時低垂了頭，

兩手掩着面，歎氣道：莫妄想罷！緞珠是不能再回來了！只聽得身邊衣裳碎縷之聲，款款的吐音道：子爵！緞珠回來了！子爵徐徐擡起頭來一瞧，叫聲啊呀！這可不是我的前妻緞珠嗎？便從椅子上跳起，心想必是緞珠的幽靈出現了，再想是我自己當時將她放入棺中，埋葬好，立墓碑，也都是自己經手怎麼此刻我的緞珠，亭亭的立在我的面前呢？這時子爵也不管她是人是幽靈，張開兩手，做了個門戶開放勢。緞珠早投身於子爵兩手之間，好一似彩雲滿抱明月入懷。子爵這時也說不出什麼，帶着荷荷之聲，呼道：緞珠！緞珠！除了呼她名字之外，再也沒有什麼說的了，緞珠也惟有感極而涕。停了好久的工夫，子爵方纔雙握了緞珠的手，細細的端詳她的面龐說：緞珠！我可是在夢中嗎？你到底是人？是幽靈？怎麼突然之間出現呢？緞珠道：我一向瞞着你，你要恕了我的罪，我再告訴你！子爵把她一雙手捏在手中，覺得實在是個人，十指纖纖，並不甚虛而無物的東西，再把眼睛措了一措，細細看一個飽，只見頭髮比以前，還沒有到一半，但是短雖短，却還和當時相像。臉上沒有以前的光彩煥發，也沒有小時節的婀娜嬌麗，美仍舊很美，却愈覺得沉靜優閑。從來講美人學的書上說，二十歲以下的美人，是美之大成者也，又有人說美人瞧不出年紀的，這話也無憑據。不過像緞珠則備嘗艱難辛苦，却是明鏡一般，越磨越洗，益發光明呢。先具青柳夫人，既然認定緞珠，說破從前之夢，還許緞珠出這巨額達耶嗎？所以在子爵將回來的幾天裏，青柳夫人便勸緞珠把裝束改回來，脫去寡婦巾，卸下黑衣裳，天天講化妝之術，把她黃金一般的短頭髮極力梳理，眉毛也用了解藥，依然回復轉來，緞珠當即出了死之籍。此時緞珠被子爵握住雙手，大有嬌羞之意。看官們要知道這時緞珠的年紀，已經有三十二歲了。子爵却越看越美，越看越愛，真個是紅顏不

老，青春歸來。便道：你是幽蘭夫人呀？怎麼改了裝束呢？緜珠道：我是來瞻良的，所以改了裝，到這個地方來，我是萬不想再出現於世界的了！你如今心中恨我惱我嗎？子爵道：不惱！不惱！一萬個不惱！我想你辛苦艱難，也吃盡了，子爵說道：便想起當初柔雲處處排擠她，只是如今柔雲已死，也不願意再揭她的短處。停了停兒，又道：我剛才見了你，始則以為夢中，繼則認為自己發狂，現在方知道不是夢，也不是發狂，但是意大利這墟墓之中，不是你，到底是誰啊？緜珠道：不是我，可憐就是那侍女翠兒！子爵道：嘎！原來是她，却也可憐！只是人人都當她是子爵夫人，如今還高高墓碑豎起，快教他們去換了吧！緜珠道：這也是我的罪過：我可以把從前種種的事，說與子爵知道，請子爵裁判，可以嚴重的裁判，稍消我的罪過！子爵道：你細細說來？我很願意聽你的話兒！緜珠便坐在子爵傍邊一個椅子上，從出門以後，有一句，說一句，一字不遺的說了。看官們，我今一言交代，緜珠說了兩點鐘，也沒有說完，雖說是一字不遺，但是到末了柔雲換藥水瓶的一件，可是沒有說呢。這時子爵真個似裁判官聽被告的陳述一般，有時瞿然而驚，有時淒然而悲，緜珠說完了，又說如今我說完了，自己知道這裏頭很有罪惡，請子爵罰我罷？子爵聽了，果然立刻罰她，罰她幾個窩心的肉甘甜美滿的吻，後來子爵便判斷道：緜珠這一回事，你也不能算沒有過處，但是你也苦了自己，這幾年的困苦艱難，就算你自然之罰，也可以抵消前愆了！停一停兒，子爵又道：若要尋根究原起來，都是我的不是，還該罰我才是，這時他們夫婦兩人，都要受罰，分明一個互相推讓的和約，從此盟誓，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，是不必說了。過了幾天，子爵邸便大大開一個祝賀會，披露這個千古未聞的大奇事。除青柳夫人以外，大家聽了，都吃一驚。只聽得滿場歡聲

雷動，賓客們都三呼萬歲，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信仰這位重生再來的子爵夫人，當時紐珠身傍，忽有一個人奔來，似扭股糖兒般扭着紐珠，你道是誰？可不是良彥嗎？因為這件事，子爵特地召良彥回來。良彥道：我當初以為母親的靈魂，宿在幽蘭夫人的身上，誰知幽蘭夫人就是我的母親，我真快活極了！這樣的奇談，在歐美各國，那裏瞞得過人，英國的報紙，是不必說了，就是大陸各國的報紙也都登載這事，凡是和子爵認得的，祝詞電報，書信柬帖，如雪片一般的飛來，後來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知道了，召他們夫婦謁見，誰知子爵夫婦，各處的招待狀，一概謝絕，就是女皇的召見，也奏請緩期，他們便先到意大利將紐珠墓上的墓碑改換了。臨行之際，便致書給紐珠的父親老律師陶村時正，教他先到瑞士相候。原來紐珠自從火車失事以後，恐怕老親擔心，會先回到家裡去，安慰了老父此是補筆。他們此番從意大利到了瑞士，老律師已先到在那裏了，和青柳夫人同行，有時坐船，有時乘車，在瑞士的山光水影裏，老懷彌樂，及由瑞士歸來，然後謁見女皇，再經數年，那良彥早卒業於中學大學，國會議員中當選，好一個嶄露頭角的政治家。柔彥也聰明，紐珠真個視同己出。做書的做這部書的當兒，他還在中學堂裡呢，看官們這一部書到此，總算圓滿歸結了，記者也擱下筆，給子爵夫婦道一聲恭喜！恭喜！

空谷蘭終

